國聞周報

國難二周紀念號

【第十卷 第三十七期】

民國廿二年九月十八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KUO WEN WEEKLY

要目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
天津國聞週報社發行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定價表

		每週一冊	每月四冊	每季十三冊	半年廿五冊	全年五十冊
報費		一角五分	五角五分	一元五角	二元六角	五元
郵費	本埠	半分	二分	六分半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國內及日本	一分	四分	一角三分	二角五分	五角
	歐美南洋	一角五分	六角	一元九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款，則即按來款分收報費與郵費十期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十五期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一、如在本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甲戶改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單。

一、在特價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須照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為特價。

一、寄款以天津通用者為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分用者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
上海 九江路三十二號
北平 南河沿菖蒲河甲一號
漢口模範區洪泰里新十四號
南京 成賢街長康里二號

總發行所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國聞週報社

印刷者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天津大公報社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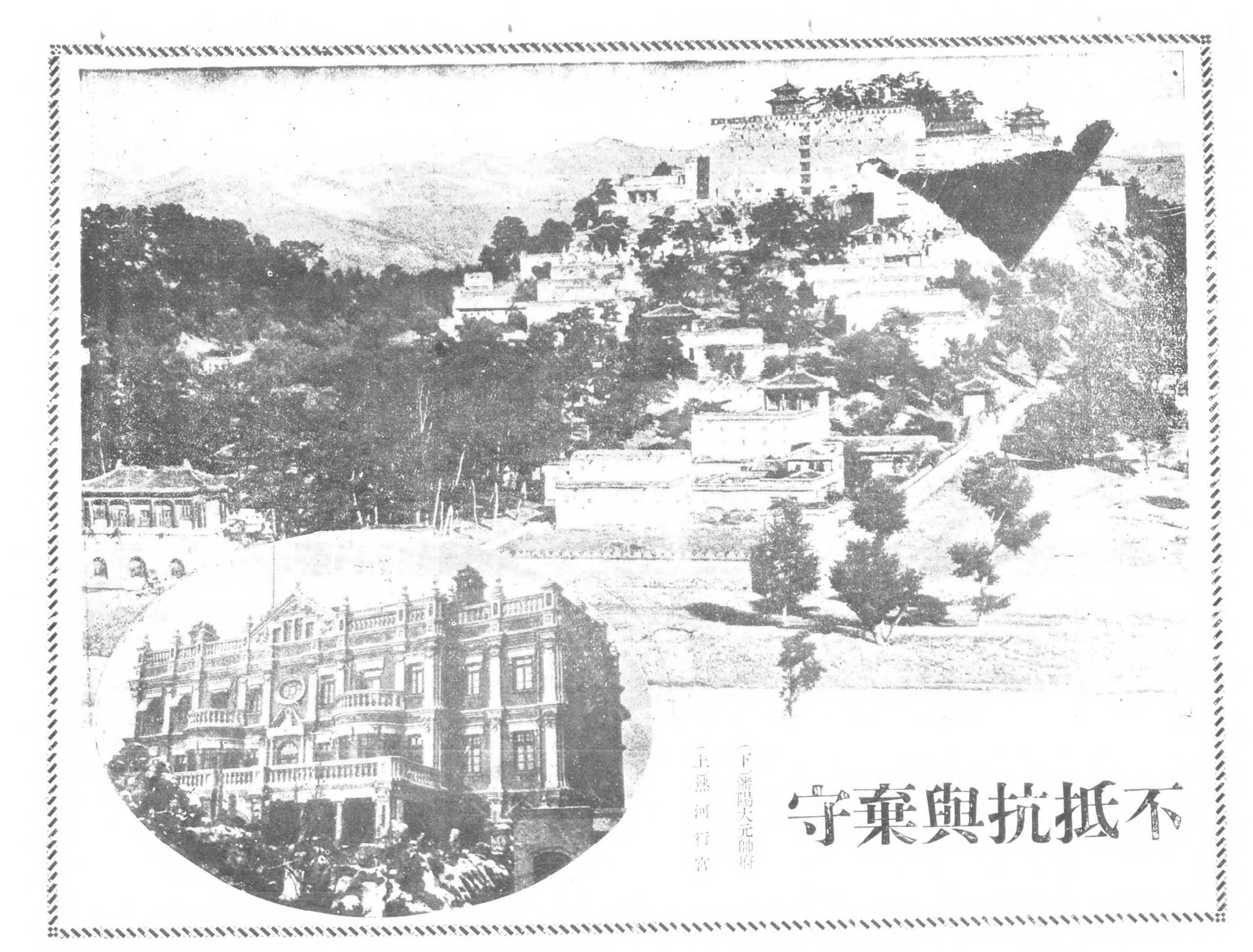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廿二年九月一日重訂

下行車

站別 / 開到時刻 / 列車次數	北平前門 開	豐台 開	郎坊 開	天津總站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塘沽 開	盧台 開	唐山 開	古冶 開	灤縣 開	昌黎 開	北戴河 開	秦皇島 開	山海關 到	錦縣	遼寧總站
第七次 慢車各等	五•五〇	六•二六	七•四五	九•二六	九•三五	九•四五	一〇•四八	一一•五四	一三•〇二	一三•四八	一四•四三	一五•五四	一六•四四	一七•一三	一七•三五		
第十一及第十九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六•一五	八•一五	一一•五〇	一六•二五	一六•四五	停	十九次	唐山起	五•〇五	六•五〇	九•〇八	一一•三〇	一三•〇八	一四•一四	一四•五〇		
第三〇一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等	七•一五	七•四五	九•〇五	一〇•一六	一〇•二五	一一•〇〇	開	往	浦	口							
第三次 特快膳队車各等	八•二五	八•五五	不停	一一•一六	一一•二五	一一•三五	一二•三三	一三•二六	一四•二四	一五•〇五	一五•四五	一六•三七	一七•一六	一七•四〇	一八•〇〇		
第九次 快膳車各等	一四•一〇	一四•四一	一五•四七	一七•二〇	一七•三〇	一七•四五	一八•四五	一九•四五	二〇•五三	二一•三四	二二•一七	二三•一〇	二三•四五	〇•一〇	〇•三〇		
第五次 特快膳車各等	一六•二五	一六•五五	不停	一九•一六	一九•二五	停											
第一〇一次 快膳队車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四八	二一•〇八	二二•四一	二二•五〇	二四•〇〇	一•一〇	二•一三	三•二四	四•一四	五•〇六	六•一七	七•〇九	七•三七	七•五九		
第一五一次 混合三等	二〇•二五	二一•一〇	〇•二〇	二•四〇	二•五〇	四•五〇	七•一七	九•五五	一一•三〇	停							

上行車

站別 / 開到時刻 / 列車次數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 開	秦皇島 開	北戴河 開	昌黎 開	灤縣 開	古冶 開	唐山 到	唐山 開	盧台 開	塘沽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天津總站 開	郎坊 開	豐台 開	北平前門 開
第八次 慢車各等			五•三五	六•二三	六•五二	七•四三	八•四九	九•四七	一〇•二六	一〇•三三	一一•五三	一三•一二	一四•一三	一四•二四	一四•三九	一六•一五	一七•四七	一八•二〇
第四次 快膳队車各等			九•一五	九•三八	一〇•〇七	一〇•五〇	一一•三三	一二•二五	一二•五七	一三•〇〇	一四•〇五	一四•五〇	一五•五〇	一六•〇〇	一六•一三	一七•三三	一八•四三	一九•一〇
第二十及二十二次 混合三等			一一•〇〇	一二•〇〇	一三•〇四	一五•〇七	一七•四〇	一九•三五	二〇•四〇	停	十二次	天津起		五•〇〇	五•三三	九•〇七	一三•二五	一五•〇〇
第十次 快膳車各等			一三•〇〇	一三•二五	一三•五〇	一四•二六	一五•二〇	一六•〇七	一六•三九	一六•四五	一七•四五	一八•五三	一九•四五	二〇•〇〇	二〇•一二	二一•二四	二二•四八	二三•一五
第一〇二次 快膳队車各等			二一•五五	二二•二八	二三•〇六	二四•〇〇	一•〇三	二•〇〇	二•四〇	三•二〇	四•三一	五•三三	六•三五	六•五〇	七•〇六	八•二八	九•四三	一〇•一〇
第一六次 混合三等										一四•三〇	一七•三三	二〇•二五	二三•三八	〇•一五	〇•三五	三•二四	六•三〇	八•一五
第六次 特快膳車各等														九•一五	九•二六	不停	一一•四五	一二•一三
第三〇二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等							由	浦	口		開	來	一七•〇〇	一七•三五	一七•四六	一九•〇九	二〇•二六	二〇•五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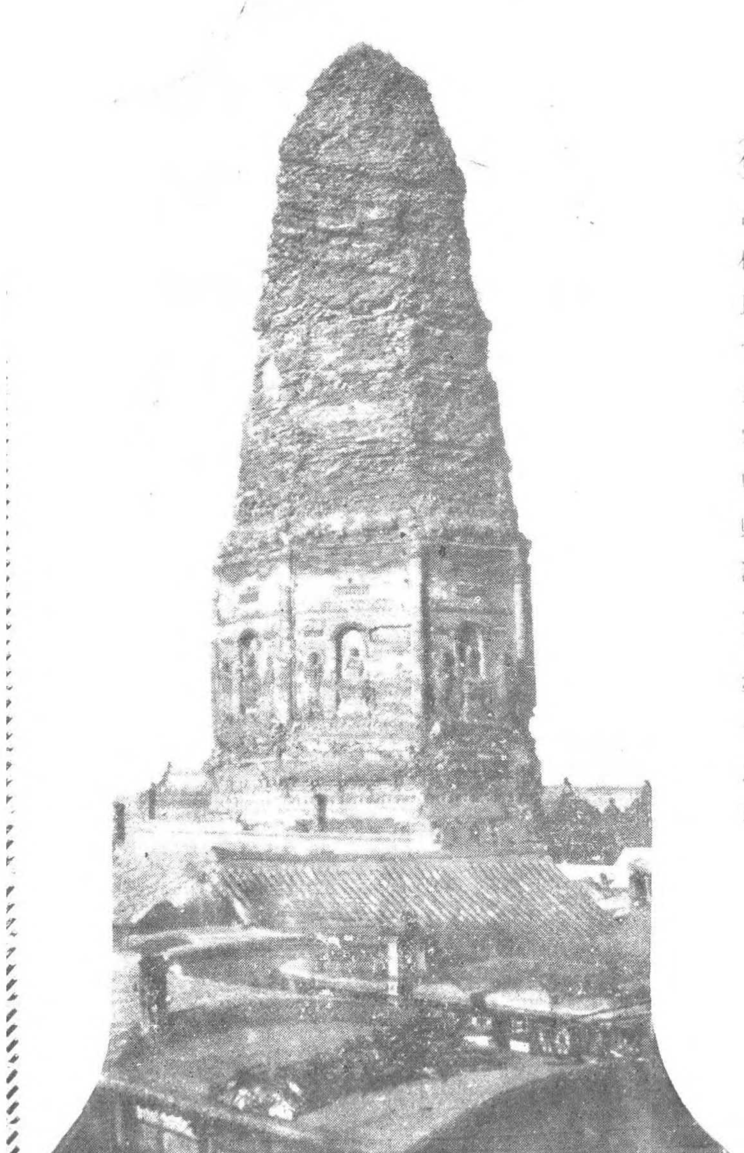


不抵抗與棄守

(下)瀋陽大元帥府

(上)熱河行宮

投降與放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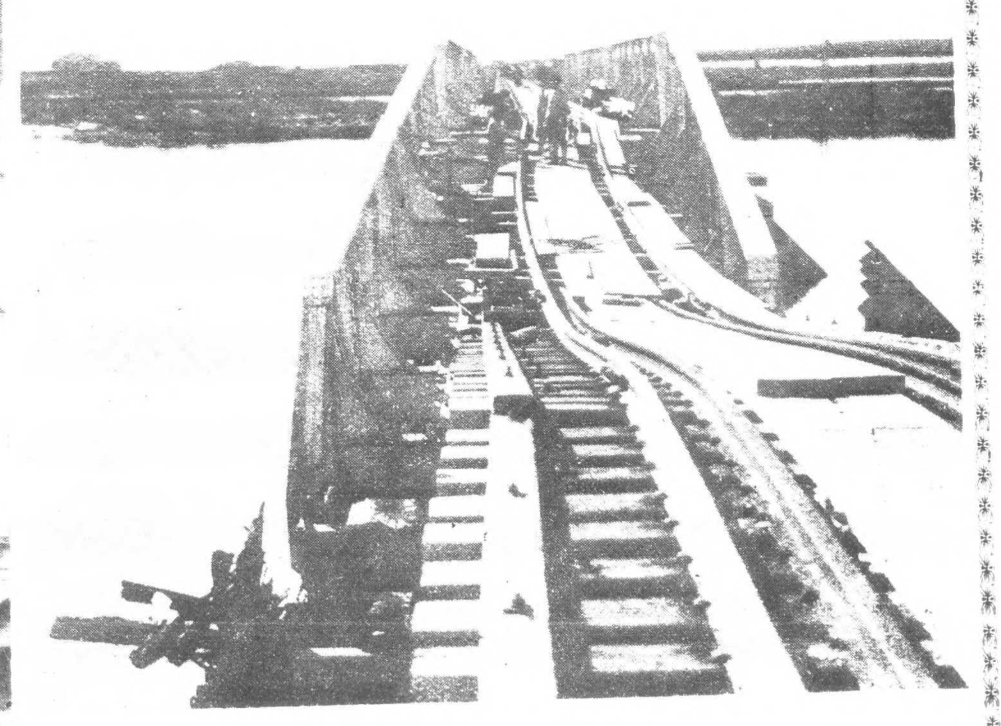


(右)吉林長官公署與熙洽(左)錦州之塔

抵抗

（右）馬占山抗日破壞之嫩江橋

（左）日軍轟炸下之上海



城下盟

（上）上海停戰協定簽字

（下）塘沽停戰協定簽字

時人彙誌



蔣中正

蔣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現年四十七歲，保定陸軍速成學校肄業，日本士官學校畢業，中國同盟會會員，光復時任二十一師團長，追隨孫中山先生二十年，民國十二年任大本營參謀長，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奉中山先生命，創辦黃埔軍官學校，即任該校校長，是年並奉中山先生命爲政治委員會委員兼軍事委員會委員，十四年東征及討伐楊劉之役，任總指揮，十五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是年七月北伐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十六年底定東南以後，任國民政府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兼主席，軍事委員會委員兼主席，是年八月下野東渡，赴日游歷，至十七年一月九日回京復職，兼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同年二月四中全會以後，兼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及中央組織部部長，同年八月五中全會後，任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軍總司令及編遣委員會委員長，十八年三月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又被選爲中央執行委員兼任常務委員及中央組織部部長，仍任國民政府主席兼海陸空軍總司令，十九年十一月第三屆四中全會後，復兼任行政院院長，教育部部長，二十年二月八日國民政府特派爲導淮委員會委員長，同年六月五中全會第三次會後，仍任國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長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呈中常會辭去國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長職，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中全會後推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及國府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二十一年三月中政會議推任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職。

編輯後記

◇這個「國難紀念號」，籌備的時間很倉卒，謝謝社外的作者，給我們這樣大的援助！在這兩星期內收到社外的徵文稿了，共有二百多件，眞是美不勝收。除了這期發表的，雖已增加了篇幅，還有排好臨時抽出的，留待下期發表，其餘一概割愛退還。特此總謝一聲！

◇編者選稿的標準，是要內容充實，不尚空論，這在每一期的內容上讀者可以領會到的。這個紀念號也還適用這個標準。所以我相信這期的文章，每篇都有他的獨特價值，絕不落臨時賽會的窠臼。但是，編者自己寫的「這兩年！」一文卻是例外。因爲拿我的尺度去衡量別人的稿子，結果覺得少一篇總論式的文章，於是編者在百忙中，臨時找材料（翻了兩年的報），索枯腸，一共花了五天工夫，寫成這麼一篇。

◇許興凱先生的「東北問題與世界第二次大戰的序幕」，的是一篇大文章，搜羅浩博，材料豐富，雖有些意見與我們所見不盡相同，仍尊重作者的自由，讓讀者自去鑒賞。

◇楊敬慈先生的「日本大陸政策之大進展」，和徐矜冰先生的「二十年來滿鐵王國之大飛躍」，均是實際史材，內容的充實，定是有目共賞。關於南滿鐵路問題，許楊徐三君均有所述，讀者可互相參閱。

◇費彝民先生的「一八七〇年法蘭西的國難」，是我們的鏡子，應該借鑑借鑑。

◇立曉君的「所謂錦州中立區之眞相」，是頭等史料。此文的最後論斷，好似與編者「這兩年！」文中「中央政策的演化」一節所述稍有出入，但若參照讀之，更可知眞相的眞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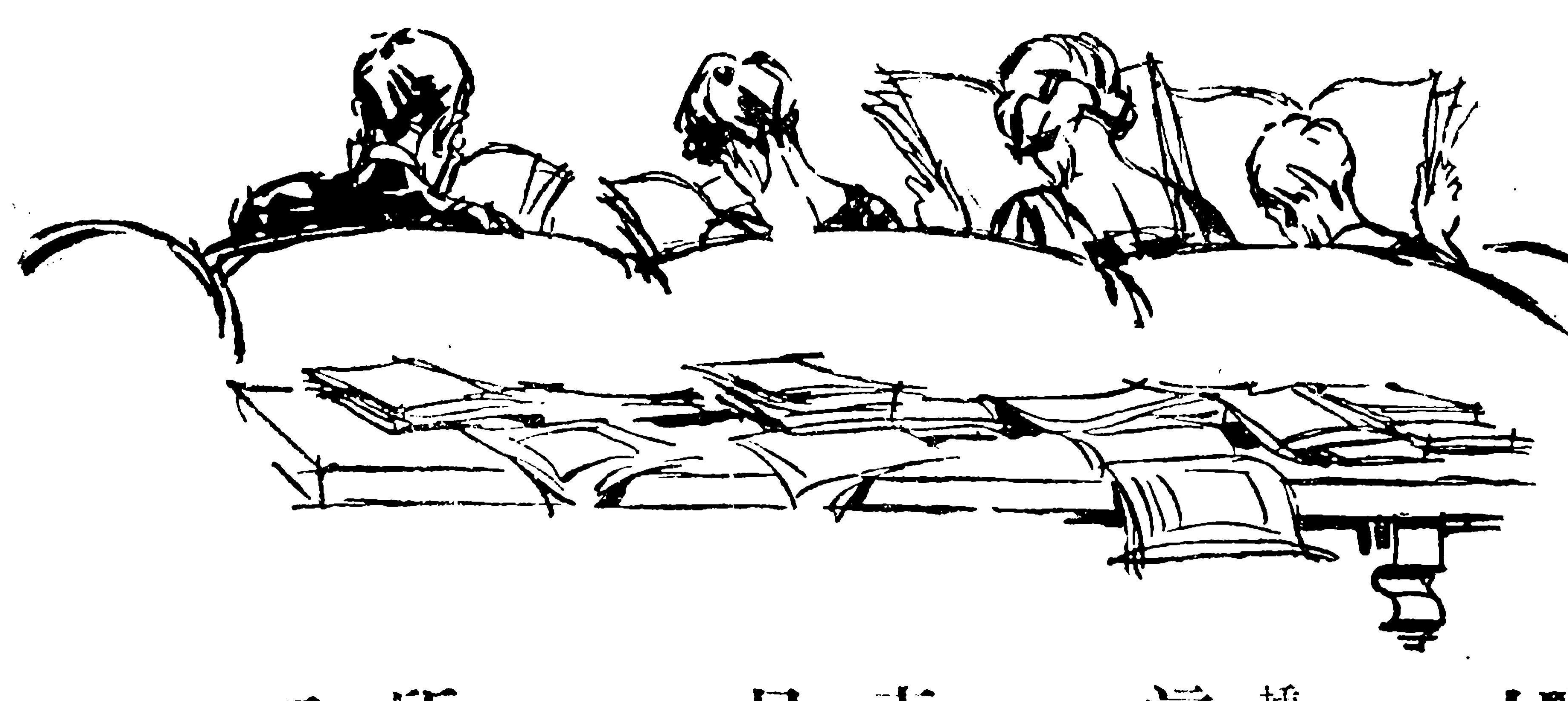
◇在文藝方面，有戲子君（就是熊佛西先生）的劇本「無名小卒」，是描畫一個理想的中國軍人的人格，是充滿樂觀的。徐盈君的小說「兩年」，是描寫東北人民的遭遇，是絕望後的希望。（按徐君原稿無通信處，作者如在津，希望往本社一談，或將通信處示知。）小卒君的詩「九一八二周年雜寫」，也是成功之作。有這三篇作品壓場，這個紀念號總算不寂寞了。

◇幾則補白，都很精湛，尤其林熙君的「今天，這被宰割的時辰」，是用力之作。

◇「記丁玲女士」暫停一期，下期續登。

◇本期篇幅約增多二十一頁，惟不加價，希讀者注意。

（編者）



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三十七期 目錄
民國廿二年九月十八日出版



這兩年！

王芸生

本期國聞周報出版之日，適值國難二周年紀念日，也就是日曆上的第三個「九一八」。九一八事變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這兩年的事態演化，椿椿件件都具有嚴重的意義。若要紀念，這兩年無時無刻不值得我們紀念，不過當這國難恰滿二周之日，把這關係民族國家的大問題回顧回顧，反省反省，或是計劃計劃，都是很有意義的。這兩年的事態太複雜了，問題也太大了，回顧，反省，或是計劃，都覺得千頭萬緒，歸納不出一個理路來。我這篇文章，是在百忙中寫的，自然沒有充分運思選材的工夫，不過是我在這兩年來所想說未說或是已說未寫的話，臨時運用些回顧與反省的材料，歸納出幾個頭緒來。既不是大言壯語，也不是唏噓感歎，只是些平庸的話，聊備國人回顧反省之助而已。

一、不抵抗主義之斷續

自從兩年前今日之夜瀋陽砲聲響了之後，在世界歷史上發現了一個新名詞，便是所謂不抵抗主義，（注意這個名詞與甘地的不合作主義意義不同）。人們一提及這個名詞，便自然會聯想到張學良，以為他是這個主義創始者。不錯，張學良是這個主義實行者，但他絕不是創始者。這個名詞雖然是新生的，他的精神是早有的，具有深厚的歷史背景，而且有十足的必然性。我敢說，即使那時的東北負責者不是張學良，十分之九也是不抵抗。

在近代史上，中國曾經發生八次對外戰爭。第一次是康熙年間的尼布楚之戰，第二次是道光年間的鴉片戰爭，第三次是咸豐年間的英法聯軍，第四次是光緒十年的中法戰爭，第五次是光緒二十年的中日戰爭，第六次是光緒二十六年的八國聯軍，第七次是民國十九年中俄在東北的衝突，第八次便是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以來的中日現局。這八次對外戰爭，除了尼布楚之戰在軍事與外交兩方面都是光榮的勝利外（自然亦是表面的），其餘七次都是毫無例外的慘敗。以性質論，這八次對外戰爭，除了九一八事變外，以前七次都是抵抗的，庚子事變及民國十九的中俄衝突，不特抵抗，簡直是挑

戰。在時間上分析，從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尼布楚訂約到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鴉片戰爭，中間有一百五十年的和平，這也便是有清一代的小康時期。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外關係急轉直下，大有不可收拾之勢。但自八國聯軍（一九〇〇）至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的中俄衝突，亦勉强維持了三十年的苟安。這三十年的苟安局面是寄生在國際均勢之下的，中國的不抵抗主義便在這個苟安時期胚胎以至長成了。中國在八國聯軍時原已不成國家了，亡國的條件也一切俱備了，誰知因爲國際關係的錯綜，反倒產生了一個均勢局面。美國的門戶開放與領土完整的口號在這時發生了實際效用。中國在這個均勢局面下渡過了不少的大風波：帝俄占了東三省，不能保持住；日本從帝俄手裏奪了東三省，也不能不交還中國；辛亥革命時均勢局面曾發生動搖，列强得到相當的便宜也就相安下去；歐戰時均勢已破，日本想要大舉，總算袁世凱應付得不差，拿民四條約敷衍過去了。頂到華盛頓會議訂了九國公約，把山東從日本手裏拿回，均勢局面達到最高點，中國便在這個均勢局面下酣睡了十年。埋頭內爭，不聞國際理亂，以爲一切都由國聯盟約九國公約保障了。均勢迷夢便是不抵抗主義的歷史背景。民國十九年的中俄衝突，看來似與不抵抗主義相矛盾，其實是一致的，也是均勢夢中的一幕。那是以爲蘇俄怕國際的干涉，對於收回中東路絕不敢抵抗，與九一八事變前相信日本不敢啓釁一樣。及至俄國眞個抵抗了，而且鬧得損兵折將，大大失敗，於是更完成了對外不抵抗的決心。十九年的中俄衝突對於九一八事變很有影響，這事件給了日本一個很大的暗示，知道中國是那樣的無能與幼稚，同時中國自己也失了對外作戰的自信力。到這時中國的不抵抗主義正負兩方面的條件全已完備，只待九一八來收成結果了。我們明白了這些歷史背景，不抵抗主義的本質便顯露了。所以我們要給這個不抵抗主義下個定義，可以毫不遲疑的說——不抵抗主義是「均勢夢」與「不自信」兩種懦弱心理的結晶體。

在九一八事變以前與所謂中村事件以後，發自日本軍人的「膺懲暴支」的呼聲高唱入雲，就是張學良自己也知道瀋陽將要發生事情，但他總存着萬一的心理，「日本或許不敢吧！」及至事變爆發，他又覺得「打，一定打不過日本，還是不抵抗，不授日人以口實，國際自有辦法！」這種心理表現出來的行爲便是不抵抗主義。那時張學良是這種心理，中央也是這種心理，（論證詳後）所以我說那時即使傍人當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十分之九也是不抵抗。民國十六年的濟南事件，蔣介石走的也是不抵抗主義路線，對日軍挑釁不抵抗，

轉而訴諸國際聯盟，辦法與這回完全一樣，不過那次事情沒鬧得這樣大罷了。我們要給張學良定讞，其罪不在九一八時的不抵抗主義，而在一而再的繼續不抵抗主義。

九一八的不抵抗，是個政策問題，他的政策是歷史產物，而且是與中央相一致的。自北大營的攻襲，以至遼吉的失陷，未五日失地兩省，或撤隊，或投降，澈底實行了不抵抗主義。這時的不抵抗主義眞是麗日中天，不曾成爲中國的國策。頂到嫩江之役，馬占山率師抵抗，屢挫日鋒，普遍的喚起已死的抵抗意識，在國人歌頌馬將軍聲中，不抵抗主義一斷。不抵抗主義自此不能拿出當政策了，但是牠的生命仍然存在。當日軍將攻錦州之時，中央命令張學良抵抗，張學良也命令東北軍抵抗，而奉令抵抗的軍隊只在盤山一帶幌了幾幌，復於二十一年一月三日自錦州撤退。據說當撤退令未下時，東北當局曾開軍事會議，就有人說：『古人說，寧爲玉碎，勿爲瓦全。我們現在不是玉碎，而是瓦碎。瓦雖然碎了，人家還是說我們不好。所以還是保全實力要緊。』於是便決定撤兵了。不抵抗主義至此再續。

錦州撤防之後，國內人心，國外輿情，整個陷於灰色絕望，一二八滬變爆發，十九路軍三十多天的英勇抵抗，再把不抵抗主義打斷。自此外交頹勢稍稍挽回，李頓報告書便在這個時期中寫成了。不抵抗主義再也拿不出來了，但是牠的生命仍然存在。日本承認僞國之後，又進一步的攻略熱河，這時大家承襲了十九路軍的抵抗意識，憤激極了，張學良宋子文發了聯名通電，湯玉麟亦通電明志，羅文翰又強硬的駁斥了日本通牒，空氣緊張得使全世界人都相信，日軍若再進一步，熱河必定發生強烈的戰爭。日軍眞前進了，所有抗日軍隊，除了孫殿英打了個遭遇戰，全都風捲敗葉似的撤退了，三月三日湯玉麟乘夜放棄了承德，不抵抗主義至此又連續下去。

日軍又意外的收穫不抵抗主義的美果，追奔逐北，直到喜峰口遇見宋哲元，不抵抗主義三斷。此後長城各口的大戰，都是隨喜峰口之役而來的，日本被迫下了最大決心，退出國際聯盟。不抵抗主義好似送終了，但是牠的壽命仍然存在。及至日本陳兵平津之郊，簽了沽塘協定，不抵抗主義乃功行圓滿，得到最後的大團圓。馮玉祥雖企圖再把不抵抗主義打斷，但爲時已遲了。

謝謝塘沽協定，牠那醜惡的字句，赤裸裸的表現出一個屈辱文書，這是不抵抗主義的文憑，讓我們自己及我們的子孫來永久溫習這沉痛的一課吧！

二、中央政策的演化

自九一八以來，中央的外交政策是與不抵抗主義相呼應的。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民政府於九月二十三日發表告國民書云：『政府現在既以此次案件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希望我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國府主席蔣介石亦於九月二十二日在南京全市黨員大會上演說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這是不抵抗主義的鐵板注。最後又說：『中央已有最後之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吾領導全體國民，寧為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與國家人格。』自是題外之意。中央這時的政策，是完全信任國聯，口號是『不撤兵不交涉』，所以幣原的五項基礎原則，中國未加一睬。這是中國第一次失機。

十一月，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這時正是馬占山孤軍抗日的時候，十四日會上蔣宣讀大會議決的對外宣言，有云：『本大會堅決主張，國民政府應速準備武力收回東三省，保障中國領土，勿令有絲毫損失。』二十日四全代會全體通過『請蔣主席速北上保衛國土收復失地案』，二十三日大會閉幕，蔣致詞，以諸葛亮岳武穆自況，謂：『我們此後就可以一往無前的負起救國的大任，可以把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和岳武穆盡忠報國的話，來做共同的座右銘。』但蔣主席並未北上，失土亦未收回。這時錦州形勢已危，外交部長顧維鈞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訓令施代表肇基向國聯提議設錦州中立區。這個政策是對的。如此，日禍不至蔓延至遼西，「滿洲國」也許不致產生。國聯已經正式提出，日本亦相當接受，中國己身却辦不通。一般社會紛起責難，潮水般的請願學生竟把當局嚇住，艱苦奮鬥的施代表也被學生打了。政府真脆弱得很，竟被這種民意壓迫，把中立區之議否認得無影無蹤。顧外長於十二月五日覆滬友電云：『日本所謂錦州中立區問題，即是雙方退兵問題，我錦州現在一兵未撤，而日軍已退至所謂鐵路區域，方幸形勢稍見和緩，徐圖應付，而國人不諒，竟至疑慮叢生，不勝感慨。』又於十二日電張羣云：『頃接施代表電開，昨日巴黎開會，據巴黎某報載稱，弟曾向道威斯微露中國軍隊可向錦州撤退之意。查道威斯昨日上午曾邀弟晤談，彼擬對於錦州問題有所聲明。弟當告以中國對此問題無任何提議，所有中立區及錦州撤軍各節，我方絕對不能考量。』中國既將此議否認得乾乾淨淨，國聯遂亦放棄中立區之想。當時日使重光曾到南京，想把此事實

現，及見中國政府不能負責的情形，很表示失望，說，『沒有別的辦法，只有聽他打了！』這是中國第二次失機。

轉年錦州形勢益亟，一月二日外長陳友仁宣言：『前日政府已命令張學良固守錦州，積極抵抗，今後仍堅持此旨，決不稍變。』翌日錦州即不戰而陷。滬戰既作，抵抗聲高，下關日艦開砲，國府西遷洛陽，這時中央的口號是「長期抵抗」。三月一日，二中全會開會於洛陽，六日發表閉幕宣言云：『任何屈伏難堪之條件，決無承認簽訂之理。』四月七日國難會議開幕，在開會期中，十九路軍失敗了，汪院長宣布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在這個政策之下，產生了上海停戰協定。

上海停戰協定之後，經過國聯調查團往來調查的長久期間，中央注意點亦集中於此。至八月間日本已決心承認僞國，汪院長於二十九日演說國難云：『現在中國對付日本，就是以前法國對付德國的辦法，「他拿，我們不能送」，而且他拿決不使他容易的拿，要他很費力很費事的拿。』讓拿而不送，很可說明中央的政策。至九一八一週年，中央告國人書云：『今日之事，有理可講則講理，無理可講則角力。力竭矣，則寧爲玉之碎，不爲瓦之全』。仍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旨。經過熱河的棄守，以及長城線的崩潰，中央纔卸除了抵抗口號，澈底歸趨交涉一途。黃郛北上，使命是「安定華北人心」，及塘沽盟成，交涉亦告一段落。

這眞是一個段落，中央政策，中日局面，以及國際關係，均鮮明的走入另一個方向。這個方向，可以宋子文的出使歐美作記號。宋子文在美成立了八千萬棉麥借欵，在歐洲與國聯擴充了技術合作的範圍。於是汪院長又提出一個新的口號——「以建設求統一」。這是針對日本駡我們「無組織」「非現代國家」的話，想要運用外國資本把國家現代化了。無疑的，這是一條可能的出路。

宋子文歸國之日，在滬發表書面談話，謂：『望全國上下化除成見，集合全國之資力物力與人才，以友邦建設之精神，爲我國唯一途徑，則吾國縱云窮乏，正屬大有可爲。苟有自助决心，則遍天下之物力財力，皆足爲我用。』這話不是無因之談。因爲國際既無力制裁日本，則唯一可能途徑，即在經濟上援助中國，使直接充實國力，自收間接抵禦日本之效。英國韋伯斯特敎授 (C. K. Webster) 今年四月間在英國「現代評論報」發表之文，最足代表這個趨向。他說：

『現在國聯會員國既不能履行義務，保障中國不受日本的侵略，所以他們就格外應該盡他們的能力，來補償這種遺憾。國聯大會曾經重申國聯調查團的結論，講，「

圓滿解決的最後需要，就是對中國內部的建設，從事臨時的國際合作。」…………

『國聯應該籌劃出一種建設的財政，經濟和行政的程序。各國政府應該借優良的行政人才給中國，協助進行。倘遇需要的時候，甚至於給中國陸海軍的協助。由國聯幹這種事業，可以不至於危害中國政治主權，或者叫中國受一國或若干國的統制。…………用這種方法，可以叫中國强盛，有力去保護他自己的利益，滿洲問題也要跟着改觀了。』

現在棉麥借欵和技術合作，以至此後的發展，都可以拿韋伯斯特教授的話來印證。這確是中國問題一條可能的出路，日本雖然又在威嚇我們，這條路也是要走，所可慮者還在中國自身！

三、內部的離合

中國是有名的內亂國家，經過這樣大的外侮，所反映於內部的情形怎樣呢？的確是值得檢討的問題。九一八事變後，反映於內部的第一個口號便是「團結禦侮」。在這個口號之下，恢復了胡漢民的自由，取消了閻錫山的通緝，京粵兩方在上海開了一個和平會議，蔣介石辭了國府主席，汪精衛上了南京舞台，中經孫科的兩度上台，胡漢民等終於崎嶇嶺表，不肯合作。這兩年的國民黨團結工作，做到一種亦合亦離的狀態，總算不曾干戈相見，可謂幸事。

在內戰上，也開了些紀錄。在一年前的今天（去年九月十八日），韓(復榘)劉(珍年)之戰在平度掖縣一帶開始了。十月初，四川二劉火併了，貴州毛猶之爭也跟着開始了。膠東之戰，聲勢洶洶，總算大事化小，未鬧大亂子。川黔的紛擾，却至今未寧。最近的察馮事件，已鬧得弓上弦，刀出鞘，居然懸崖勒馬，槍口未曾向內。

綜觀這兩年的內部離合，已儘够給亂糟糟的中國描畫一個縮影。但我個人的觀察是傾向樂觀的。我常對朋友們發怪論，我說：『假若沒有九一八事變，這兩年，類似民國十九年的河南大戰恐怕還要發生一二次，國民黨的吵子還打得兇。』韓劉之戰不是小問題，很有演成華北大戰的可能。當我聽到韓劉開火的消息時，曾發生一種啼笑皆非的感想，我想，勇於內戰的中國軍人居然忍耐了一年，現在可忍不住了！察哈爾事件更不是小問題，又是十九年蔣馮對壘的局面。然而，這兩年的內部問題，川黔兩省本同化外，無關大體，魯察之事得那樣結束，不能不說是奇蹟，而無形的糾紛還不知消滅了多少。這能說不是拜强鄰之賜嗎？「羞惡之心，人皆

有之。」在這羞惡之心還未泯滅一點上看來，所以我對於中國的前途還相當的樂觀。

四、國民與政府應有覺悟

這兩年的國難，把中國的一切弱點都暴露出來了。我有時悲觀起來，甚至對中華民族的前途發生懷疑。我在本卷第十二期的周報上跋崔敬伯君的文章，說過這樣的話：

『前與友人某君談中國問題，某君謂，「中華民族之歷史，積五千年，世界任何民族無經過如此長久期間而不衰老者。」因思中國之現狀，內憂外患，均臻極境，非復興即滅亡，自今為始，凡屬中國人實際均已肩負此五千年民族之興亡的大責任！』

的確，一個民族都有由青春而成熟而衰老的過程，一個老民族，她由經驗積漸遺傳下的文化渣滓，就是懦弱，自私，奸滑，貪婪，苟安，種種惡德。看看中國的現社會，是不是這些惡德在支配着一切。日本打來了，為什麼不抵抗？這樣的國難，為什麼不會刺疼了中國人心？以及社會上種種汚濁的現象，都構成了我對於中華民族前途悲觀的理由。我給徐羽冰君的「日本的新滿蒙狂」作序，說過下面一段話：

「夫日人之狂蠻，誠為公論所不直，若我之弱昧，亦豈為人所同情。外人嘗謂中國為易被征服之民族。譬諸揚州十日，以數千滿人，殺漢人逾十萬。彼時之滿人，非有飛機大砲也，其武器固亦刀矛之屬耳，而漢人竟披靡卻走，伏屍十萬。使此十萬之衆，各拚命禦敵，勝負之數，未可知也。惟人人存倖免之心，則結果無一倖免。故圖苟安者必不能安，不怕死者乃得不死，此不易之理也。」

這些話，都是我從心裏挖出的，絕非應酬語，很可代表我對中國前途悲觀的觀念。我在悲觀的時候，會說這樣的怪話，我說，『中國人要有準備做猶太人的決心，解除了國家的負擔，去過南洋華僑的猪仔生活！』但是，一個民族畢竟不像個人那樣單純，民族固然會由青春而衰老，但在新陳代謝的機能中，她也可以由衰老而變得年青些。羅馬民族是已衰老了的，而現在的義大利在莫索里尼的治下又似乎年青些了；土耳其不是有名的「近東病夫」嗎？現在基瑪爾的領導下也似乎轉瘁為榮了。因此皎皎的事實，所以我對我們中華民族也不絕望。我要給這一線希望開個具體方案，是很簡單的六個大字：

不悲觀，種善因。

當前種種，固然多是悲觀的材料；但是我始終不相信據

有四萬萬吃苦耐勞的民衆的中國會被日本滅亡了。高麗和台灣經日本統治了幾十年，仍然是高麗和台灣，難道中國人就更不行了嗎？這是我不悲觀的理由。

看，馬占山種了些善因，不抵抗主義的大纛倒了；十九路軍與宋哲元等種了善因，挽回不少已失的信心。所以我相信有人肯種善因，總會結佳果，即使因環境的波動扭歪了些，也還有好的影子。我們的「胡阿毛」比他們的「三勇士」不知偉大了多少倍。我們雖不必人人能作胡阿毛，也未必人人能有胡阿毛的機會，但要隨時隨地努力去種善因。這所謂種善因，也不必一定是馬占山，十九路軍，宋哲元等的偉業，即使你捐幾個銅子給義勇軍或買飛機，也算種了善因。義勇軍儘管是不抗日，飛機也沒有蹤影，或是捐款被中飽，但當你捐錢的時候，至少有「我這是爲了國家」的一個信念，予者的心理如此，受者的心理也一定同你起了共鳴。甚至你的朋友和你的家庭也都受了你的影響。這是很好的社會教育。這不過是略舉一例，要種善因隨時隨地都有機會。消極的說，即使你少買一件日貨，也是對國家少作了些孽，換句話，也已對國家有了貢獻。種善因，全國總動員來種善因，這是我們民族國家坦蕩的出路！

國民都能這樣努力，政府和領袖自然也就有了責任的覺

悟。

說到政府和領袖，人們儘管罵他不好，我却持着一種寬恕的態度。我想凡是一個當權者，最低限度他有一種熱誠，希望在他握政權的時候把國家弄好了。不用說蔣介石與汪精衛，即使從前的北洋軍閥也一樣的具有這種信念。最要緊的，只在公私利害交戰的關頭分凡聖而已。能爲公忘私的，便是成功者，便是偉人；以私害公者，便是失敗者，便是罪人。國家經過這樣的奇辱，負軍事政治責任的領袖們還不該懺悔覺悟嗎？努力補過，立志圖功，還有你們的機會，國家自然也還需要你們！

譬如蔣介石，以地位論，做過國民政府主席，陸海空軍總司令，還想做什麼官？以金錢論，當然有富家翁的資格，自然不須再掙錢來維持生活。所以有人揣度他在爭權利，我不相信。我希望他的不肯撒手，是爲了貫澈他的信念——希望在他握政權的時候把國家弄好了。那末，你就本着這種信念去做，一秉至誠公正乃心的去做，國家還給你這種機會！

國民黨更要覺悟。回想民國十六七年的光景，全國國民對你們是怎樣的期待與援助？到頭來自崩自潰，把國家弄到這步田地，伊誰之咎？九一八事變以來，「開放政權」「還政國民」的呼聲，隨時自你們口中發出，現在好像不肯了，京

粵兩方以同一立場把五全代會展期了。好，這只要是出於贖罪補過的負責精神，我們非但不事責備，還要讚美，國家也還給你們這個機會。但是，要知道這已是國民黨的最後一個機會！若再覆轍相尋，不用說「國民黨」三字將要變成歷史的名詞，我們的國家也就更不堪問了！

我說中國在國際均勢之下苟安了幾十年，其實到現在國際均勢亦還存在，不過力量稍薄弱些罷了。假若這兩年也像歐戰時的那種國際情形，我們的國難恐怕還不止此。人說國際聯盟是紙老虎，而這個紙老虎已然給我們做了不少的蔭庇工作。美國的斯蒂生主義，蘇俄的縮頭政策，儘管說他空疏或脆弱，事實上也曾發揮了他們的作用。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一條出路——運用外資充實國力，建設現代化的國家，亦還需要利用這個微弱的國際均勢。我不是重引大家再做均勢夢，外交上的機會是不可不運用的，鄭子產便是運用這種術數，維持住他的國家的安寧。我有一句老話再寫出來以解讀者之惑：『夫外交上之一時的均勢，可利用之以爲蘇息圖強之資，絕不可以託國也。』大家不會誤會我的意思了吧。所以總結起來說，我們不必悲觀，大家努力多種善因，認清國際的友敵，用我們自己的力量，建設一個強健的國家！到此境地，恥不雪而雪，敵人也會變成我們的朋友！

補白　日本侵略的三大定律

（標）

日本抱着封豕長蛇的帝國主義，步步侵略。據美國退伍陸軍旅長雷萊氏 Henry J. Reilly 最近的觀察，他發明日本侵略的手段，有三大定律：㈠日本絕不同時擴充他在太平洋的海權和在亞洲大陸的勢力。他覺得海防無虞的時候，纔在陸地動手，反過來講，在陸地無虞的時候，他纔在海權方面動手。㈡自從一九一四年以來，日本在亞陸的發展，和美國海軍力量的強弱，適成功一種反比例。㈢在舉行國際會議的時候，日本因爲能用談判的手段，可以獲得利益，所以把兵力按捺着不動。倘使會議一失敗，他就毫不遲疑的發動了。

我們在紀念「九一八」沈痛的期間，覺得這三大定律的發明，很有一些意思。

補白　今天，這被宰割的時辰。

（林　熙）

今天，這被宰割的時辰：
強者的叱咤，
弱者的呻吟，
捲在血腥的風裏，吹，吹，吹——
吹過長白山頭，
吹過鴨綠江畔；
吹——
吹過黃河，
吹過長江；
吹——
……

我立在長城的高巔，
透過萬里的黃沙北望：
那茫漫的郊原，
那大好的河山；
那兒，正是我們漢族爭雄之地：
也收服了蠻夷無數！
匈奴的西奔，引起日耳曼的遷移；
引起上古史的結束——那羅馬帝國的衰
亡！
不是嗎？
我們的榮光！

看啊：
西伯利亞的平原，
馳騁過我們的馬蹄！
看啊：
龍江以北的荒地，
染印過我們的足跡！
聽！貝加爾湖畔的羊羣在啼！
聽！墓裏的箕子在泣！
……

如今，依然是這大好的河山，
茫漫的郊原；
長白山頭，永遠保着她千古的潔白！
鴨綠江畔，永遠是青綠的流水淙淙！
青山何曾有半點衰老？
流水不也仍這般前流？
只是啊！
前日的榮光安在？
前日的榮光安在？！

依然是萬里的黃沙，
瀰漫着這大好的郊原。
我立在長城的高巔北望，
我的心，也正同這古建築的衰頹：
磚石的零落，襯着野草堆堆！
血腥的風，吹過野草的端頂，顫動微微！
這正是無限的苦楚，無限的悽悲！
噫！
『大風起乎仙島之西兮，
何此邦之無語』？（註）

註：見胡適譯哀希臘(Lord Byron: THE ISLES OF GREECE)

九月八日，李廣橋畔。

東北問題與世界第二次大戰的序幕

許興凱

〔一〕東北問題的時代性

——資本主義下侵佔特徵——

什麼是現今的時代性？第一，現今的時代性是「世界性」。世界已經成為一整個，一切的一切都存在於世界聯繫之中，沒有一件事情能單獨的特立孤行。

本來，資本主義的發生是以世界商業及世界市場為前提，帶有先天的世界性。機器的力量絕對不是一個國家所能包容的。他的大量生產不是一個國家所能消費，他需要的原料也不是一個國家所能供費，而那世界的大分工利益更能使他一定要跳躍到國家界限以外。所以說：資本主義的經濟是世界經濟。資本主義已經把他的生產關係及附屬的交換關係擴充到全世界。

電的力量更偉大了，轉瞬之間把世界走一週。水電繼續蒸汽作為動力，人類的物質生產力成為一大飛躍變化。電報，電話，無線電，應用到銀行及交易所之後，幾點鐘的工夫，若干萬的洋錢可以渡過大洋。世界經濟，在資本主義最後階段——金融資本——越發的名實相符了。

經濟方面是如此，政治方面也是如此。現今經濟是以世界作單位為生產關係及附屬的交換關係，現今政治也是以世界作單位的階段鬬爭及其內在的矛盾。東北問題便發於這世界的關係及鬬爭之中，熖染了這世界的時代性，所以延不能解決——雖然日本帝國主義天天盼望作一個結束，始終也不能結束。

第二，現今的時代性是「社會變革過渡性」。以前侵略人家總是新興勢力（如元，如清），而被侵略的總在沒落之中（如宋末，如明末），但是現今不然。資本主義同封建勢力同在崩潰沒落之中，全世界都在轉形期。中國是奄奄一息，日本也是一息奄奄、其他各資本主義國家也在呼吸他那迫促的最後一口空氣。全世界都在社會變革之中，掙扎的掙扎，苦鬬的苦鬬，尤其在一九二九年，進入戰後三期，大經濟恐慌之後。東北便是這掙扎和苦鬬中的犧牲者——其實全中國都是這掙扎和苦鬬中的犧牲者。看似這被侵略者，一方面

固然是腐敗，齷齪，沒出息的很，但是另一方面新興勢力也在壓迫之中。看那侵略我們的，一方面彷彿像很殘暴，很勇猛，泰山壓頂之勢，其實他也在沒落的過程之中，他也是掙扎，他也是苦鬥，在他們的內部也成長着一種新興勢力，可以粉碎了他本身。

第三，現今的時代性是「帝國主義獨佔性」。二十世紀以來，資本主義起了質的變化，進入一個新階段，名叫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特徵就是獨佔。這次恐慌以後，各國作布洛克（Bloc）的競爭，拚命的把帝國和殖民地間結成堅固一團，不使外人勢力進入。這，有人說是「經濟國家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的復興，其實是獨佔的高階段罷了。東北問題便發生于這高階段的獨佔之下。日本以兵力獨佔東北，和英國以關稅獨佔印度，澳洲，加拿大等處是一樣。

獨佔不能消滅資本主義間的矛盾，反之，矛盾更加劇烈起來，最近國際間的事實，很雄辯的說明了。矛盾的結果當然是衝突，最後訴之于武力。東北問題發生于這矛盾之中，東北問題是世界第二次大戰的序幕。

東北問題是帝國主義下的問題，和封建社會下的簡單土地掠奪，絕對不同。雖然有人想運用舊封建的降服政策以苟圖衣食，但是，終久也降服不成，而東北問題終久也不能解決，直到世界第二次大戰爆發，資本主義滅亡爲止。

「資本主義的世界性」，「社會變革的過渡性」，「帝國主義的獨佔性」是理解東北問題的理論前導。東北問題實在是一個呑在資本主義腹內的炸彈。

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北絕對不像元朝清朝佔領中國本部那樣簡單，那樣痛快。這是日帝國主義及其臣僕，姬妾，傀儡，工具們，兩年來日夜愁思，恨死也沒有法子的事情。但是，中國的光明確在這時代性上。我們在極悲觀之中而樂觀，在極憤憤之中而奮奮，原因在此。

【二】「滿洲國」及其內在矛盾

——兩年來日本政治工作——

日本侵佔東北兩年，他的政治工作已經完成了。首先自胎自生一個傀儡的「滿洲國」。「滿洲國」是名符其實的傀儡——那裏有什麼「滿洲國」，簡直是日本國的延長——這種情形無需細表。

日本獨自一個承認了「滿洲國」，又炮製出來一個「日滿議定書」，把全東北放在日本軍隊的統治之下。同時，把土着的中國軍隊用直接或間接的方法大部份都消滅，其餘小部份也送到熱河。

在日本一方面，軍閥的獨裁政治，在東北樹立起來了。

從武藤到菱刈，都是一身兼四要職：（一）「日本帝國特派全權」，（二）「關東軍司令官」，（三）「關東廳長官」，（四）「滿鐵監理」。以前日本在東北的四頭政治已經取消。武藤和菱刈踩着伊藤博文的脚蹤兒，按照統治朝鮮的樣兒，統治東北。

他們的這種工作雖然已經定成。但是，在「滿洲國」仍然有內在的矛盾。這矛盾可以分爲兩種：

第一，日本人和漢奸間的矛盾。日本管束「滿洲國」太緊了，使鄭孝胥這種人都會說：「如果你們送我們到北平，可不要像在東北這樣管着我們，但是，我們仍然受你們的保護！」結果，日本軍人不答。管束事小，飯碗事大，東北飯碗祇是有這們多，日本人佔去了十分之八，剩下的僅有十分之二。以「文敎部」（敎育部）而論，總務，學務，禮敎三司，祇有一個禮敎司司長是中國人，而禮敎司的社會敎育科科長還是日本人！以寶熙的資格，不過坐一個「府中令」，爲溥儀管管家事，並且連個庶務也用不上自己的人！爲吃飯，兒子也不能不同他的爹娘鬥爭——何況這爹娘還是「乾」的呢！

第二，君憲派與協和黨間的矛盾。最初活動于溥儀左右的本有兩派：一派是康有爲一派相沿的憲政黨，主張君主立憲，比較是站在溥儀一方面；另一派是鄭孝胥的協和黨，完全替日本軍閥作事。現在當然是鄭孝胥的協和黨完全得勢，憲政黨的人不能立脚東北。對于溥儀本人過于忠實的人也因爲帝制嫌疑被打入冷宮！但是，溥儀本人比較贊成君憲派。他說：「戊戌政變不成，大清固然亡了，連中國也亡了一半。」金梁等人的離開東北也是這鬥爭的結果。報上時常傳溥儀和鄭孝胥衝突，這也是可能的事。不過，溥儀沒有力量作大衝突罷了！

我們看看去年四月十四日「滿洲國」的「國務會議」通過「滿洲國協和黨法」你就可以知道，鄭孝胥等怎樣利用他以把持「滿洲國」的日本殘餘政權：

（一）在執政承認之下組織，黨費由滿洲國政府支辦。

（二）滿洲國僅承認滿洲協和黨，他黨不認其存在。

（三）中華民國之國民黨在政府組織前存在，而組織黨國政府，滿洲國在政府成立後產生滿洲協和黨，兩者不同。但是，在組織黨國政府，實行黨國政治之意味上，滿洲國協和黨與中華民國之國民黨相同。

我們再看看去年四月十六日，滿洲評論登載的「協和黨綱領」你就可以知道鄭孝胥等怎樣利用這工具以效忠於日本軍閥。

一、以保境安民為宗旨，而期諸民族的協和。

二、反對封建軍閥政治以期自治政治的確立。

三、反對資本主義的獨佔經濟及蘇聯的共產經濟，以期確立國家統治的經濟。

四、減輕人民負担而增進其福利。

五、振興產業以圖民族向上。

這和武藤，菱刈等是一個鼻孔出氣！

此外還有漢奸與滿人親貴間的矛盾。「滿洲國」人與後來囘降的東北人間矛盾。不用細說了。

【三】所謂日「滿」統制經濟及其矛盾

——軍閥與財閥尖銳的鬭爭——

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的政治軍事工作雖然初步完成了，但在經濟方面，仍然沒能十分進行。這是因為在東北經濟發展上有兩大矛盾：

第一，日本軍閥提唱統制經濟，想把東北的政治·軍事·經濟，在日滿統制經濟的名詞之下；完全抓在自己手中，因而和財閥——金融資本家——矛盾，成為一個尖銳的鬥爭。

第二，在東北土上的日本工業如若十分發展，日本本部的工業要大受影響，在東北土上的日本產業資本家和日本本部上的日本產業資本家也相矛盾而鬭爭。

統制經濟是一種計劃經濟，但是在資本主義下計劃經濟為不可能。雖然日本軍閥氣燄萬丈，終不能不屈服于金融資本家之前。日本軍閥口口聲聲，『奪東北是為國家前途，而不是為資本家生利潤』，但是，結果仍然是為資本家生利潤！因為資本家不投資，東北無從開發，這資本家的經濟力量使蓋世惡魔也低首了。

我們看看「滿洲國」第一次的對外借款，債主就是三井三菱的兩大財閥。最初欲以鹽稅為担保後改為担保日後決定，在去年四月二十日正式簽字，其條件如下：

一、金額：二千萬元。

二、償還期限：七年。

三、利息：年利五分。

四、經由銀行：朝鮮銀行。

五、担保：日後決定。

本年八月三十一日報紙上又登載日陸軍首腦部擬統一「滿洲」開發指導權創設關東軍經濟參謀本部，這可以看出兩方鬥爭至今未已。該消息如下：

(東京三十日電通電)關於「滿洲國」之產業開發，從來係由兼任關東廳長官之關東軍司令官，在拓務省等關係省監督之下，當此種指導之任，現陸軍首腦部，以此種

辦法，匪特不能澈底遵守滿洲指導一元主義之精神，且復在確立「滿洲」之資源統治上，亦尚有遺憾之點，故依此見地，協議對策，而多有主探如次之方案者：

一、將指導權直接置於關東軍司令官之下。

二、其監督權則移交陸軍大臣，或總理大臣。

三、改編並擴張關東軍特務部，而創設如所謂關東軍經濟參謀本部者，俾直轄於關東軍司令官。

軍部方面，刻正向關係各方面作此項交涉，而可於本年內實現，彼時關東廳或將因其與滿洲開發問題毫無關係，而致使該廳官制縮小問題，亦同時實現。

【四】日本最近新經濟計劃

——「滿洲國」與日本國的規定——

我們看看，在所謂「日滿統制經濟」口號下的日本開發東北新計劃怎麽樣呢？今年三月一日，「滿洲國」週年紀念日發表兩個經濟綱要：一個是「經濟建設綱要」，一個是「主要鐵路滿鐵委任經營綱要。」那經濟建設綱要內容大概如下：

（A）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共有四條：

（一）爲基調國民全體之利益，使利源開拓，實業振興的利益不爲一個階級所壟斷，而取萬民共樂。

（二）國內賦存的一切資源作有效的開發，爲度量經濟各部門綜合的發達，將重要經濟部門加以國家的統治並講求合理化的方策。

（三）當利源開拓，實業獎勵，以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精神原則，廣求世界資本特別是先進諸國的技術經驗，及其他一切文明的集粹，均適切有效利用之。

（四）以東亞的經濟融合及合理化爲鵠的，鑑於以前與善隣日本國相互依存的經濟關係，置重心于與日本國協調之上，並增加其相互扶助的緊要關係。

（B）經濟統制的方策——根據以上的方針，又造出以下的所謂經濟統制方策：

一、國防的或有公共，公益性質的重要產業以設立特殊會社實行公營爲原則。

二、除上列以外的產業及資源等經濟事項，由民間自由經營，僅僅特別注重國民的福利。爲維持國民生計，在生產及消費兩方面行必要的調節。

歸於經濟統制下的產業部門如下：

（一）交通（鐵路，港灣，河川，道路，通信，空中運輸，都市計劃）。

（二）農業（農產業，畜產業，林業，水產業，農業

經營，農業設施，土地）。

(三)鑛工業（鑛業—煤，砂金；鑛工業—金屬，機械，油類，製紙原料，曹達，酒精，養蠶，紡織，麵粉，洋灰，釀造）。

(四)商業（特許法，商標法，寄託，保險交易所，度量衡）。

這個經濟建設的主要目標，是：（一）利潤大衆化（二）重要產業的國家統制，（三）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四）日滿提携，矯正「無統制資本主義經濟的弊害」；當然完全是日本國軍閥口吻了。「滿洲國」的傀儡當然是這樣傀儡的來說。

我們再看看本年四月二十九日日本拓務省和關東軍小磯參謀長協議訂的，「滿洲一般產業及移民開發」根本方針。

（A）一般產業開發方針大綱——內容如下：

（一）關于滿洲產業開發，日「滿」兩國始終以勞資協力爲原則，在兩國合辦之下，創設各種重要產業公司。

(二)各種公司，以日本政府不出資爲原則，僅與以一切指導便宜，由「滿洲國」政府，「滿洲國」國民滿鐵，東拓，及其他國民間出資合辦。爲增進公司應募起見，滿洲國政府可作分紅保證。

(三)基於上項方針，新設的主要公司種別如左；此外產業，如必要，得由日「滿」兩國民間，自由經營：

(1)特殊農業及特殊農業的工業公司（不是農地拓殖公司），(2) 林業及對林業的工業公司，(3)牧畜業公司，(4)產業公司，(5)鑛山公司(產金以外者)。

(四)創設公司必須得日「滿」兩國政府承認，依順次着手。

(五)爲求新設公司的種別，機構，資金，及新設公司與東拓及東亞勸業等既設各公司之關係事業，整備統一起見，拓務省與在京關東軍代表兩當局間臨時設置調查會。

(六)滿鐵經營之各種事業，因屬國防關係之基本事業，不得因新設公司出現而被侵蝕。

(七)在各種公司的監督統轄上，新設總括機關的公司。

(八)各種新設公司，以日「滿」兩國民爲從業員，以期達到日本內地的產業移民目的。

(B)農地開拓及移民事業——內容如下：

(一)新設滿洲農地拓殖公司，專管開墾農地而行一般農

業務民有關的專攻事業。資本金大體爲二千萬圓。公司機構作爲日滿兩國合辦事業。「滿洲國」以田地三萬町步，時價一千萬圓，作爲現物出資。滿鐵東拓及其他的日「滿」兩國民間爲其餘之一千萬圓現金出資。爲增進股票應募力起見，「滿洲國」政府保證分紅與一般產業公司設立方針相同。

(二)設置與上述事業相關之獨立金融公司，俟拓務省及關東軍兩當局開一般產業開發調查會時考究之。

我們看日本拓務省這個計劃，乃是以創新公司開發東北，各種事業統制機關也是個新公司，和「滿洲國」的計劃不相同了。大事業歸國家統治，小事業歸國民自由經營是軍閥和財閥的求妥協矣。

日本軍閥固然很兇，但是現在日本的政治仍然在財閥所支配的政黨手裏。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內在矛盾。

【五】滿鐵的東北鐵路獨佔

——新建三線及十路委任經營——

日本在東北經營最成功的要算鐵路了。所謂「日滿統制經濟」也是以滿鐵爲中心。滿鐵是日本在東北經濟大動脈。日本經營東北首先由充實滿鐵入手。滿鐵資本金爲四億四千萬元，本年日本第六十四議會決定增加新資本使總額達八億元。新資本，日本政府出一半，民間募集一半。日本對東北進一步的經營不久也就要開始了。

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滿洲國」在本年三月一日所謂「建國紀念日」，爲報恩起見，無代價的又把全東北的鐵路除去中東鐵路以外共十條，完全送給滿鐵——這就是所謂「滿洲國鐵路滿鐵委任經營」。所委任的共有十條鐵路，內容如次：

滿鐵委任鐵路表

	公里數	起迄點	起工年月	竣工年月	建設費(千元)
四洮鐵路	四二六·〇	四平街—洮南	民國五·四	民國三·三	二五、一八三
		鄭家屯—通遼	民國九·〇	民國一〇·〇	
吉長鐵路	一二七·七	「新京」—吉林	宣統元·〇	民國一·〇	三六、三〇〇
吉敦鐵路	二一〇·四	吉林—敦化	民國一五·六	民國一七·一〇	
洮昂鐵路	二二五·〇	洮南—昂溪	民國一四·三	民國一五·七	三、五九二
瀋海鐵路	二五二·六	瀋陽—朝陽鎮	民國一四·七	民國一七·九	二四、五〇二
	六七·三	沙河—西安	民國一六·〇	民國一六·〇	
呼海鐵路	二二五·一	松浦—海倫	民國一五·〇	民國一七·〇	三、〇六六
吉海鐵路	一八三·四	吉林—朝陽鎮	民國一六·五	民國一八·八	二七、〇七九

齊光鐵路	二三〇、七	昂溪—克山鎮	民國一七・六	民國一九・〇	八・九〇八
洮索鐵路	八七・二	洮安—王子廟	民國一八・八	民國二〇・〇	四六六
奉山鐵路	八八七・二	山海關—奉天 其他支線	光緒三・〇	光緒二九・〇	四八・四二九
大圖輕便鐵路	一一〇・〇	圖們江岸—老頭溝	民國一一・八	民國一三・一〇	
計	三、〇四二・六				一八五、五三五

這十條鐵路，除天圖外，共達一億八千五百萬元，鐵路長三千四十二公里六分，佔現在全東北總鐵路總長五千九百廿四公里九分，約五一%。比南滿鐵路現在所經營業的長千百廿五公里，事實上增三倍以上。除了中東鐵路，全東北的鐵路都入滿鐵掌握中了！此外還有新建設三線（敦化圖們江鐵路，拉法哈爾濱鐵路，泰東海倫鐵路）合計七百五十公里，一兩年後就要完成，也是滿鐵經營的。滿鐵在東北的大澎漲有如此者！

新建設三線中最重要的是敦圖線，從敦化向東經局子街，到潼關鎮（圖們江岸），長百七十八公里。在潼關鎮和朝鮮方面的圖們東部線（百四十四公里）相接續而到雄基港。敦圖加上吉敦便是有名的吉會鐵路。這條鐵路是由「新京」出日本海岸最近的捷徑。吉會鐵路在本年八月一日已經開始營業了。現在滿鐵正經營雄基港及雄基羅津間的十五公里鐵路。由以下，我們可以看出這鐵路的重要性來：

□吉會鐵路經由新京——羅津——敦賀——東京——總距離二千百五公里，所要時間六十四小時（普通列車・下同）。

□朝鮮鐵路（即安奉鐵路）經由新京——安東——釜山——下關——東京——總距離二千二公里，所要時間七十二小時。

□南滿鐵路經由新京——大連——門司——下關——東京——二千九百九十四公里，所要時間百二十二小時。

有了吉會鐵路，日本軍隊或貨物可以很快的進入北滿，中東路便失其價值。這是蘇聯不能不出售中東鐵路的重要理由之一。如若三新建線的其他兩線拉法鐵路及泰海鐵路再修成，中東路被兩刀截斷，就更失其作用了。

我們再看看這禮十條鐵路的收入：

民國二十年度各鐵路收支表（千元）

鐵路名	收入	支出	損益
吉長吉敦	五，一六六・四	四，二六三・五	九〇二・九
四洮	八，一〇四・六	五，九七七・九	二，一二六・七

洮昂	四，四二四．九	二，五二八．九	一，八九六．〇
齊克	二，八二五．二	一，三七〇．四	一，四五四．八
洮索	六四．五	八〇．七	（一）一六．二
呼海	四，四七一．二	三，二〇七．〇	一，四四四．二
瀋海	九，〇五〇．一	四，四七四．三	四，五七五．八
吉海	二，三四五．八	一，九〇六．二	四三九．六
計	三六，四五三．七	三三，八〇八．九	一二，六四三．八
奉山	一〇，三六二．〇	七，八七五．〇	二，四八七．〇

在民國二十年度，除去奉山，天圖兩鐵路之外，總收入三千六百四十五萬，支出二千三百八十萬元，獲利一千二百六十四萬元，再加奉山線民國二十一年度的預想利益二百四十八萬元，全體委任鐵路所得利益共有一千五百萬元，與南滿鐵路同年所得利益四千八百十八萬日金元相比，約佔增百分之三十。

滿鐵既然增加資本，又獲得全東北各鐵路的委任經營，滿鐵事業遂大猛進。我們看看民國二十一，二十二兩年，滿鐵的新事業投資：

民國二十一，二十二兩年度滿鐵特別事業投資表（千圓）

「滿洲國」既設線改良費其他	三三，四五六	三六，四五〇	六九，九〇六
「滿洲國」新三線鐵路建設費	三五，三四九	六五，三三一	一〇〇，六八〇
羅津港新築費及雄基線（十五公里）敷設費	四，四九〇	二六，〇一〇	三〇，五〇〇
車輛費	——	四一，四四二	四一，四四二
計	七三，二九五	一六九，二一三	二四二，五〇八

滿鐵！日本經營東北大動脈的滿鐵！竟如此其發展了。但是，這發展仍然是軍事方面的意義，僅僅是備戰，對俄備戰而已！

【六】兩年來日本對東北貿易

——不正確的異常發展——

（A）「**滿洲國**」**成立以前** 我們看看九一八以後，日本對東北的貿易情形。日本在東北，過去兩年究竟得了多少便宜？分期說明如下：

九一八以後，東北市場在日本的獨佔之下，不僅是英美等國大受影響，就是東北與中國本部的貿易也根本斷絕，本輸出的增加是當然的事。但是，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四個月仍然是減少，直到去年一月以後方纔有轉機。

從中國全體來看，九一八事件發生（民國廿年九月）以後，日本貿易大爲跌落。民國廿年第四四半期（九月到十二

月）比第三四半期（六月到八月）：輸出由九千零六十五萬二千日金元減到二千六百七十一萬七千日金元，眞乃是一落萬丈，同時輸入由四千二百一十九萬四千日金元增加到五千一百四十八萬二千日金元，輸出入合計由一億三千二百八十一萬六千日金元減到七千八百一十九萬九千日金元之多」到了民國廿一年第一四半期，日本對華貿易總額（香港及關東州在內）：輸出為四千九百四十三萬二千日金元，輸入為六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日金元，輸出入合計一億一千二百八萬八千日金元，入超額一千三百廿二萬四千日金元，與前年同期相比，輸出百分之廿七，輸入百分之八．八，輸出入合計百分之十八的減少。入超額與前年同期的十二萬四千日金元相比，有一千三百十萬日金元的激增。若就中國貿易對日本內地總貿易額所占比率，則如下表所示，輸出與前年同期相比從百分之廿三．四降到百分之十九．六，輸入從百分之廿八降到百分之十五：

九一八前後日本對華貿易價額（千圓）概算表

	輸出	輸入	合計	超過	對總貿易額百分比 輸出	對總貿易額百分比 輸入
民國二十年第一四半期	六八,五九一	六八,七一五	一三七,三〇六	入一二四	二三·四	二〇·八
〃 第二〃	七三,〇八六	七三,九八〇	一四五,九七六	入一,八八四	二五·四	二〇·五
〃 第三〃	九〇,六五二	四二,一九四	一三二,八一六	出四八,四八八	二九·一	一五·三
〃 第四〃	二六,七一七	五一,四八二	七八,一九九	入二四,七六五	一〇·二	一八·四
民國二十一年第一四半期	四九,四三二	六二,六五六	一一二,〇八八	入一三,二二四	一九·六	一五·六
對前年同期	㊀一九,一五九	㊀六,〇五九	㊀二五,二一八	入㊉一三,一〇〇	—	—
同百分比	㊀二七·九	㊀八·八	㊀一八·三	—	—	—

專就日本對關東州及東北的貿易而論：輸出在九一八事變前的民國二十年一月至八月，累計對前年同期減少三九%，九一八事件以後更為減少，九月減少三〇%一，十月減少四一%，十一月減少三三%三，十二月微減二%七，直到民國二十一年一月方有轉機增二九%，二月增七一%八，三月激增五〇%六，但在中國本部的輸出在九一八前的由民國二十年一月到八月合計僅減少一九%七，九一八以後的九月一落千丈，減少到三九%九，由十月以後到民國二十一年二月，減少率最高為八一%四，最低為五七%九。三月的減少率為二三%九，略和緩一些，那是因為上海協定簽字，上海抗日會解散，日貨狀況就好轉了！日本對華貿易各地情形如下表：

九一八以來日本對華地方別貿易價額對前年比較表（千圓）（%）

關東州及東北	中國本土	香港

		輸出	輸入	輸出	輸入	輸出	輸入
二〇年一—八月	實額	三三、三三八	九四、一〇九	一二六、一五八	七四、五九〇	二八、八四[illegible]	二五〇
	比較	(－)三九、〇	(－)三〇、七	(－)一九、七	(－)八、六	(－)一七、七	(－)二六、〇
九月	實額	六、六六六	七、六〇一	二、五五七	六、六六二	四、七五〇	四七
	比較	(－)三〇、一	(＋)二八、一	(－)三九、九	(－)九、九	(－)四、二	(－)一九、〇
十月	實額	五、五三四	七、九二二	八、四七二	七、四九八	一、〇八三	二九
	比較	(－)四一、〇	(－)一六、一	(－)六二、八	(－)一五、〇	(－)七九、七	(－)五五、四
十一月	實額	八、二六八	九、三〇〇	三、九六八	六、七〇一	九、三五	六四
	比較	(－)三三、三	(＋)二四、七	(－)七六、八	(－)二二、四	(－)八三、一	(－)三七六、四
十二月	實額	六、三六九	二三、六〇五	三、七二三	七、二九八	一、一四四	九四
	比較	(－)二、七	(＋)一八、七	(－)八一、四	(－)二八、五	(－)七五、二	(－)八〇、八
二一年一月	實額	六、四九六	一四、〇八八	四、九四九	七、六六六	九七、五	八五
	比較	(＋)二九、八	(＋)二九、三	(－)七三、八	(－)一九、一	(－)七八、八	(＋)六〇、四
二月	實額	八、〇四四	一四、九七一	五、〇九七	五、三八五	一、〇〇三	四八
	比較	(＋)七一、八	(＋)三〇、八	(－)五七、九	(－)四一、七	(－)七一、五	一、二二〇、〇
三月	實額	一二、三六四	一六、八四二	一〇、三三八	四、五一七	一、〇〇五	五四
	比較	(＋)五〇、六	(＋)八、四	(－)二三、九	(－)六一、三	(－)七四、三	(＋)三一七、六
二一年一—三月	實額	二六、九一四	四五、九〇一	一九、五三四	一七、五六八	二、九八三	一六七
	比較	(＋)五〇、四	(＋)一八、二	(＋)五一、三	(－)四二、二	(－)七一、八	(＋)二五〇、七

（備考）中國本部合北部中部南部而言。

如若合計中國本部及東北來說，在貿易上，日本仍然不會佔得什麼便宜！

（B）民國二十一這一全年就民國二十一年全年而論，日本對中國貿易仍然減少，對「滿洲國」，因爲人工的强制力及日金行市跌落的原因，有很大的增加，不過，自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以後，「滿洲國」接收大連海關，貿易報告中斷，改由「滿洲國」發表，統計數目不見得十分可靠。

民國二十一年的日本對外貿易中，在中國，蘇聯及南非三地方均形減退，惟有對「滿洲國」，英領印度，荷領印度，埃及，澳洲各地輸出大爲增加。對前年輸出的增加率：「滿洲國」爲八九%，英領印度爲七五%，荷領印度爲五八%，埃及爲八四%，澳洲爲一〇〇%。

注意！對印度，對埃及，對澳洲，日貨輸出的增加是英日衝突的主要原因。詳細數目如下表：

民國二十一年日本對外貿易國別輸出額表（千元）

	二一年	二〇年	比較增
「滿洲國」	一四六，五三一	七七，四一三	六九，一一八
中　國	一四七，五二四	一八〇，六三〇	(－)三三，一〇六
英領印度	一九二，四九二	一一〇，三六七	八二，一二五
海峽殖民地	二五，五四九	一九，一二〇	六，四二九

荷領印度	一〇〇,二五一	六三,四五〇	三六,八〇一
非律賓	二二,一六二	二〇,四二五	一,九三七
蘇聯	一四,四四四	六七,〇七六	二,六三二
英吉利	五九,六五八	五三,一六六	六,四九二
法蘭西	二一,三五八	一六,一〇〇	五,二五八
荷蘭	一二,四四五	一〇,一三六	二,三〇九
美國	四四五,一四七	四二五,三三〇	一九,八一七
埃及	四一,八七七	二二,八三〇	一九,〇四七
南非	一六,四一八	一九,二八三(一)	二,八六五
東非	一五,七六〇	一〇,八六八	四,八九二
澳洲	三六,八九五	一八,四〇六	一八,四八九

(C)本年第一四半期如何?我們再看今年!唉!

今年!塘沽協定成立以前,中國仍在所謂抵抗之中,日本對中國本部的貿易竟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增加!對東北,竟增加到百分之四百六十三!我們看看下面的數目字:

民國廿二年第一四半期日本對外貿易國別數額表(日金千圓)

(輸出)	二二年	對前年比較百分比
「滿洲國」	一五,四〇〇	(十)四六三·七
中國	三〇,一九五	(十)五四·五
英領印度	四七,九一六	(十)五二·二
海峽植民地	七,三九三	(十)八二·七
荷領印度	三四,四四四	(十)一七三·七
非律賓	四,七〇四	(十)四三·九
蘇聯	二三四	(一)五七·九
英吉利	一七,一九一	(十)一九·一
法蘭西	六,七九二	(十)三一·二
荷蘭	三,五六七	(十)九三·五
美國	八一,六七一	(十)一二·四
埃及	一三,六八九	(十)九〇·四
南非	四,八四七	(十)一七五·七
東非	四,七四八	(十)七九·七
澳洲	九,九九五	(十)一〇三·八

(輸入)		(%)
「滿洲國」	四八,九五二	(十)三[illegible]·〇
中國	二七,一三九	(十)五四·五
英領印度	六一,八〇〇	(十)五五·七
海峽植民地	八,八九八	(十)五〇·八
荷領印度	一三,八九九	(十)二三·九
蘇聯	三二九	(十)一〇〇·三
暹羅	三,二四七	(十)二七·七

英吉利	二二，八一四	(十)	一九·九
法蘭西	五，六九五	(十)	六七·四
德國	二三，九六四	(十)	六二·二
瑞西	二，四一八	(一)	三〇·八
美國	九二，七一七	(十)	二二·七
加拿大	一三，〇六二	(十)	一·九
埃及	七，六二四	(十)	六·二
澳洲	五九，三五二	(十)	六九·一

日「滿」貿易大躍進：輸出爲一千五百四十萬日金元，與前年同期相比，四六三%七的增加，輸入爲四千八百九十五萬二千日金元，與前年同期相比，三一%的增加。

同時，日本對外貿易在南北也有一七五%七，在英領印度也有五二%二，在澳洲也有一〇三%八，在埃及也有九〇%四的增加，此英日衝突所以一天大似一天也。還有可注意的，就是日本對美國貿易，比前年同期減少一二%四，對蘇聯貿易也有五七%九的減少對俄，日本政府正講求對策。對美沒有辦法可想。

(D)但鐵路運輸大爲減退　日本當局現在是拚命的擴充東北貿易。中島商相，東國子爵，和太倉男對于東京的滿蒙輸出組合，研究輸出的方法，由大貿易商網羅主義轉向中小貿易業者的組合，同時滿鐵，關東廳等也鞭撻，滿洲輸入組合，活動貿易，這種種都可以証明東北貿易依然不振。在另一方面，日本利用關稅政策，獨佔東北市場。海關奪去以後，本年七月二十日又實施滿洲國新關稅率。但是因爲東北人民已經沒有購買力。兩年來秩序不安，粮食太賤，換不出錢來，自然沒有力量買日本貨尤其是吉黑一帶，去年大水災，沿松花江一帶農產物被害總額達八千一百三十七萬餘元之多。我們看看本年七月東北各鐵路的貨物運輸，這可以作爲貿易的間接証明。除了南滿鐵路，朝鮮鐵路(即安奉鐵路)。及不重要的金福鐵路外，沒有一路不減退。尤其是北滿鐵路(即中東鐵路)減到一半以上。南滿鐵路的增加也不到一倍。由本年一月到七月，全東北鐵路合計，略有增加也不到四分之一。詳細數目如下表：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份東北各鐵路貨物輸送概表　(單位公噸)

	本年七月	前年七月	本年一—七月	前年一—七月
滿鐵線	一，一九三，五三七	八四八，六六三	四，九九三，六五五	三，七九〇，四〇一
金福線	三，〇八六	七九八	四〇，二四八	六，三三七
瀋海線	六，一九四	九，九九五	七一，一六二	一二三，三二一
奉山線	一九，八一六	—	一九，八一六	—

吉海線	—	—	—	—
四洮線	三、三一九	九、一七一	三三、三七八	四八、七〇一
洮昂線	二、五三五	八八六	三、六八九	二一、九三二
洮索線	—	三〇	七四	二五四
齊克線	三、二六〇	三三、八一〇	八八、一二四	二五七、五四〇
呼海線	—	—	—	—
吉長吉敦線	二一、三六〇	三三、三〇三	二三一、六五〇	一二四、四二一
北滿線	五二、〇四四	一〇八、四六八	二三三、五八三	三四八、五四八
朝鮮線	一九、七一六	二、六四〇	六四、六九五	八、六七八
計 本年	一、三二四、八八七	—	—	—
計 前年	—	一、〇二五、七〇三	—	—
本年一月以來的累計 本年	—	—	五、六四四、〇九三	—
本年一月以來的累計 前年	—	—	—	四、七〇九、一一三

從經濟上看，截至現在止，日本帝國在東北，還沒有大便宜可佔。號稱猛進的貿易不見得就那麼猛進法，而且是得不償失。如若再加若干千萬的軍費那失更絕對不是得所能追得上的了！

【七】九一八以來的國際變化

——妥協縱橫繼以備戰——

(A)九一八的附近　現在世界上最根本的鬥爭物是蘇聯，與各資本主義國家。其次方是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在這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仍然以英美為最大，再其次方是日美，英法，法美，及法德意。英美的矛盾是世界的矛盾，在世界任何部份都矛盾。日美的矛盾及英法，法美，法德意的矛盾是以在太平洋及歐洲兩漩渦中的矛盾。

這是我們理解現在國際情形的原則。

現在的世界已經分成兩個世界：一個是社會主義；一個是資本主義的。各資本主義國家間固然衝突，但是絕對不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死不相容。

這是九一八事件發生以來，國際間錯綜複雜的根本原因。

日本佔領東北，一條狗獨吞了這塊肥肉，當然其他的狗，無論黑的，黃的，白的，花的，都要嗚嗚起來。英美的反對，乃是勢所必然。但是一轉念間，大家就發現一個共同的敵人——蘇聯在旁，很獰惡的窺伺着。英美——尤其是英國——就想把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爭轉變成對蘇聯的戰爭，以東北為餌，使日本成為「國際的警犬」。日本也以「進攻蘇聯」四個字閃耀並移轉英美的目光。在日本兵進錦州的時候，美國駐華司令仍然說：『日本兵就要佔海參崴，揭開日俄戰爭之幕。』這是幻想英美被日本所迷惑後的幻想。

但是，九一八事件究竟是打擊英美太厲害，使英美不能不開日本抗爭，美國在九一八發生後的民國二十年九月二十四日及日本軍進錦州後的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七日，兩次覺書送達日本政府。同時，美國調集大西洋的艦隊到太平洋以爲威嚇。

在歐洲，國聯也熱鬧了一陣，不過，因爲英美法間的矛盾，在白里安主席下的國聯，多多少少，總是暗向日本送一些秋波，施一些小惠，因此，遂始終沒有結果。

截至上海事變發生以前都是如此。

(B)上海事變後的轉變　上海事變是英美日的正面衝突。英租界是抗日運動的中心。美國水兵幾幾乎和日本兵衝突起來。但是，聰明英國紳士從來不願意和人家直接衝突，尤其是有傳統外交老手的藍普森在中國作公使。在日本方面最後本是恫嚇，萬想不到開戰，猶其想不到開戰後的不利。日本在長江給英美一個打擊，以提醒他們在東北的當讓步乃是內心的真意。所以這正面衝突終于和緩，最後便妥協了，——這就是上海協定。上海協定簽字是國際的大轉變點。

(C)萊頓報告書與共管　老牌英帝國主義對中國一向不懷好意。「共管中國」是他的理想。他不願意日本獨佔東北，他也不願意中國收回東北，他的目的是各國共管東北。英國最怕中國革命，尤其是長江方面的紅色革命。北伐軍到湖北，使英國失掉漢口租界，共產黨在長江的活動，直接影響英國。英國太不願意因爲對日本的衝突而使共產黨得了勢力。

因此，在上海協定簽字以後有三件事發生：第一是日本所放送開圓桌會議，共管上海的空氣；第二是國聯調查團來華，萊頓製造共管東北方案；第三是江西大圍剿開始。

美國雖然不像英國這樣老辣，但是也贊同英國的主張，事實上也不能不贊同英國的主張。

直到本年一月以後山海關熱河事件發生以後都是如此。在這期間，國聯，大英，大美都寂然無聲。日本得了暫時的收穫。

(D)山海關及熱河事件後的惡化　不想，萊頓報告書提出以後，日本用死力反對這共管東北的國際妥協方案，甚而至于退出國際聯盟。同時，日本在印度，澳洲，及埃及的貿易大進展，使大英帝國感受莫大的威脅。因此，日英關係遂惡化，而英國對日政策遂在轉變中。這種情勢，在藍普森去職後將要有加無已。藍普森死守傳統的老外交方針，直到日本兵壓平津，他還要出而調停，劃平津爲非武裝中立及國際共管的地帶。這老頭兒在英國政界中落伍了！

在美國一方面，因為日本由東三省而熱河，由熱河而華北，進攻的猛勢，使他忍無可忍，加以英國態度的轉變，美國便再積極起來，準備對日本的戰爭。

蘇聯呢？兩年來運用極其謹慎，極其靈敏的外交手腕，東西兩面敷衍着，和許多國家訂了不侵犯條約，又向日本出售中東鐵路，極力避免進攻蘇聯的戰事發生。在世界經濟會議中，李特維諾夫更立了蓋世功勳。到現在，各資本主義國家進攻蘇聯的心未嘗沒有，但是恐怖的心理比以前減輕多了，並且有拉他以為己助的熱望。因為進攻蘇聯情形的和緩，日美的戰爭便更進一步了！

無疑的，現在美國準備對日本的戰爭。

【八】日美備戰與海軍大擴張

——世界第二次大戰的準備——

(A)美國新建造計劃　美國的準備對日本戰爭已非一日。九一八事件以後，日美關係更間不容髮，但是，美國始終不敢戰，因為他的海軍力仍然不足用：第一，主力艦十與六，補助艦十與六‧九的比率，在橫渡太平洋的長戰線中，實在太少。第二，美國在東方設有軍港。檀香山的珍珠港距離非律賓及中國太遠了。美國為對日戰爭，的確有擴張海軍及軍港的必要。

最近美國海軍部長史宛孫及大總統羅斯福協議結果，本年六月十五日發表新海軍建造計劃如次：

一、(A)航空母艦(各二萬噸)二隻，(B)輕巡洋艦(一萬噸六吋砲)四隻，(C)驅逐艦二十隻，(D)潛水艦(一千五百乃至一千六百噸)四隻，(E)砲艦二隻：合計三十二隻，今後三年內，建造完成。

二、新造新航空母艦及巡洋艦搭載飛行機二百九十機

三、在太平，大西兩洋各置主要海軍根據地二處：太平洋方面在舊金山外為布萊姆頓，大西洋方面為巴布頓，洛茲及拉康森特。

另據九月三日報載，這計劃着手進行，建造合同已經簽字：

【華盛頓一日合衆社電】海軍部長史宛孫，今日已明白自立於擁護大海軍主義者之列，而簽定建造前次國會所授權與築一切軍艦之合同。彼謂：『余希望在國際條件允許下，建立一比世界任何國不較弱之海軍，今日之舉動，惟其開端耳。』史氏所簽定之合同，規定建造復興案所授權之十二艦。史氏今日除簽定上述之合同外，尚簽定二軍艦建造合同；一為一九二六年所議決之驅逐艦一艘，一為一九二九年所議決之巡洋艦一艦。此等軍艦建造費約達美金二萬萬五千萬圓。與史氏巨大築艦

計劃同時發表者，爲海軍方面要求在太平洋建築美國海軍根據地，以抵消日本在其委任統治地之南太平洋島嶼上所得優勢。此並非謂日本已在太平洋上建造海軍根據地，惟據海軍專家之意，日本在其統治下之島嶼，有建築根據地之可能。海軍軍令部長史塔里今日宣稱：美國艦隊仍將繼續留住太平洋上。除國會業已議决之海軍經費，及復興案下可以動用之欵項外，史氏及其屬僚尙要求增加美金一萬三千七百萬元，用以建造飛機，戰艦現代化，及海岸兵站之用。此項額外增欵能否獲得，須視羅斯福總統之態度而定。

「華盛頓一日新聯社電」依據美國海軍補充計劃之軍艦三十二隻，並既經議會協贊之五隻，合計三十七隻，向民間造船招標包造，手續已畢，即入手建造。一日海軍部長史宛蓀已署名包工合同，於是美國遂實行建造軍艦。三十七隻中，計由民間造船所包造者廿一隻，其餘十六隻由海軍建造，此外尙有二隻，現在建造中，全部完成之曉，則可有三十九隻之精銳。史氏當署名時談云：『余希望此次之建艦開始，爲到達倫敦海軍條約所規定限度之第一步，是即建造不劣於任何人之世界第一之海軍。』

「東京二日新聯社電」關於美國龐大建艦計畫，海軍省精通消息者，觀察如下：

美國此次之建艦，對於後年，即一九三五年，倫敦會議改定條約期以前完成。此種建艦計畫，實吾人預料之外。史宛蓀海長聲言，建造不劣於任何國之世界第一海軍，美國以此精神臨將來之海軍會議，則其成果自可推知。美國既爲此種大建艦計畫，而對於日本之計畫尙有所議論，可謂全然不切實際之議論。又美國逐漸將爲過此以上之大建艦計畫，依史氏之談話，得以十分推知。

(B)日本第二次補充計劃　美國既備戰，日本自然也不能不備。於是日本有所謂第二次補充計畫。該計畫的內容係由昭和九年到十一年度(民國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的三年計劃，經費總額五億餘萬元，增加建造艦艇航空隊如下：

一、(A)航空母艦(一萬噸級)二隻，(B)輕巡洋艦(八千五百噸級)二隻，(C)驅逐艦(千四百噸級)十四隻，(D)潛水艦六隻，(E)敷設艦，水雷艇，驅逐艇等若干。

二、增設航空隊八隊。

本年九月六日，報上又載日本秘密造艦計劃如下：

「東京五日電通社電」據駐美日本大使出淵近致外務省情報，美每日新聞於一日揭載如左之記事，而作關於日海軍力之論說：

日本已不顧倫敦條約之限制，而造成潛水艦之部分品，運存於橫須賀及吳兩軍港。其機械裝置，得於數日內在兩軍港組成軍艦。此外復暗事建造小型驅逐艦。此

種驅逐艦因不事考慮船員之健康保持方法，而董圖發揮其機能，故屬在對抗潛水艦上之最有效力者。

日美兩國已經明白備戰了！

（九）中國政治之不安定的平衡
——事日乎？事美乎？戰爭乎？瓜分乎？——

現在我要略談談九一八以來的中國政治。

在九一八事件初起，一時手忙脚亂之後，統治階級即在「精誠團結，一致對外」的口號之下，形成「反日聯合戰線」。但是，不久就分裂而爲代表美國和代表日本的兩條戰線。這分裂起始於上海一二八事件，到熱河事件以後，遂表面化。到現在，中國全部統治階級都被日美兩帝國主義作用着——無論是南是北，在朝在野，都徘徊於兩大之間，一起一伏，一上一下，好像不倒翁似的，成爲不安定的平衡。目前是在平衡的轉變點，但以後還有許許多多次的轉變。這種情形一直要到世界二次大戰的終了。

日本以武力壓迫中國，使中國的統治者非完完全全投到他的懷裏不可，同時，美國用財力，援助並支持中國反日勢力，使中國的統治非站在他那一面不可。力量可怕，錢財有用，難乎其爲中國當局矣！

東北問題在今日已經發展到不是「東北」的問題了。日美在中國的活動是戰爭的準備活動。活動範圍擴充到全中國。無疑的，美國最近兩三年間，要在中國樹立軍事基礎。中國的反日運動，自衛運動，義勇軍活動，都是美國所注意的。日本呢？現在是得搶一塊土就是一塊土，不用硬法搶就用軟法搶，爲的是在未來作戰上佔優勢。美國注意在中國南部。日本是看定華北。

如此說來，日美的戰爭是無疑的了，不過，在目前仍有三件事情可注意：

第一，日美仍然有暫時妥協的可能，因爲美國的軍事準備尚未完成。日本利於速戰而美國尚有所顧忌。除非美國能在西方得到同盟國家，戰事一時不容易發生，而親美親日兩派混合的統治，在中國仍然可能，雖然他們鬥爭的很厲害。

第二，在戰爭準備期中，誰都想多得一塊土，加以這次戰爭，雖以日美爲主角，各大國也都要被捲入漩渦，因此各大國都要在中國樹立勢力，建設軍事根據地。瓜分的禍害，目前頗有實現可能，尤其在邊疆地方，如雲南，如福建，如新疆，如康藏，如廣東，如山東，如河北，………。並且國際戰雲緊急的時候，也可以瓜分來暫時和緩形勢，雖然這和緩只是一時的。

第三，各國對蘇聯的情勢雖然比以前和緩，但是日美戰爭仍然有轉變爲「進攻蘇聯戰爭」的可能。

無論這兩三年間怎麼樣，在不久的將來，世界第二次大戰總是要爆發的，在爆發以前，華北必直接的或間接的入於日本帝國主義之手！

中國的事，只能談到這裏。以下的話，我不能談，也不敢談。

一九三三年九月七日在故都

日本大陸政策之大進展

楊敬慈

日本謀以我之東北，為其大陸政策之根據地，昕夕不忘者數十年矣。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直接攫此土於其鐵蹄之下，經之營之，為所欲為，則此兩年來之進展如何，自值得吾人注視。此文略事檢討兩年來日人經營東北所表現之幾件大事，藉知日本大陸政策進展之實況，兼以促國人之警惕焉。

【一】九一八事變為日本預定計劃

日本明治維新以後，人口由三千萬增至六千三百萬，人口之繁殖與食糧之生產，失其平衡，於是人口，食糧，資源，遂成為日本嚴重問題。日本政府為求消弭此未來之隱憂巨患起見，力求對外發展，獎勵海外移民，促成所謂「大陸政策」之出現。一切政治，外交，軍事，經濟，胥以朝鮮及東北為對象。甲午之役，既得朝鮮，東北門戶，為所打破；廣大無垠之地土，綿亘不斷之鑛苗，更令日人望而垂涎；「四百萬殖民滿蒙」之口號，高響入雲。三十年來，日本歷屆內閣，對於侵略東北，靡不竭智盡能，以貫澈其傳統的一貫精神，以求實現所謂「大陸政策」中之「滿蒙政策」；而其具體計劃之完成，為在日本軍閥中抱對華積極政策之田中義一。迨若槻二次登台，任「中國通」前輩之內田康哉為滿鐵總裁，佐以沈鷙之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復以跋扈軍人宇垣一成繼齋藤而督朝鮮，實施整理軍政案，增駐一師團於朝鮮；大陸戰爭之準備，至此遂告完成。

前年六月，萬寶山案發生，此九一八事變之前哨戰也。日外相幣原發表聲明，謂為「難保不再發生昭和二年事件（即濟南慘案）」，其明證也。日本政府，對軍事外交，雙管齊下，同時籌維，召集第二次東方會議，高呼積極政策；一方令滿鐵總裁內田，發揮外交智能，一方令朝鮮總督宇垣，完成增兵一師團計畫。事未旋踵，朝鮮排華風潮又起，繼之

以中村事件。此消息宣布之日，在瀋日本在鄉軍人，臂纏黑紗，集合南滿車站之忠魂碑前，激昂憤慨之演說，繼之以煽動壯烈之口號，有所謂「灑一腔熱血以保障滿蒙之既得權益」，「以後死之熱血，慰先烈之忠魂」者；當時情勢緊急，一觸即發，日文報紙，復盡量煽動國民之感情，鼓惑軍人之作戰，識者已知大難之不可免。至九一八，而難作矣。

〔二〕偽政權與日本軍事統治

九一八之夜，日軍既佔瀋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於三日間，足證遼吉兩省；成立所謂「新政權」，觀其軍事行動之迅速，具見事前準備之周密。當時世界輿論，尚能主張正義，國際形勢於日不利，日政府乃誣我以「蹂躪條約權利」，「排日」，「侮日」，而以「自衛」，「保僑」，種種名義，淆亂世人之觀聽。且諉為「地方事件」，其意若曰是乃軍人之單獨行動，與政府無關。迨我國將此案提出國聯行政院，請求調解，日方則以「直接交涉」相要挾，我國仍不為動，日軍部乃決心驅逐東北政權，另建立新政權，使脫離中央而獨立，恢復民十三年之自治政府，以為交涉之主體。

當時日本關東軍幹部，板垣大佐為本莊繁親信，年僅四十，其餘如石原中佐，花谷少佐，片倉太尉，均為三十歲左右血氣方剛之少壯軍人；際此時會，爭欲奮志功名，立不朽之業；至於國家百年大計，罔知所恤。日本軍閥乃驅策此一般青年軍人，橫衝直闖，以造成一種新局面。又慮此一班「急先鋒」，罔識政治，難免僨事，復嗾令一班滿鐵青年社員為之輔佐，以清算三十年來日本在東北所經營之事業，駕輕馭熟，自當勝任裕如，日本人稱之為「分店結賬」。事成則日政府可以坐享其成，敗則以此一般青年供諸犧牲，心計之纖巧，計畫之周密，蔑以加已。

十一月十八日，日軍進佔龍江，樹立黑省新政權，至此東北全土，悉淪於鐵蹄下矣。軍事得心應手，於是由「自治政府」之新政權運動，進而為「獨立建國」運動。十二月十一日，由在東北之所謂日本名流及著名漢奸，在大和旅館舉行所謂「滿蒙建設座談會」，討論「新國家」問題（談話內容，曾載大公報）。二月十六日，熙洽張景惠等在瀋組織所謂「東北行政委員會」，臧式毅等提議「聯省自治」，未見採納，卒依日本意旨，決議建設「滿洲國」，迎津變甲被土肥原挾持到旅順之廢帝溥儀為執政。三月一日，發表所謂「建國宣言」，九日，溥儀在長春就職。日本「一手製造」之「滿洲國」，遂告成立。

「滿洲建國」第一幕告終，第二幕「承認滿洲國」接續出演。六月十四日，日本衆議院全場一致通過久原房之助等

四十五人連署之「即時承認滿洲國決議案」。七月六日，內田康哉任外務大臣，發表「事實上承認」宣言。九月十五日，日本全權代表武藤信義，與鄭孝胥簽訂日本正式承認「滿洲國」之議定書。日本取得在「滿洲國」之「自由無限駐兵權」，「共同國防權」，而所謂「交通統制」，「經濟統制」，「資源統制」，殆已無文字表現之必要。寥寥二條，竟將東北囊括以去，且因有此「共同國防權」之規定，日軍借爲口實，奪取熱河，威脅關內，可慨也已。

此寥寥之「日滿議定書」，爲日本軍事統制之實現，亦無異出賣東北之契據。取以與「日韓議定書」及「日韓條約」，互證參觀，前後對照，則東北前途，誠令人不寒而慄也。茲將所謂「日滿議定書」原文錄次，以供參考：

茲因日本國確認「滿洲國」根據其住民之意思，自由成立，而成一獨立國家之事實；並因「滿洲國」宣言：『中華民國所有之國際條約，以其應得適用於「滿洲國」者爲限，概應尊重之。』日本國政府及「滿洲國」政府，爲永遠鞏固日滿兩國間善隣之關係，互相尊重其領土權；且確保東亞之和平起見，爲協定如次：

(一)「滿洲國」於將來日滿兩國間未另訂約款以前，在「滿洲國」領域內，日本國或日本國臣民，依據既存之日華兩方之條約，協定，其他約欵，及公私契約，所有之一切權利利益，概應確認尊重之。

(二)日本國及「滿洲國」，確認對於締約國一方之領土及治安之一切脅威，同時亦爲對於締約國他方之安寧及存立之脅威，相約兩國共同當防衛國家之任，爲此所要之日本國軍，駐紮於「滿洲國」內。

本議定書，自簽訂之日起，即生効力。

本議定書繕成日本文漢文各二份，日本文原文與漢文原文間，如遇解釋不同處，應以日本文原文爲準。

爲是，記名兩員各奉本國政府之正當委任，於本議定書簽名蓋章，以昭信守。

昭和七年九月十五日，即大同元年九月十五日，訂於新京。

日本帝國特命全權大使武藤信義，「滿洲國」國務總理鄭孝胥。

【三】所謂「四頭政治」之統一

日本政府執行殖民政策之機關，在內則有「拓務省」。拓務省之成立，始於田中內閣時代之第一次東方會議，其內部組織，有朝鮮部，管理局，拓務局，殖產局，爲總攬日本殖民政策之組織，且爲推行「滿蒙政策」之原動力。

其在東北之行政組織，則有關東廳長官，關東軍司令官，總領事館，南滿鐵路會社，所謂「四頭政治」是也。

(一)關東廳長官，在拓務，外務兩省監督之下，統治「關東州」（即旅大租借地）行政，警備南滿鐵路沿線，監督滿鐵業務，爲一種殖民地之行政機關。最初稱爲關東都督，

山陸軍大將或中將充任，民八以後，始改今名。廳內組織極爲龐大，日本在滿行政機關之權限，以此爲最廣泛。

(二)關東軍司令官，直隸於日皇，有「帷幄上奏」之特權，爲日本在東北之最高軍事機關，權勢之盛，莫與匹敵。

(三)總領事館，在日本外務大臣指揮之下，保護日本僑民，指導殖民政策，並兼關東廳事務官，管理關東廳之「外事課」，在滿之二十四處領事館，悉受其指揮，所謂在滿外交行政機關是也。

(四)南滿鐵路會社，創辦於日俄戰爭之後，資本四億四千萬元，每年收入二億元，純利約二三千萬元，日本經營滿洲之一切經費，完全仰給於此。內部組織，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相倣，分爲十一部，每部分數課，每課又分數系，組織之嚴密，工作之廣汎，爲一完全之殖民公司。附屬經營事業，有五十七處之多，全部職員不下八萬人，其人數且倍蓰於日本在東北之駐軍。就政治及經濟兩方面言之，可視爲日本侵略東北之大本營。任滿鐵總裁者，多爲第一流政治家或外交家，如後藤新平，山本条太郎，內田康哉，其著者也。

上述之四機關，分工合作，經營滿洲，以求實現其「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之預定計畫，用心不可謂不深，手段不可謂不辣矣。然而一部分日本人，猶指摘此四頭政治，欠缺統一，曲折迂迴，動輒僨事。而以田中密奏中所言：「我國對於南滿之經營，往往因主管官廳意見不能一致，異論百出，明知爲國家有益有利之事，無奈不能迅速推進。……凡在滿蒙欲進行一事，必須在大連經過數十次之調查及會議，得滿蒙四頭政治之同意，始能見諸實行，且須得內閣議決，始能有効。因有如此種種難關，往往欲執行一事，須經年累月，始稍有眉目」。尤爲切中肯棨。故統一在滿行政機關，以利經營東北，貫澈侵略政策，成爲日本二十年來之懸案。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政權，悉入日閥掌握中，日本政府遂議設一强有力之行政機關，類似合併朝鮮前之朝鮮統監制度，以收發縱指使之效。而統一「四頭政治」，舊事重提，日人中村彌太郎在「外交時報」五月分，發表「對滿行政統一論」一文，對於籌設「滿蒙總督」之動機，設置「滿蒙總督」之計畫，敘述甚爲詳盡，頗聳動一時。

日政府最後決定設置一「駐滿特派總監」，人選且已內定。當時關東軍司令本莊繁，認爲如此辦法，是令「滿洲國」失其獨立之外貌，難免不引起意外反響，力主避名取實，由關東軍司令官兼關東廳長官，同時兼所謂「駐滿特派全權大使」，而以日本人參加「滿洲國」行政組織，俾收指導之效。

七月二十六日，日內閣通過「統一在滿洲行政機關決議案」，且以前任陸軍教育總監因犬養毅被刺案引咎辭職之武藤信義中將兼任三要職，調本莊繁返國爲軍事參議官。其滿鐵總裁一職，則以學者而兼政治家之林博太郎伯爵任之。多年懸案，始告解決。

武藤爲佐賀出身之人物（日軍閥中有佐賀系），性質厚重而有膽識，與宇垣一成不和，鬱鬱不得志者多年，繼鈴木莊六爲教育統監；新進軍人，多出其門下，在青年軍人中，潛勢力極大；現任陸軍大臣稱爲怪傑之荒木貞夫，即爲其得意之後輩。日本軍部中，有「武藤系」之組織，即崇拜武藤人格者之結合。以如此負重望之人物，出肩重任，日本之經營東北，愈見壁壘一新。日本人因名之曰『本店結賬』，謂從前不過假手青年軍人及浪人，今則由國家直接統制矣。

【四】自治指導部與協和會

所謂「滿洲國」之成立，日本軍部實爲其主動，而以所謂「自治指導部」者孕育之。自治指導部，爲直轄於「關東軍部統治部」之分店，亦即日本軍部製造「滿洲國」之總機關也。

日軍既佔瀋陽，迫令袁金鎧于冲漢諸人，組織「治安維持會」，代行省政府職權。幷派金井章次等爲財實各廳顧問，實行干政。同時在省府內，成立「自治指導部」，以謀攫取各縣政權。觀其組織條例，即可知之，第一條云：「自治指導部，以依據善政主義，改善各縣縣政，確立完全自治之制度爲任務」。此條重在「改善各縣縣政」一語。第四條云：「自治指導部設部長及顧問，……部長有事故時，由顧問代之，顧問輔佐部長，隨時應其諮詢，幷且進陳意見。」顧問可代部長，開官規未有之奇例。蓋顧問一職，例由日本人任之。在東北之歐美人，稱此輩顧問爲Controber，誠名符其實也。第六條云：「自治指導部於各縣組織縣自治之指導委員會，」而各縣自治執行指導委員長，則由日本人任之；當時任瀋陽營口等三十二縣之自治指導委員長者，爲永尾龍造，都甲謙介等六十九人。可見日本軍部成立自治指導部之意，名爲完成地方自治，結果均爲日本人所統治，攫取政權，作爲組織新國家之準備，運籌帷幄，發施號令，幾經醞釀，遂有「滿洲國」之出現。

「滿洲國」成立以後，樞要地位，悉由日本人充任，國務院總務廳，由駒井德三充任長官，爲日籍官吏之領袖。外財兩部次長及各部總務司長，悉由日人充任；等而下之，各司中之重要科股，亦由日人充科長股長。今年二月調查，「滿洲國」各部中，日人漸多於所謂「滿洲國人」，中等以下

位置，咸易為日籍官吏，國務院中，日本人百三十七人，滿洲人僅六十四人，財政部日本人百七十一人，滿洲人四十四人，民政部中日本人六十九人，滿洲人九十人，交通部日本人二百七十人，滿洲人八十七人，司法部日本人四十二人，滿洲人五十七人，軍政部日本人四十人，滿洲人五十六人，其餘各部院，均以日本官吏占大多數。此躋躋蹌蹌之日本官，大別可分為兩派，其中顯有軒輊，最高級為代表日本軍部勢力者，其次為代表滿鐵勢力之人物。至於日本官之來源及背景，可分為三類，㈠滿鐵青年社員，㈡日政府選派之官僚，㈢新入官途之大學生。其中以滿鐵青年社員之人數為最夥，勢力為最雄厚，大都屬於司長科長階級，握有各機關實權。乃復號召徒黨，組織團體，遂有「協和會」之出現。

協合會成立之初，命名為協合黨，後更今名。現更拉攏滿洲官吏，列名黨籍，以壯聲勢，如偽外交部長謝介石，即現充協和會中央事務局局長者也。

協和會揭櫫之會綱，最重要者，為第一章「會之構成」各條，

㈠根本精神　滿洲國協和會，基於王道主義，澈底普及建國精神於國民；且糾合具有確實信念之國民，排除反國家思想乃至反國家運動，以期完成民族協和之理想鄉。同時，最後目標為將民族協和運動，推行於混沌狀態中之全中國本土，擴充至全東亞，以結成東亞聯盟，求東洋文化之再興，確保東亞永遠和平。

㈡採取之行動　會員以會為活動之本體，根據㈠建國精神之實踐躬行，㈡國民之教化，㈢徵求會員，㈣排擊反國家思想及運動四大綱，以求實現進展會之根本精神。（以下列有各項實施方針，第四項之反國家思想及運動，將封建思想，共產主義，三民主義，民族自決思想並列。）

㈢組織　理事會為代表機關，各地方設置分會。其會務執行機關，有中央事務局，地方事務局，辦事處。中央事務局為最高統率機關，下設四處，㈠社會處，計畫指導國民教化，㈡組織處，計畫指導徵求會員方策，並指導會員實踐躬行，㈢審查處，計畫指導排擊反國家思想及運動之方策，㈣總務處，經理，庶務之處理。地方事務局，隸屬於中央事務局，統制指導辦事處，分設總務，地方兩科。辦事處統制指導各分會。

【五】「商租權」之解決

日俄戰後，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擬定計畫，預定二十四年以內，移民四百二十萬至東北；寺內內閣時代，後藤新平

亦主張十年以內，用「文裝的武備方式」向東北移民五十萬•設置東洋拓殖會社，獎勵移殖，復設立拓務省，積極厲行其拓殖政策，此皆大陸政策表現之一端也。

但欲移殖人民，須先取得土地之權。故日政府在二十一條要求原案中，提出「土地之租借權或所有權」（第二號第二款），中國幾經商榷，始改土地所有權爲「商租其需用之地畝」（北京條約第二條），此「商租權」之所由來也。（詳見「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六卷）。訂約之後，經雙方代表同意，延期三個月實行（附屬交換公文辛號）。嗣後中國國民以其危害中國生存，且種下中日間糾紛之淵源；且未經參政院批准，在法律上亦不生效，故堅決不承認該約效力。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聲請廢棄；一九二三年三月，中國政府照會日本政府，聲明取消；日人遂責我爲違背條約。久未解決，成爲中日間多年懸案之一。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改用武力驅逐舊政權，成立「滿洲國」，全局在握，爲所欲爲，對於商租與移民，乃一變其步驟。「滿洲國」政府成立之後，宣言「歡迎各國農商，在東三省經營田地」，規定租地辦法四項，通令各縣遵照。

（一）有欲出租士地者，即可立永租合同。期限爲三十年在此期限以內，不得中途退租。

（二）現在並非軍閥時代，人民可勿存盜賣國土之戒心。

（三）租地須村長四鄰具保，並須有契紙。若係村中公地，村董一律出結。

（四）出租時須通知本縣公署，請派員監察，指定查清，以免糾紛。（見四月七日天津大公報）

「滿洲國」根據「日滿議定書」趣旨，已與日方將商租權問題解決，承認日本人在東北有「土地永租權」，詳細條文，無從得悉；惟據本年一月三日「滿洲日報」社論「商租權之解決」文中，曾列有兩欵：

（一）日本國臣民，在全滿洲領士內，得自由商租土地。

（二）商租之目的，所認定之土地，分爲下列數種：1經營自由企業或許可事業必要之土地；2經營特殊事業必要之土地；3公益事業所必要之土地；4宅地。

該報並稱，上列各欵，規定由本年三月起實行，自茲以後，日本人得自由在東北各地區商租土地，以供其移民，墾殖，經營商工業之用矣。

該報社論又云：此次新解決之商租條款，較之民四條約，範圍更爲擴大，民四條約所規定，尙不過南滿一部分，此次則明白規定爲「全滿洲領士內」。又民四條約，明白指定爲「商工農業，此次更加入「公益」及「宅地」兩種。並將

「國土盜賣懲辦罰則」取消，無形中範圍已擴大至無限量矣。又民四條約，關於商租權問題，換文規定「不過三十年之長期限」，此次解決條款內，並未記明期限，可解釋為「無限期」云。

日本十八年之奢望，至此始完全達到。侵略東北土地，又多一重保障矣。

【六】武裝移民

日本之移民東北，始於日俄戰後，己具有二十餘年之悠久歷史。在此二十餘年間，魯豫人民，扶老攜幼，前往墾殖，東北人口總數，遂由一千萬增加至三千萬；而由日本國內移往東北者，據一九三〇年統計，總數尚不過二十一萬人，就中尚麕集於關東州及南滿鐵路沿綫；其散居於東北內地者，不過八千餘人而已。其為日本移民最大之障礙者，計有以下數端：(一)東北氣候嚴寒，不適於溫帶居民之日本人生活。(二)生活標準過於懸殊，習於中等生活之日本人，決不能與生活在水準以下之東北農民競爭。就調查所得，日本農民一年費用，約為日金一百七十元，而東北農民，臥則土炕，食則高粱，每年生活費僅需六十元，相差至三分之二，其明證也。(三)勞力所獲相差甚巨，普通日本農工，平均每日可得二元，非此不足以維持其日常生活；而東北農工工資，每日不過五六角左右，箋箋之數，足供食宿。(四)日本農工，不及東北農工之勤勞耐苦。有此數端，日本人決難在草萊初闢之東北，與胼手胝足之中國農工競爭，乃經濟上當然之趨勢，人力莫可如何。二十年來，日本之移民東北，所以牛步遲遲者，原因即在於左。

茲調查一九〇五年以後，十餘年來，日本移殖東北之人數，比較於左：

年度	移民數
一九〇五	五，〇二五八
一九一八	一二四，三五五
一九二六	一八五，二八四
一九二八	一九八，六四〇
一九三〇	二二八，七一四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政府改弦更張，採取我國古法「屯田兵式」之移民計畫，遂有「集團移民」「武裝移民」政策之出現。先由拓務省派技師中村孝二郎等五人，聯合陸軍部，朝鮮總督府，滿鐵經濟調查會，勸業公司，駐滿領事館，組織「滿蒙移民調查委員會」，支出調查費十萬元，赴滿鐵，安奉，吉敦，齊克，呼海各鐵路沿線，實地調查，製成調查報告書，以作移民東北計畫之藍本。拓務省幷特設「滿蒙

移民局」，專負移民計畫及實行事宜。確定移民計畫大綱如次：

（一）集團移民，

（二）補助移民團體經費，予以經濟上便利，

（三）置屯田兵，保護移民之生命財產，

（四）設立拓殖會社，

同時擬定「十萬戶（五十萬人）移民十年計畫」，預定以下列地點，戶數，田畝，分批移殖，以完成其移民十年計劃。

預定移民地方

第一區	鳳凰城附近	（安奉路）
第二區	湯山附近	（安奉路）
第三區	大榆樹附近	（南滿路，公主嶺南部）
第四區	拉法站附近	（吉敦路）
第五區	依蘭附近	（松花江下游）

移民戶數及耕地面積

	戶數	水田(町)	旱田(町)
第一區	一五〇	六〇〇	一〇〇
第二區	一五〇	四〇〇	一〇〇
第三區	一五〇	五〇〇	一五〇
第四區	一〇〇	一〇〇	二，四〇〇
第五區	二〇〇	二〇〇	四，四〇〇
總計	七〇〇	一，八〇〇	七，一五〇

（註）每町為三千坪，每坪合我國三四·七方尺

移民之組織，以五戶至十戶為一組，以五組至十組為一區，二區以上為一村。村為行政單位，設有警察，教育，衛生各機關。每組移民，須互相扶助，共同耕作，俾將來成為自耕農。

中村孝二郎等在東北調查半年之久，始將移民地點調查完畢，將詳細計畫擬妥，預定支出日金一百萬元，由今春起，移民一千八，以完成拓務省之「集團移民計畫」。預定付給各移民之土地及補助費如次：

土地	十二段
訓練費	二十元
耕作費	八十元
農具費	百五十元
家畜費	七十五元
衣服費	三十元
生活補助費	五元

共計　補助費三百五十元　土地十二段

陸軍，拓務，大藏（財政）三省，另共同擬定所謂「武裝移民」之計畫，日人稱之為「滿蒙武裝集團移民」，以在鄉軍人為根幹，較拓務之集團移民案，更為完備，即日本現在東北各地實行之移民政策也。規定之綱領如次：

（一）移民資格　限於在鄉軍人。

（二）移民數　每組五百人，每年暫移兩組。

（三）補助費　每人每年補助費用一千至一千五百元。

（四）農業指導　每集團派技師一人，技手二人，指導農業。

（五）軍事指導　由陸軍省借予武器，由在鄉將校四人，分任軍事指導。

（六）分期訓練　分為三期，一年為一期。第一期警備訓練，第二期農場耕作，仍繼續警備訓練，第三期着手經營農田，建設自治農村，旁及維持地方治安。

（七）武裝實力　每團携鋼砲二尊，機關槍十架，步槍五百枝，子彈十萬粒。

（八）實行方法　第一批移民，冬期改造中國式房屋，建築共同宿舍，肅清土匪。前二年為共同生活，三年之後，始將家族移入，成為日本式之自治農村。

九一八後，日本民間組織之小規模移民，除「大連農事會社」，在旅大租借地之金福路沿線，普蘭店，三十里堡各地，移民墾殖，因地利形便，頗有成績之外，其餘如「鹿兒島滿蒙移民作業團」，「長野縣滿蒙開拓組合」均已先後失敗。日政府「武裝集團移民」之計畫，在國內大事宣傳，說得天花亂墜，至去年十月，第一批武裝移民四百五十八人，始由東京出發，赴預定移民區之佳木斯。稱為「武裝移民第一團」，團員均為青森，茨城十縣在鄉青年軍人，由預備役步兵中佐市川率領，携鋼砲二尊，機關槍十架，每人步槍一枝，子彈二百粒。其預定移民區，在距佳木斯東南方六十四公里之永豐鎮，日方調查該處可耕地畝如次：

全面積	二六，〇〇〇町
未耕地	一六，八一〇
已耕地	一，三九〇
不可耕地	七，八〇〇

移民團每人分配土地九十畝，冬季建築宿舍，預備春期耕種。但該處氣候嚴寒，達零下五十度，日人頗感膚裂足凍之苦。加以義勇軍不時侵襲，應付為艱，此輩移民，只能築堡固守，更無暇及於農事。今春以來，北滿義勇軍，多被大批日軍壓迫解散，此移民團始得着手農耕。其成績如何，目前尚不得知也。

吉敦路之敦化東南方，亦有日本移民五百人，名爲「武裝移民第二團」，第三團預定在海拉爾，第四團移殖葛根廟，第五團移殖寧安縣，將次第實行。

一九三三——三四年，日本移民東北程序，已于今年七月發表。規定移民二千戶，散居于吉敦，敦圖，拉法各路沿線，及哈爾濱附近。移民分四十單位，每單位爲五十戶。南滿鐵路已支出日金三百萬，補助移民費用。（見七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此外，朝鮮人民之移殖東北，亦爲一大可注意之問題。原來日政府移民計劃，有所謂「交代移民制度」者，即將朝鮮人民移至東北，再將日本人移往朝鮮是也。九一八後，朝鮮人移入東北者，逐日增加，尤以長春附近爲最多。一九三一年來調查，在東北之朝鮮人口，共計六十三萬餘人，較諸九一八前，共增加二萬一千餘人。此輩朝鮮人，恃日軍爲護符，到處强佔民田，橫行無忌，人民恨之入骨，故多被當地民團或救國軍所驅逐，朝鮮人在東北不能安居，相率歸去。一九三三末調查，在東北之朝鮮人，祇有五十九萬五千餘人，一年之間，減少三萬餘人，尚不及九一八以前之人數。日本「交替移民計畫」，至此遂完全失敗矣。

【七】委任滿鐵經營鐵路

東北鐵路問題，乃日本侵略東北之中心問題，亦即九一八事變之導火線。九一八事變後，日閥橫衝直闖，爲所欲爲，盡將我國有鐵路，收入南滿鐵路管理之下；一九三二年一年之間，獲利達五百餘萬，以彌補滿鐵積年之虧空。今年三月，日閥爲造就既成事實，永久壟斷東北鐵路起見，乃與其一手製造之「滿洲國」，作一「清理舊賬」之總解決；由南滿鐵路會社出面，與僞交通部簽訂契約，大綱如次：

（甲）南滿鐵路會社，受「滿洲國」之委托，經營其所有一切國有鐵路，爲統一現有基本鐵路，採取合理的經營法，增進經濟上技術上得美滿效果起見，一切鐵路，委諸具有健全經驗及技術之南滿鐵路會社爲最妥。滿鐵因「滿洲國」對該會社負有巨額債務，爲處理債務關係，決定承繼一切鐵路之管理權。

（乙）委任經營合同大綱如次：

（一）「滿洲國」政府；因吉長，吉敦，吉會，四洮，洮昂，洮索，齊克，呼海，瀋海，及奉山各鐵路，對滿鐵所負債務，共計一萬萬三千萬元，故以上列各路財產及收益，爲本項借款抵押品。其經營權一切移讓與滿鐵會社。

（二）「滿洲國」關於鐵路資金對第三國所負之債權

債務，在「滿洲國」與滿鐵協議之下，應淸償之債務，由滿鐵支配。中英公司借欵，由受委任管理之鐵路所收利益淸還；奉山路與中英公司借欵有關部分，該項借欵未解決之前，不用作抵押品。

（三）「滿洲國」另委托南滿鐵路會社建築敦化圖們江鐵路，拉法哈爾濱鐵路，泰東海倫鐵路，經費估定一萬萬元。

（丙）為建築上列敦化圖們江間鐵路，「滿洲國」向滿鐵借欵六百萬元，收買天圖輕便鐵路；並將該輕便鐵路委由滿鐵經營之。

此次契約締定以後，所有東北鐵路，名實上均為滿鐵攬奪囊括以盡。偽國務院復於三月一日發表聲明，說明委任經營之原因云：「為確保滿洲國之治安，發達產業起見，國內交通，尤以鐵路不可不求整備發達。但現在鐵路網不但未充分普及，而小鐵路分立，各自經營，不利孰甚。故現在不能不統一此等小鐵路，作合理的經營，以提高經濟的及技術的能率。為達到此項目的起見，以在滿州經營鐵路多年習熟鐵路經營之滿鐵，當統一經營之任，最為適當。加以關於滿洲國各鐵路，「滿洲國」為處理對於滿鐵之巨額債務，如此辦理，雙方均感便利，此今次所以與滿鐵締結委託滿鐵經營「滿洲國鐵路」契約之原因也。」（見「滿洲評論」第四卷第十號）

滿鐵與「滿洲國」締結委任經營契約後，其合併舊路，修築新路之一切經過，讀者請參閱本號徐羽冰君「二來滿鐵王國之大飛躍」，許興凱君「東北問題與世界第二次大戰的序幕」二文，不再贅述。

【八】日本大陸政策之進展

九一八事變，轉瞬兩年，而日閥在此兩年中，用其一切政治，外交，軍事，經濟之力量，以侵略東北。自製「滿洲國」而自承認之，武藤死而菱刈繼之，以青年軍人為中心，輔之以滿鐵青年社員，分途併進，用盡威嚇利誘手段，以攫取東北利權。凡此種種，無非大陸政策之進展，三十年所播下種子，似欲收穫於今日。推日閥之用心，無非欲乘此時機，造成既成事實，以便將來與中國開始交涉時，可任意作有利之解釋。從法理上言之，日閥與「滿洲國」及其附屬機關所定一切契約或約章，我國固可加以否認；然强冠入室，掠取貨財，決非空言所能奏効，是在我國民之努力耳。

一八七零年法蘭西的國難

費彝民

「國難」，「國難」，「共赴國難」，這一片呼聲，在過去兩年中，實在聽得有點膩煩了，再要想寫這一類使人「徒感空虛」的文字，自己的確再沒有這種勇氣了。無已，還是把過去所看到關於一八七〇年法蘭西戰敗的一些資料，就記憶所及，分兩部分介紹一點，一部分是法國招禍的由來，可以拿來審察一下我們自身的弱點，另一部分是法國復興的努力，多少也可以做我們一點殷鑑。不過時間匆促，實在來不及去翻書，根據個人所僅有的一點筆記，當然不免掛一漏萬，這是要請讀者原諒的。

（一）

在一八七一年三月一日的法國國民議會裏，當通過普法媾和草約的時候，有人臨時動議，由議會聲明「普軍的侵略和法國領土的割裂應由拿波崙第三負責。」這種舉動，當然是因為一時感情的衝動，同時也有點跡近「打死老虎」，不過推本溯源地講起來，拿破崙三世確有他應得的罪愆。

這位拿翁的姪兒——羅易拿波崙，是自命為承繼拿翁的血統和功業的；他也有很大的雄心，時時在那裏講求武略，可惜他總有點舉棋不定的毛病；他也眞有使法國稱霸歐陸——甚至世界——的志氣，可惜他自以為獨具隻眼，偏偏不能像拿翁那麼抱着單純的目的實事求是去幹，他喜歡用一些大而無當的口號來鼓吹自己的政見，結果倒把自己套住了：他最得意的是他的「恢復歐洲弱小國族的政策」Politique des nationalités，而最後的失敗，也就壞在這個政策上。其次他用人不能像拿翁那麼公正和能夠識人；在個人生活上，社會風氣上，他有時也過於放任，或更確實點來說，也許故意鋪張了些：一八七〇年以前的法國——尤其是巴黎，彌漫着一種奢靡的風尚，一般人是苟安着，過分地享樂着，這一點有許多人指為民族致弱的重要原因。

在國內政治方面，更多可以疵議的地方。羅易拿波崙是趁着法國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的機會，用手段做了二次共和的總統。他要鞏固他的權位，毫無顧忌地便實行專制起來；到了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發生法國史上又一個有名的「

苦迭打」，一八五二年的十一月他便恢復了帝國，實行做了二次帝國的皇帝。這一朝代，通常把他分成兩部分：從一八五二到一八六〇年，是專制政府時期，一八六〇到一八七〇年，是自由政府時期，專制時期，不用說，當然是專橫到了極頂：人民一點自由也沒有，政黨的活動，隨處要受干涉和壓迫；就是第二時期的自由政策，雖則是爲遷就黨人的要求而然的，實際上還是不澈底。舉一個最顯明的例子：一直到一八七〇年四月間，他纔正式用明文發表在憲法中的若干修正，同時還假造民意，于五月八日用民衆總投票的方式，來表示擁護他的修正案，順便却作爲民衆贊成他「帝政」的一種表示，諸如此類鉗制民意的舉動很多。結果呢，弄得在野的左右兩派——從保王黨一直到極左派，都聯合起來去想法推倒帝政。

好像他最不可恕的一件罪狀，在法國史家的批判下，是說他忽略了對於普魯斯的防範。實在，那時的普魯斯王國，在威廉一世和鐵血宰相俾士麥的領導下，正抱着統一德意志的雄心，所以處心積慮地要和當時歐陸霸主——法蘭西決一雌雄。一八六六年發生普奧之戰，沙多哇 Sadowa 一役，普軍初試鋒芒，結果是大勝了；這使法國着實吃了一驚。那時法國國內許多有識之士便起來高喊隄防普魯斯的口號；羅易拿波崙自己也着實感覺到本國的軍隊需要相當改革，尤其是在軍人方面，有好幾位大將，都這樣呼籲過。尼愛勒大將Ml. Niel有過很好的建議，他主張馬上就辦民團Garde mobile，不幸他的兵役法草案，在內閣和國會討論了好久時間，修改又修改，結果總通過不了。

在那時，顯然有兩派主張，一派是共和黨，他們不主張把國家弄成軍隊化，他們反對過分膨脹的兵役法。一位共和黨的著名人物法佛勒J. Favre，曾經對尼愛勒大將說過：「不要把法國弄成一個兵營罷。」尼大將回答得更妙：「小心把法國弄成一個墳墓罷。」

在會議的時候，意見的龐雜，意氣的囂張，從來都是「議而不決」的。有一位外國使節，一天列席了討論兵役法的一次會議，散會後他對人說：「這簡直在瘋子的家裏開會！」

還有一派是帝政黨，暗中主持的便是皇后！西班牙的貴族，她很想幫她丈夫的忙，可惜她有偏見，她嫉恨普魯斯，所以主戰最力，據傳說內閣最後表決宣戰的一幕，幕後實在是有她在那裏策動。帝政黨感覺帝政的威權有點動搖，他們正夢想着戰勝了普軍，對外可以一振已失的國威，對內又可以恢復過去的專制政治。可是他們對於怎樣去戰勝普軍這一點上，並沒有努過力。其實不論那一派都沒有深刻遠大的眼

光，他們根本不認識普魯斯，同時也不大認識自己！

執政的當局，也總算昏憒庸碌到了極點。明明對付普魯斯的途徑，不外兩種工具：外交和武力，他們却一樣也沒有弄好。在那時，法國在外交上，無論如何還大有活動的餘地，豈知外交當局差不多是着着失敗，最後弄得本來傾向法國，並且從來不能和普國合作的南德意志諸小邦，也都跟着俾士麥走上了反法的路徑；同時一向得着拿波崙帮助的意大利革命軍，不但不嚴守中立，甚至也和普魯斯携手來拆法國的台。講到武力方面，不論從那一方面講，法國總還有擴充武備的餘力，即使不擴充，至少也要整頓，但是結果呢，笨拙的政府，在一八七〇年的開頭，反而向普國提議裁軍！這種提議當然是碰了釘子，可是，尤其使人莫名其妙的，是碰了釘子不算，法國政府反而自動的實行裁減了一部份軍隊：他們那時實在還沒有對付一個侵略的國家的經驗，所以他們不相信一個抱着武力政策的國家，是沒有信義和道理可講的。

（二）

一八七〇年法蘭西的顚隕，無準備是如此，同時普魯斯的處心積慮又如彼，兩方實力的比較，已是洞若觀火，可是，結果呢，法國於七月十五日議決對普斷交，十九日正式宣戰！這樣一來，普法戰爭的序幕，表面上却是法國首先揭開的，這豈不是一件怪事？

引起普法戰爭的原因當然很多，近因却是爲了西班牙的王位問題——一件簡直是富於劇意的滑稽事兒。這個問題的本身毫無價值可言，不過借他可以說明俾士麥怎樣玩手段，施詭計，更可以叫人明白一個蓄意侵略的國家，是怎樣地安排下圈套，叫你不自禁地往裏跳，在這種意義上，西班牙王位問題似乎還值得敘述一下。

在一八六八年的六月間，西班牙國王死去，跟着發生了繼任的問題；當時提出的人選，是屬於普魯斯邦荷亨左蘭族的萊卜親王； Prince Léopold de Hohenzollern 。那當然使法國不快，尤其是拿波崙的皇后——西班牙的貴族——堅決反對，於是拿波崙三世便打電報給他駐柏林的大臣貝耐台蒂 Benedetti，叫他向普王威廉一世——荷亨左蘭族的族長——提出異議，請他阻止萊卜親王接受西班牙的王冕。這件事很痛快地得到了解決：威廉一世以族長的地位，轉告昂多訥親王——萊卜的父親，請他考慮接受王位之後將要引起的種種糾紛；結果昂親王使聲明放棄西班牙的王位。這個消息傳到巴黎之後，議會裏還是不滿意：他們認爲昂親王的聲明不足以保証將來不再發生同樣的事件，所以要求由威廉一世出面保証荷亨族將來永不接受西班牙的王位。貝大臣七月十二日

，又去謁見威廉，再三要求這樣一個保証，威廉說：「我相信昂親王父子的爲人，他們說話一定有信義；我可以聲明無保留地完全同意他們放棄王位，至於要我正式出面保証的話，恕我不能照辦。」貝大臣還是不肯放鬆，纏了半天仍無結果。後來貝大臣又爲這件事去求見，威廉着實有點不耐煩了，他決意把這件事交給俾士麥去辦，所以沒有接見貝使，却命人回報貝大臣說：「普王現在沒有什麼說的了。」

七月十三日普王命阿斐根 Abeken 打電報給俾士麥，把這件事的始末源源本本地告訴俾士麥，電文的末後也提到了威廉不肯接見貝使的話。誰想到這封電報——有名的阿斐根電報，便成了普法戰爭的導火線！

俾士麥正和普軍的兩位大將同膳：德摩克 De Motke 和德盧恩De Roon，他接到阿斐根的電報，沉思了一會，便在桌間問德摩克：

「延緩衝突對於我們是否有利？」

「我們應該提早發動纔有利益。我們雖則未必有充分的實力來保護萊因河的左岸，但是我們動員的迅速却遠在法國之上。」

俾士麥決定了，他立刻召回駐在法國的使臣，意思好像是說法國欽差的無理要求，有點侮辱普王，同時他使把阿斐根的電報，經過一度修改之後，分別拍致駐外的使節，叫他們宣揚法國的失態。他還以爲未足，當天便把這經過改竄的電文印成單張，附在報紙裏在柏林的街市散佈，一方面是激勵國民的敵愾，一方面是存心刺激法國政府的感情，這電文的末段變成了這樣的幾句話：

「國王決意不再接見貝耐蒂，並派人告訴貝使他已經接到俾士麥的電報，報告貝耐蒂從巴黎方面接到的消息他現在再沒有什麼和貝使談的了。」

這樣的一個電文傳到巴黎，巴黎簡直瘋了。「侮辱！」「侮辱！」喊個不住，緊跟着便是「宣戰」的呼聲。可憐，那時議會祇有幾個明白人，最有見地的就是那位復興法國的先鋒——姬埃斯 Adolph Thiers。他在議會裏大聲疾呼地請大家不要上當，請大家再等一等貝耐蒂的續電，請外交大臣格拉蒙Gramont 發表經過的文件和更詳細的情報；但是大家那裏肯聽？

十五日的下午，在議會裏發生這幕可紀念的熱烈爭辯：姬埃斯違着絕大多數議員的意見，力主愼重，他請大家考慮國家的光榮和繁盛將遇到怎樣一個「陷阱」，他要大家多想一想，他請大家不要爲這麼輕微的一個問題而決裂；但是這瘋狂了的大多數竟禁止他發言，罵他是「賣國賊」，晚上，

他的家還幾乎被羣衆給燒了！

（三）

這樣·法國政府七月十五便決定了宣戰，但是一直到月底軍隊方始集中完了。在宣戰的那一天，陸軍大臣大言不慚地說：「我們一切都準備好了，我們一粒子彈也不會短少。」連德摩克都驚訝了，他見法國這樣輕快地便來宣戰，懷疑他所得到關於法軍實力薄弱的情報不很正確。事實呢，法國軍隊雖然都很勇敢，可是他們差不多是祇有在非洲作戰的經驗，對於新式戰術還不大熟習；將領也儘有不濟事的，因為拿波崙用人不公平，有的一步登天，晉級升得很快，實際却沒有什麼用，有的怨聲載道，心裏總有點不平；參謀部簡直可以說沒有那一回事；運輸不靈，儘管堆着許多軍需，結果總是得到太遲；一切一切，都顯露弱點：最高指揮起先是拿波崙自己來幹，最後又交給名不符實的巴塞納 Bazaine；軍隊沒有聯絡，處處是雜亂無章；有人這樣說過：「將官都是好戰士，可惜他們以為祇要勇敢就夠了。」其次，軍隊的紀律也有可以疵議的地方。

八月打了一個整月，到九月二日便在塞塘Sedan一蹶不振了。

九月四日巴黎黨人便宣佈共和，晚上便組織起國防政府，九月十八日普軍的先鋒隊開到巴黎的近郊——這可以說是法國的「九一八」。

十二月二十七日普軍開始轟炸巴黎，一個月後，實在沒法再支持了，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便屈服了；雙方簽訂停戰二十一天的協定。

巴黎前後被圍四個月零十二天，被砲彈轟炸了整整一個月。在受圍的時期裏，巴黎同外面的交通完全斷絕，每天祇有等着傳信鴿從外省帶一點消息來，可是這消息也愈來愈沉寂了。從一月十五日起，巴黎市民麵包，每天每人減到三百格蘭姆；從十二月十五日起，馬肉每人每天三十格蘭姆；（有些地方祇有二十五格蘭姆）全市的死亡率增加了三倍多。素稱繁華富足的巴黎，弄到這樣死氣沉沉，誰想得到？誰敢相信？可是，要不是真正沒有辦法，那時的一班志士，的確有破釜沉舟與城共亡的決心；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不抵抗三個字！就這一方面講，法國國民在戰前固有他致敗的理由，可是戰後的能夠自強不息積極復國，也正在這一點憨氣上，這是在敘述法國失敗時不可忽略的一件事實。

停戰雖然停戰，一部分的黨人還是熱烈地主戰。在磋商停戰的時候，雙方本來約定「和戰問題」，由法國召集國民議會 Assemblée Nationale 來決定；所以馬上全國便預備選

舉。

一月二十八日停戰，二月八日便舉行選舉，全國選出七百五十三位代表，內中有四百名是保王黨。十二日在波爾多Bordeaux開預備會，十三日正式成立。十七日公推姬埃斯為臨時政府執政，負責組織政府並與普軍磋商媾和條件。

姬氏不久便到凡爾賽議和，議會派了十五位代表組織一個委員會跟他同去，並不參加談判，祗是隨時聽姬氏的報告罷了。

議和的結果，誰都知道，是割讓阿省一省，羅省的一半；承認賠款五十萬萬佛郎，分四批付清；在法國境內的普軍隨着每批賠款的過付而分期撤退。二月二十六日草約簽字，三月一日普軍開進巴黎市遊行；在這以前，威廉一世還在凡爾賽宮就了德意志帝國的帝位；這種種眞是屈辱到了萬分！從這時起，法國全國上下都覺悟了，他們纔眞正認識了普魯斯的侵略政策，他們覺悟在不知不覺之中反而促成了俾士麥的計劃，甚至於超過了德人的預期。（事後的戰記証明普軍的進展，並不是預定的，差不多是下級軍官自動的一種邁進。）他們於是知道要救當前的國難，祗有「精誠團結」和「忍辱負重」！雖然在三月一日議會含淚批准草約的時候，發生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蹟——如阿羅兩省代表的退出議會，和宣讀他們沉痛的告別書——可是大體上，全國上下是在一種莊穆，覺悟，沉痛和緊張的空氣中，負起了這付國難的担子！一部分左傾份子——社會黨和少數共產黨，和一班始終主戰的軍人黨人，利用巴黎臨時招募的民軍Garde nationale掀起了「公社暴動」La Commune。從三月十八一直到五月二十八日，巴黎和凡爾賽竟打起來了。這在敵人目中，自然是一種恥羞，但是事後看來，這正可以表示民族的革命性：法國人經過這樣一個重大的激刺，以他平時感情濃烈的民族性，當然容易受激動。可是從一方面講，這正是民氣激昂的表徵！民族復興的原動力！所以一直到現在，法國社會黨每年還在紀念這個眞正的民族革命運動！

（四）

一八七一年的法國，是這樣的窮蹙和破碎。有人畫過一張漫畫，圖上是一個穿黑衣的婦人，身旁盡是死屍和殘垣，上面題着「一八七一年的遺產！」這差不多已到了一種絕地，可是在四十八年之後，法國畢竟戰勝了德國，割地奪回來不算，還要了一筆更大的賠款！法國的復興，當然有他歷史上的原因：國內長時間的努力和國際形勢的推移。但是，這其間最值得重視的，似乎還是在剛一失敗後，法國政府和國民那種含辛茹苦的建國精神。

第一件可稱讚的事，便是全國政黨的團結，在波爾多召集的國民議會代表，有的是保王黨，（這派又分兩系，正統系和奧賚昂系），有的是共和黨，（這派也分好幾系，有右派，有左派，又有極左派，）此外還有社會黨，甚至還有帝政派。份子不能算不複雜，可是他們相互約定，為了國家的前途，彼此犧牲各個的政見：保王黨暫時放棄復辟運動，共和黨也不必堅持立即明定國體，他們訂立了所謂波爾多公約 Pacte de Bordeaux。結果，臨時政府很快地便成立了，大家暫時都不問國體怎樣，却一心來匡救當前的國難，這在當時實在已是難能可貴的了。

姬埃斯組織政府，網羅各黨各派的人才，實現了所謂混合內閣：三位大臣是左派，二位是奧賚昂系，兩位是未來的中央左派，一位是正統系，還有一位財務大臣是帝政時代的人物。

第二件叫人稱羨的事，便是賠欵公債的募集。議和草約規定在一八七一年一年裏，至少要付賠欵一萬萬佛郎；六月二日政府授權財務大臣召募五厘公債二萬萬佛郎：法令上規定二十七日起開始召募，至遲六月三十日要結束；結果，在不到六小時的時間內，全國男婦老幼，到國家募債辦事處認購公債的總數，竟達四十八萬萬九千七百五十五萬九千零四十佛郎！超過原額一倍還多。議會聽到這樣成功的消息，祇有狂喊「法蘭西萬歲」的一片呼聲了。這樣，終於使法國提早一年便還清了和約上規定的賠款數，因此德軍的全部撤退出境，也提早了一年！這次應募向國家投資的人，大部分都是鄉民，他們差不多人人都是傾其所有，有錢的出錢，沒有錢的便拿出家藏的金銀器皿。在這裏我們不必多說，只要一看左邊的一張名畫，就可以想見當時法人的愛國熱誠了。

當然，除了上面兩件事之外，還有許多值得介紹的事蹟，如憲法的釐訂與奉行，捐稅的整頓，軍隊的改組，地方行政的改善……而更重要的，還有阿羅兩省人民不屈服的精神，一切一切都是法國復興的基礎。因為篇幅的關係，祇好等將來有機會時再詳細紹介了。

（九，一三○）



"La Richesse de la France"

(L'Emprunt de libération)

名畫：『法國的財富』（募集賠欵公債時民衆投資之踴躍） E. Buland 作

補白

九一八事變與日本新聞記者

（芸）

在九一八事變以前，日本報上有一個很顯著的傾向，便是儘量渲染農業恐慌。「農業恐慌」的呼聲，傳遍遐邇。因了這個呼聲，大大喚起軍人和農民的不平。他們一面憎惡資本家驕奢淫逸，同時更憎惡代表資本家的政黨與議會政治。這種憎惡的蓬勃，很有演成革命的可能。聰明的日本統治者很知道這種危險，他們便用「攘外安內」的伎倆，把這種對內不平轉移爲向外發展。這是九一八事變一個內在的近因。

我們當時很懷疑，爲什麼日本突然的喊起農業恐慌？難道以前就不恐慌嗎？而且農業恐慌絕非一朝一夕之故，以前既沒有人說起，忽然吵得沸反盈天，豈不蹺蹊？國人不察，亦從日本出版物上引用數目字，來證明日本的衰落。誰知這是日本新聞記者的狡獪！

事情是這樣。日本的新聞事業差不多已發達到頂點，「大阪朝日新聞」和「大阪每日新聞」的營業競爭，也到了無孔不入的程度。凡是能夠賣報的地方，都有了「朝日」或「每日」，或是二者俱備了。他們見城市中再無發展餘地了，便一眼看到農村。趕快派人到農村去推銷，但是碰了釘子，這個釘子很簡單，說，『你們專給資本家說話，不看你們的報。』這兩句話給日本報界開出一條道路，爭派頭等好手到農村去，儘量描寫農村經濟的衰落，農民生活的痛苦，日本的農業就這樣「恐慌」起來了。這類新聞，很給青年以刺激，軍人和一般秘密社團聽說家鄉那樣苦，城市中資產階級這樣闊，起了憤慨，所謂法西斯運動蔚然而起。統治階級開好了的一個仙方——「開發滿蒙資源」，便加緊炮製起來。九一八事變爆發了，日本的「農業恐慌」似乎也就解決了，不再有人提起！

所謂「錦州中立區」之眞相

立曉

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東北軍民政權，均遭日本武力非法破壞，我國爲統馭關外駐軍並維持東省秩序，尤以保護各地外僑起見，特於錦州設立東北軍司令長官行署及遼寧省政府。

日本於佔領齊齊哈爾（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之後，藉剿匪爲名，調集大軍，進犯遼西，以圖破壞我國存留於錦州之最後政權。我國當局，因鑒於當時形勢之極端嚴重，除準備實力自衛外，復用外交方法，阻止日軍進攻，用是訓令施代表向國聯行政院緊急提議，要求國聯從速制止日本在錦之軍事行動。施代表遂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致國聯一備忘錄，內有「中國政府因是請求行政院立即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於中日兩軍防地之間，設立一中立區域，由英法義及其他中立軍隊遵照行政院之命令駐防」一語，「錦州中立區」之名詞，即起於此，茲將該備忘錄之全文譯述如左：

『本代表刻接到本國政府極端迫切之通知稱，日本雖屢次保証不侵入錦州，但適與事實相反，其軍隊刻正向該處集中。因此中日兩軍之衝突，更形急迫，中國政府極願避免此種衝突，惟欲制止此種衝突，似僅有由行政院迅速採取斷然的行動之一法。中國政府因是請求行政院立即採取一切必要的步驟於中日兩軍防地之間，設立一中立區，由英法義及其他中立軍隊遵照行政院之命令駐防。在此種情形之下，中國爲和平着想，可以並願意循行政院之建議，將其軍隊撤至長城以內。』（原文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份國聯公報第二五五八頁）

黎頓調查團報告書關於「錦州中立區」，曾於第四章中有如下之紀載：

『……因日軍向錦州前進，情勢急迫，中國外交部長爲防止繼續戰爭計，曾建議將華軍撤入關內，但須列強三四國保證日軍不再進攻，並在錦州之南北畫一中立區域。此項建議，並無結果。……』（見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外交部修正譯本第一二三頁）

九一八後，中國政府因內政關係，對日外交，力持不撤

兵不交涉之主張。但至十一月中旬，日本之軍事行動，愈形積極，齊齊哈爾失陷之後，新民繼之，錦州又危在旦夕，中國在軍事上不能與日本抗，確爲不可掩飾之事實，况身當其衝者，又抱不抵抗主義，此爲中國自身之處境也。再觀國際間形勢又如何，十一月十六日國聯行政院在巴黎集會後，對日步步退讓，對我反陷於不利地位，同時美國方面，又敦勸我國暫時對日採取協調步驟。因此，我國放棄以往不撤兵不交涉之主張，開始對日讓步，「錦州中立區」之提議，即讓步之具體表現也。

美國方面敦勸我國對日採取協調步驟之詳情，因事涉外交機密，吾人自無從知其底蘊，惟於美國駐日大使十一月二十七日向日本外務大臣面讀並留交之覺書中，略見其端倪，該覺書曰：

『頃自國聯行政院主席得悉：貴國代表芳澤謙吉氏曾於十一月二十六日向行政院主席提出備忘錄，關於錦州之嚴重局勢，認爲有採取緊急步驟，以求避免衝突之必要。本國政府對此殊爲關切。

查在十一月四日，貴大臣曾答本國駐日大使之詢問，確言：日本軍隊決不再向錦州方面移動；此種意見，曾經日本陸軍大臣參謀部長之同意，並經訓令日本軍隊遵照等語。貴大臣諒能記憶，本國政府因信賴貴國政府之上項保證，曾敦勸中國政府採取協調步驟，並承認以日本政府提案爲部份的基礎之行政院提案。查貴國代表芳澤氏曾知照白里安君，稱長城以北錦州地方所駐之中國軍隊，爲數僅有兩萬；又查錦州距在瀋陽之南滿鐵路，專以鐵路線而言，亦尙有一百二十英里之遙，是則日本軍隊如果對於貴大臣所保證確曾發出之上項命令，恪加遵守，則南滿鐵路自身，自無陷入重大危險可言；而中日兩國軍隊，亦自無發生衝突之重大危險之可言。凡此數點，本國政府均覺難於索解者也。』（譯自滿洲之現狀——美國大總統向上議院之報告——第四十二頁）

次日（二十六）召集行政院各會員（中日除外）商議，討論結果，僉認中國提議設立中立區辦法，於實行上不無困難，遂決定改爲由各會員國派遣視察員前往錦州，研究在中日兩軍間，是否有建立一中立區之可能，並與中日兩軍將領取得聯絡，以便爲必須之措置。因是行政院主席白里安氏當即備函詢問中日兩國代表之意見。其函之全文如左：

『逕啓者：

余與　閣下於本日下午會晤時，承以錦州區域之情況見

告，並促余之注意。余為交換意見起見，特將上項談話告知今日召集開會之行政院各會員，當經決定，將下列提議，送達各本國政府審議：

「茲提議，凡能派遣視察員至錦州之重要國家，應向各該國之視察員，發下列之訓令。

「(一)各該視察人員，應彼此商量，以研究在華軍與日軍之間，是否有建立一中立區之可能，或更有其他方法，足以避免兩軍之衝突。

「(二)上項視察員應彼此商量考慮與中日兩軍之將領取得聯絡方法，以便為必須之措置。

「行政院並以為欲使是項訓令得有預期之結果，則應由中日兩方，切令各該國駐軍長官與各該視察員彼此接洽。」

為特函達，諒閣下必能以是項重要事件邀貴國政府之注意也。』(譯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份國聯公報第二五三〇頁)

中國政府對於行政院之提議表示同意，其復文曰：

『逕復者：接准昨日來函，承告以昨日 閣下為交換意見所召集之行政院各會員，已經決定下列提議，送達各本國政府審議。

(此處係重錄行政院之提議，已見前函，故從略)

對於上項提議，余當即遵示喚起本國政府之注意。頃奉本國政府回訓，特迅為轉達 閣下。

中國政府對於 閣下及行政院各會員之為是項建議，表示謝意，並聲明已立即下令駐錦州中國軍事長官，為實現避免中日軍隊接觸之必要協定起見，該長官得與各視察員接洽。』中國代表施肇基 十一月二十七日』(譯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份國聯公報第二五三一頁)

日本政府因知中國政府有將錦州軍隊撤退之意，故對國聯行政院之提議，表示不能同意，並認行政院如此辦法，有將中日間可以直接解決之爭端訴之於第三者之趨向。二十八日日代表芳澤氏復行政院一函云：

『逕復者：關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敝人去函，茲奉本國政府復稱：對於行政院各會員提請各該國審議之建議，業經詳加考慮矣。日本政府為謀中日間友好邦交之真實利益起見，始終採取不將中日間能可直接解決之爭端，訴之於第三者干涉之政策，目前此案仍不得不抱定此宗旨。

在此限度內，日本政府仍願充分考慮避免衝突之任何方

法。日政府本此精神，對於東京法國大使轉來中國之建議，深表歡迎。

閣下當已聞悉幣原男爵當時曾向瑪泰爾(M. De Matel)大使(法國駐日本大使)表明，日政府與法國政府同抱避免錦州境內敵對行為之希望，同時並告以倘中國將其軍隊完全由錦州撤至山海關及其以西之地，而僅於山海關維持錦州之行政(包括警察在內)，除有嚴重緊急之意外事變，危及中國北部日僑生命財產之安全，及該地所駐日軍之安全外，則日政府準備在原則上擔保日軍不侵入中國軍隊所已經退出之區域。

日本政府同時又表示準備命令當地負責長官吏隨時與中國地方當局磋商關於上述區域之精確決定，及實施此項辦法之細則。

日政府意為在此情形之下，惟有靜視上述建議如何接受之耳。』(譯自同上第二五三一頁)

行政院主席白里安氏接得日本上項復函後，認為其中不無誤會之處，乃於二十九日再具函解釋，希望日本政府能接受行政院之提議，其函云：

『准二十八日來函，知悉貴國政府對於本人十一月二十六日遞交閣下行政院提議之意見。

竊揣關於此項提議之含義，定已引起幾許之誤會，實則其立意，並不如閣下所揣測，而構成將中日間能直接解決之爭端「訴之於第三者之干涉」。

行政院同人及本人所計及者，乃對閣下及中國代表所喚起本人注意之危急情況，應採某種手段而已。此種應採之手段，實係為避免錦州區內敵對軍隊間之衝突，以期生靈勿使塗炭。基此理由，同人等均認本人十一月二十六日函中所舉應授予各國派往該地之代表幾種便利，實為極端重要。況採用此項提議之非常辦法，並不礙及貴國政府希望向中國政府提出之較廣汎之提議。

猶有欲進告者，關於吾人茲所討論之特案——即錦州區中日軍隊接觸之危險——中國方面提議創立一中立區域，實含有派遣國際軍隊至該區之義，同人鑒於此項提議，必發生實際上之困難，乃以今茲之建議代之，仍望再促貴國政府之注意。』(譯自同上第二五三二頁)

由上列各項文件觀之，可見設立「錦州中立區」之建議原係出自我國，惟當時附有「極重要條件，即「須列強三四國保證日軍不再進攻」(見李頓調查團報告)，後以此項條件，未獲實現，故中國原來之建議，不能成立。其後，國聯行政院出而斡旋，將中國之建議，加以修正，但日本方面却認此事可由中日間直接解決，毋庸第三者越俎代庖，同時並借此機會，要求中國撤退錦州駐軍。是時，中國因國內反對設立中立區之空氣甚為濃厚，且又鑒於日本毫無誠意，故對設立錦州中立區一事，已不復主張，迨後日本繼續積極軍事行動，於二十一年一月三日攻陷錦州。是所謂「錦州中立區」者，已成為歷史上之名詞耳。

二十二年九月七日

二年來「滿鐵王國」之大飛躍

徐羽冰

一、緒言

日人占領東北，行將兩年。我們都知道那占領東北的，是日本的蠻橫的軍隊，祇在一兩天的短時期之內，差不多便占領了我們整個的東北。但在這兒該注意的，就是所謂軍事權力，決不是單獨存在的東西；一切軍隊都有其各別的階級的基礎，所以當我們觀察日本軍隊的時候，我們決不能忘記使用這些軍隊的背後的主人。這種主人，就是經濟勢力，就是現代的社會的原動力。那麼，支配東北的日本的經濟勢力是誰呢？就是那南滿鐵道株式會社。

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是日人侵略東北的大本營，是第二個東印度公司。在滿鐵所出版之滿洲課本中曾有自供狀云：

『本會社負有開發滿洲經濟文化之使命，以發展我國民（日人）之健實，標榜中日兩國共存共榮主義以經營百般事業。南滿洲之天地，已顯然見得一個共榮國家之出現，……本會社於鐵路運輸事業之外，尚兼營海運業，港灣業，礦山業，製鐵業，工業，以及滿蒙產業之發展，會社所管地方內各種土地，建物，衛生，教育之施設，與調查事業之實行，名爲鐵道會社，實質上乃一個全備國家諸機能的執行機關。』這是九一八以前的情形。

在這兩年中，滿鐵王國益見飛躍，變更會社組織，注重工作效率；加緊修築新路線，積極攫取各鐵路管理權；增加資本，創設各種新規事業；努力經營，增加各種營業收入；其勢力已由南滿而北滿，將鮮滿打成一片矣。

二、滿鐵的新職制

滿鐵會社的組織，從創辦以來，屢有改正，要之以因時制宜爲前提。去年七月，該社前總裁內田康哉氏因拜命外相而退任，由林博太郎氏繼任，按林氏爲一文學博士，從歐洲留學歸來，便在東京帝大，高商等校充任教授，純是學究生活，迨當選爲貴族議員後，乃成爲貴族研究會的重鎮，可以說他是一位學者兼政治家。此次日本政府起用他，意在超越政黨，而穩固遂行國策的滿鐵。同時兩理事中大森吉五郎

，木村銳市，首藤正壽三氏，亦隨內田聯帶去任，而以河本大作，大淵三樹，山崎元幹三氏繼任。按河本由軍人出身，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時，與荒木共事，武功甚顯。繼任關東軍高級參謀，因炸張作霖事件，與村岡中將一同引咎去職。然其為人，性情洒脫，才氣縱橫，大有未來的陸軍大臣之目。此次滿洲事變，樹立偽國，他也是個中的主要份子。至大淵，山崎兩氏，乃由社員登格。綜觀這種人事的變動，我們可以明白滿洲鐵將自成一個體系，一脫從來政黨的羈絆，社員與軍部合拍，而向完成大陸政策的途上邁進。

唯其如此，該社為適應這種轉變，乃於去年十二月一日變更組織，制定新職制。即本社設置總務，計劃，經理，鐵道，地方，商事六部；此外直屬總裁的有撫順煤礦，鞍山製鐵所，哈爾濱事務所，上海事務所，東京支社，經濟調查會六所；其各課及事務所則隸屬於上述各部及各所，而分掌各種業務。

此次改組，制定新職制，最令人注意的有下列三點：

(1)社員部長制復活　滿鐵會社之職制，有所謂理事部長制與社員部長制，前者乃各部部長由理事兼任，後者則各部部長由社員充任。理事參畫樹立社業的根本方針，已甚緊忙，再令其充任部長，勢難兼顧周到；若以社員任之，執行一切事務，當然可期敏速；所以此次纔廢止理事部長制而採用了社員部長制。由此可以看出滿鐵是在加緊工作，注重效率，同時我們更明白了一件事，那便是滿鐵社員的勢力抬頭。

(2)奉天事務所取消與上海事務所昇格　在此次未改組前，滿鐵在奉天有奉天事務所之設，直屬總裁，所長是木村銳市。諸位也許還記得吧，他就是九一八事變前所謂中日鐵道交涉的日本代表。滿鐵準備了莫大的機密費，派木村氏駐奉天來辦理這中日鐵道交涉，所以纔設立這個奉天事務所。不料我東北當局竟仍以拖延了之，致令木村一籌莫展，交涉終成泡影。迨至事變後，「日滿親善融為一體」，既無所用其交涉，當然要取消這奉天事務所了。可是代之而起的，倒有個上海事務所，原來上海事務所本隸屬總務部，現在昇格而直屬總裁。這分明的告訴給我們，滿鐵的視線已由奉天轉移到上海了。

(3)計畫部與經濟調查會　計劃部是此次改組新設的，他的使命是計劃滿鐵的一切新規事業。換言之，它便是所謂日滿經濟統制的實施機關。而經濟調查會是對東北一般的經濟計畫予以調查，并非站在滿鐵會社自身企業的立場。譬如說：東北的輕金屬工業是否有統制的必要？如果統制的話，是否有由一機關統一經營之必要？又其統一經營機關可否出滿

鐵擔任？對於這些問題，以離開滿鐵會社自身企業的立場，從東北一般的經濟統制的觀點上來調查立案，這是經濟調查會的任務。經濟調查會若認爲可由滿鐵統制經營，本問題則可移交計畫部，該部再從滿鐵自身企業的立場予以研究立案。如此看來，我們東北的寶藏不愁沒人計畫和開發了。

此外於今年三月一日，滿鐵又新設兩局：一個是鐵道建設局，所有東北新修各路，均訂約由其代爲修築；一個是鐵路總局，所有東北已成各路，均訂約由其代爲管理。總之，東北各鐵路全由滿鐵統制矣。

三、東北各鐵路的吞併與修築

自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已占領東北各地，滿鐵便積極攫取各鐵路的管理權。先後將東北各鐵路改歸它統制經營，至於未成各路，積極的進行建築。茲分條縷述於下：

(1)**滿鐵與僞國訂立合同經營全滿鐵路**　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於本年三月一日有下列發表：

『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受「滿洲國」之委託，經營其所有一切國有鐵路，爲統一現有基本鐵路，採取合理的經營法，增進經濟上技術上得美滿效果起見，一切鐵路委諸經驗及技術俱有健全之南滿鐵道株式會社經營爲最妥。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因「滿洲國」對該會社負有巨大債務，爲處理債務關係，決定引受一切鐵路之管理權。』

三月一日長春日本聯合社電謂「滿洲國」政府今日午後三時聲明，吉長吉敦及其他十條既成鐵路，移交滿鐵經營。

『委任經營合同大綱：

(一)「滿洲國」政府因吉長，吉敦，吉海，四洮，洮昂，洮索，齊克，呼海，瀋海及奉山各鐵路，對於南滿鐵道會社所負債務共計一萬萬三千萬元，故以上列各鐵路財產及收益爲本項借款抵押品，其經營權一切移讓滿鐵會社。

(二)「滿洲國」關於鐵路資金對第三國所負之債權債務，一切在「滿洲國」與南滿鐵道會社協議之下，應還淸之借務，由南滿鐵道會社處理。中英公司借款，由受任鐵路收益金淸還。奉山路與中英公司借款有關之部分，在本借款未解決之前，由抵押品除之。

(三)「滿洲國」准滿鐵會社建設自敦化至圖們江，拉法至哈爾濱，泰東至海倫(即海克線)之各路，其經費估定一萬萬元。

又爲建設前述之敦圖鐵路，「滿洲國」由滿鐵會社借款六百萬元，收買天圖鐵路，然後委滿鐵經營。』

除中東現在實際在日人手，法律上尙未攫奪管理權外，

東北四省鐵路，完全被南滿鐵道會社吞併了。

（2）積極修築北滿鐵路，圖將鮮滿打成一片　南滿鐵道會社爲修築下列各路，派遣社員約有九百餘名。北滿天氣嚴寒，加之彼時我國抗日義軍時時襲擊，該社社員衝風冒雪在槍林彈雨之下，終把這些鐵路建築起來。其努力奉公爲國奮鬥的精神，眞令我們不勝驚訝和佩服。

(一)敦圖鐵路，由敦化經過延吉以達圖們江。全路長一百八十公里，爲吉會路幹線之一部，工費預計一千六百萬元。這條路與朝鮮羅津港相連，可以將鮮滿打成一片，而在軍事上意義尤爲重大。現在日本軍隊自本國渡海至大連，轉南滿路達哈爾濱各地，需時約七十餘小時。此路成後即可逕由朝鮮羅津港登陸，經此路運輸，費時不過二十小時左右。在對俄作戰上，占極大優勢。此路現已全部竣工，於本月一日由僞國委託滿鐵經營，將吉長，吉敦，敦圖併爲一線，由長春（所謂新京）直通會寧，不曰吉會，而稱京圖。日本大慾獲償，在北滿侵略基礎越發鞏固了。

(二)海克鐵路，由呼海線的終點海倫至齊克線的終點克山，長一百五十公里，將呼海路與齊克路連成一大幹線。通過地帶皆膏腴之區，便利墾殖。素有北滿物產寶庫之稱的安達，拜泉等地方，也全被包圍。此路現已大部完成，開始假營業，因而中東路頓受影響，刻正與滿鐵做數量上的協定。

(三)拉濱鐵路，自吉敦路之拉法站，經由五常至哈爾濱，長三百公里，預計工費一千五百萬元。今春拉法小城子間一部份，已起工，預定今年竣工。此路完成後，與呼海，海克，齊克各路相連，把中東路完全包圍，縱令蘇俄不放棄中東路，單以這種經濟的封鎖政策，也可以置中東路於死地。

(四)洮索支線，由索倫往北之鐵路，亦在計劃中。此外由穩城至中東路海林之線，由北票至熱河之線，均在計劃中。

上述各路，都由「滿洲國」與滿鐵會社，訂立契約，代爲修築，契約內容，均未公佈。其次朝鮮淸津以北路線及港灣，亦均委託滿鐵會社管理或經營。偉哉滿鐵，完成日本大陸政策矣！

四、新規事業的內容

滿鐵爲開發東北資源，創設各種新規事業起見，特於本年三月開臨時股東大會，決定增加資本爲八萬萬元。原來滿鐵資本爲四萬萬四千萬元，此次所增加之三萬萬六千萬元，

由日本政府担任半數，其餘一半則由滿鐵社員與一般人民分募。

所謂新規事業的計畫，關於製鐵工業，化學工業已在着着進行。美其名曰繁榮國民經濟，實在着眼於國防經濟，最近更對輕金屬工業，亦決定由滿鐵開始創辦，其用心之深遠，不言可知。茲將滿鐵所進行之各種新規事業，述之於下：

(1)製鐵工業　鞍山製鐵所，原直屬滿鐵總裁，乃於今年四月十日得日本政府之許可，由滿鐵會社分離，與傍系會社的昭和製鋼所合併，聞已於六月一日實行。多年懸案的製鋼一貫作業，由此可以實現，日本鋼鐵國策可以完成矣。

(2)化學工業會社　這個會社，以製造硫酸錏為主要目的。資本金二千五百萬元，滿鐵擔任半數，餘則公募。於今年五月三十日創立，由滿鐵會社顧問斯波忠三郎博士操持一切，目下正在準備建設工場，訂購機器，預計明年夏季機械可以裝設完竣，後年一月出品便可到市場行銷。彼時它不但操縱東亞農肥，而且對軍用品上亦有極大貢獻。

(3)Aluminium 工業　滿鐵投資三十五萬元，決定在撫順建設試驗工場。惟以經濟的採算關係，將來是設立新會社呢，或做為化學工業會社的分工場呢？刻尚未決定，正在調查研究中。按輕金屬Aluminium 的用途，最近十餘年內有顯著的擴大，軍用器具的製造，固勿論矣，大則製造船艦，汽車以及飛機，小則製作廚房什物及一般家俱，殆無不用之。據滿鐵預計，此種工業完成後，每年至少可獲利六百餘萬元。

(4)Magnesium 工業　為滿鐵與日本理化學研究所的合辦事業。因為關稅的關係，決將工場設於日本山口縣宇部市，從滿洲輸入原礦，按照滿鐵與理化學研究所多年研究的方法來製造Magnesium。會社豫定今年設立，資本金為五百萬元。

此外滿鐵之建築朝鮮羅津港，與助成滿洲航空會社，無不從國防經濟的見地，來完成日本的大陸政策。

五　二年來營業收支成績

滿鐵的會計期，是由四月一日起至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為一會計年度。此處所說之二年，為昭和六，七兩年之比較，所謂昭和六年度，即由民國二十年四月一日起至廿一年三月底止；昭和七年度，即由廿一年四月一日起至今年三月底止。昭和六年度，因受世界不振，銀價暴落，以及滿洲事變等影響，營業不振，得未曾有。迨入七年度，因偽國成立，治安日漸改善，各鐵路亦整備就緒，加之銀價騰貴，內地產業好轉，營業始漸呈活況，純益乃較六年度增加甚多。茲將六七兩年度滿鐵各種營業收支成績，分述於下：(所有統計數字，均係根據八田副總裁在滿鐵股東大會席上之報告)

(1)鐵道業　七年度鐵道業之純益金爲七千零四十四萬元，較六年度增收一千六百八十二萬元。其增收原因，由於旅客激增客車收入增收者，爲五百六十八萬元，由於貨物激增貨車收入增收者，爲一千四百十二萬元。其支出者爲三千九百七十三萬餘元，因努力撙節，較六年度僅增二百四十四萬元。

(2)旅館業　七年度旅館業的純益，爲三萬四千元，因六年度虧損了九萬一千元，故與六年度比較，則爲增收純益十二萬五千元。

(3)港灣業　七年度港灣業的純益，爲四百二十九萬元，較六年度增收百六十七萬元，其增收的原因，則以輸出輸入貨物之增加，而增加收入二百十四萬元。其支出者，爲七百五十三萬餘元，較六年度增加四十七萬元。

(4)煤礦業　七年度煤礦業的純益，爲十四萬元，較六年度增收十一萬元。按滿鐵撫順煤出產量甚大，在我國各地銷行極廣，惟自東北事變後，到處排貨，撫順煤乃大受影響，華南各地幾乎絕跡，僅華北方面尚能暢銷。七年度雖增收二百三十五萬元，但以販賣數量增加，經費亦隨之增多，故純益仍甚少也。

(5)製油業　此係指撫順煤礦的採取重油而言。七年度的純益爲五十三萬元，較六年度增加廿四萬元。其增收原因，由於重油及副產物的銷路增加，與副產物的賣價昂騰的緣故。

(6)製鐵業　七年度製鐵業，虧損三百九十萬元，較六年增加虧損九十二萬元。銑鐵的販賣，雖因日本國內需要增加，較六年度多銷七萬噸，但仍不足以償本事業之生產費。然製鐵業與前述之製油業，均係從國防上軍事上來努力經營，**固不注意獲利之多寡。**

(7)地方經營　七年度地方費收支差額爲一千零十四萬元，較六年度多虧損五十九萬元。其支出增加原因，由於產業助成費勸業費用欵較多故也。

(8)總務費　七年度總務費收支差額爲九百二十六萬元，較六年度減少七百五十九萬元。六年度因裁汰社員，曾有退職慰勞金八百二十萬元的特別支出，故較七年度爲多。

(9)利息收支　七年度的利息收支，較六年度增加四千零十四萬元。其最大原因，即僞國將所有已成各路，委託滿鐵經營，一改以往借欵契約，將所欠之利息四千二百餘萬元，也變爲借欵的原本了。

要而言之，七年度營業收入的總額爲二億四千五百九十四萬元，較六年度增收七千四百八十八萬元；七年度營業支出的總額爲一億八千四百六十五萬元，較六年度增加一千零十九萬元；七年度的總益金爲六千一百二十八萬元，較六年度在計算上增加六千四百六十八萬。

六、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使我們知道，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支配東北實權的，也不是擁有三十萬以上的軍隊張學良；現在掌握滿洲實權的，也不是那擁有虛名的傀儡的「滿洲國」；那在背後眞正支配滿洲的，原來就是那素以金城鐵壁自豪的滿鐵王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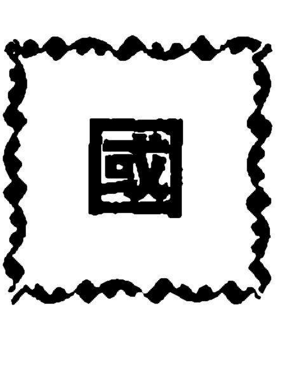
世變滔滔，時不我待，震動世界的九一八事變，至今即屆兩年。在這兩年以內，滿鐵慘淡經營東北，已有上述驚人的進步；我則偷閒苟安因循懈惰如故。噫！白山凄迷，黑水嗚咽，吾人如再不覺悟，漫漫長夜，將無復旦之時矣。

二二，九，一〇，脫稿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二年九月八日起
至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止

（芸生）





廬會終了大計如何

廬山會談已終了，汪精衛宋子文等先後於九月八日自贛返京。此會為中外所屬目，黨國大計究决定幾許耶？

汪返京談廬會內容

九月九日晨八時汪精衛·吳稚暉·張靜江·陳紹寬·唐有壬等乘海容軍艦返京，泊江心後，李世甲率同歡迎人員乘捷勝小艇駛登海容迎接，汪登岸後，即乘車返邸。汪在艦對各記者談，關於棉麥借款之支配問題，已全部决定。狹義言之，該欵將專用於國內生產，廣義言之，即用於復興農村經濟之建設。宋此行返滬，即為籌畫此事，下星期之中政會議，即可正式决定。五全代會延期事，自余與蔣先生答復廠電後，陳伯南等已有正式提案電，請提交中常會討論，日內即可决定。中央初擬張溥泉·居覺生赴粵，卒未成行，但不久仍圖實現，以期彼此意見互相貫通。惟南行人選是否仍屬張居，此時尚在商討中。外交問題因宋甚明瞭國內情形，中央所定方針，彼甚贊同，故此次廬會，對外交並無多大討論。至中央政制，大概不致變更，即各部與各省府有一二改組之議，會中亦未議及。全國經濟委會與財部各有專司，財部無縮小之必要，而經濟委會則因將來事業之增加，當視事實需要者定其擴張程度。中央對馮擬畀以黃河水利督辦及陸軍檢閱使兩職，請馮擇一擔任，至今猶在商洽中也。汪最後稱，蔣因剿匪工作正值緊張，須待告一段落後方能返京云。

擴大全國經濟委會

十三日中政會議，汪報告全國經濟委員會組織應加變更，並擴大其執掌範圍，直隸於國府，擬採取常務委員制，經由行政院擬定以汪兆銘·孫科·宋子文三人為常務委員，呈請核議，决議全國經濟委員會組織法原則交立法院審議。又棉麥借款擬定支配方法，决用於生產事業及復興農村，交經濟委員會依此原則處理，並另組織監督與保管機關，决議照報告通過。十三日中政會開會後，汪即席報告廬會經過及全國經濟委會擴大組織方針，隨付討論，當經决定原則四項，㈠全國經濟委會隸屬國府，㈡擴大組織，改為常委制，推汪·孫·宋為常委，各有關係部會首長及國內經濟專家，實業界巨子為委員，其名額與人選，由三常委提請中政會决定，㈢美棉麥借款用途，交全國經濟委會全權支配，另設立一委員會，邀請各方代表參加負保管監督之責，㈣全國經濟委會組織法，由宋起草，提出下次中

政會討論決定。

令派三使出席國聯

國府十三日令，(一)特派顏惠慶顧維鈞郭泰祺為出席國聯第十四屆大會代表，此令。(二)中華民國駐德意志國兼駐奧地利國特命全權公使劉文島另有任用，劉文島應免本兼各職，此令。(三)任劉文島為中華民國駐義大利國特命全權公使，此令。(四)任劉崇傑為中華民國駐德意志國特命全權公使，此令。(五)任劉崇傑兼中華民國駐奧地利國特命全權公使，此令。

全會展期議而未決

十四日中常會議，主席葉楚傖，普通例案議完後，汪起立報告，陳濟棠等來電，請停止召開五全代會，本人及蔣委員等均以此事關係重大，故特提出中央決定，請各委員多加研究，發表意見。汪宣布後，各委員以汪係一種徵求意見性質，多未表示可否，僅互相隨便談論。數分鐘後，主席發言，謂本案今日既非正式提出，可勿容討論，現各常委正在慎密商量辦法，數日內當有結果，俟下週常會時再加決定，並希各委員詳細研究。至此，即散會。據聞多數委員僉認依照黨章，已屆開會之期，但展期一年，亦為黨章所許，果事實上有困難，不妨展期舉行。

華北各軍節餉裁兵

十三日居仁堂之會

北平軍分會以華北財政困難，軍費開支過大，前經擬議將各軍酌加裁減，並擬定兩項方案：(一)裁減後每月節省七十餘萬至八十萬元，(二)裁減後每月節省五十餘萬至六十萬元，以期恢復至戰前每月四百五十萬之預算。惟迄在討論，未能實行。最近蔣委員長有電到平，希望各軍體察華北財政情形，縮編軍隊，使軍費開支恢復戰前預算。該會為促進早日實現計，特於十一日上午九時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各軍長·獨立師長開會，討論一切。出席代委員長何應欽·軍長商震·于學忠·萬福麟·宋哲元·龐炳勛·何柱國·王以哲·孫殿英之代表王守信·胡捷三·獨立師長高桂滋·劉多荃·沈克之代表某·委員蔣伯誠·秦德純·鮑文樾·榮臻·魏益三·魏宗瀚·鄒作華·門致中·錢大鈞·高維嶽·胡毓坤·劉翼飛等，主席何應欽。首由何氏報告召開會議意義，繼由軍需組長沈振榮報告軍費收支，每月河北省收入二百餘萬，中央補助二百萬，共四百餘萬，而開支達五百五十餘萬云云。旋由主席將擬定之裁兵減餉方案兩項提出討論，各將領發表意見者甚多，有謂部隊在戰後擴充者，有毫未增加者，如一律裁減，似欠公允。有即主張不問裁減與否，各軍軍餉逕即恢復戰前四百五十萬者，亦有另持其他意見者。至十一時許，遂由主席宣布休會，下午三時繼續舉行。上午休會後，何應欽召集軍分會各關係組長會議，對兩項方案詳加考核，蔣伯誠商震並於下午二時半先在居仁堂與宋哲元·萬福麟·龐炳勛等將領會商。蔣伯誠對裁兵減餉事，有詳盡之說明。經一度之討論，最後意見趨於一致，準備於再開會時通過第二項方案。下午三時，大會再開，出席人員與上午同，何應欽主席。首由何氏報告，希望各將領體諒財政困難情形，對裁兵減餉方案詳加討論，當經通過以下各案：(一)通過第二方案，每月軍餉減去五十萬至六十萬之數，由各軍分配核減，至各部隊裁去兵額，依減去餉額情形而定，現時各軍餉額計五百餘萬元，減去九十餘萬，仍達四百六七十萬，決再

將倘未撤銷之戰時組織實行撤銷，則可以恢復至四百五十萬之以前狀況。㈡決定設立經理監察委員會，即日由關係各組人員起草組織條例，俟條例通過，再推定委員，委員人選，各部隊負責長官皆將擔任，使逐漸做到財政公開目的。㈢今後各軍教育之施行，推定錢大鈞・榮臻・商震・鄒作華等十一人起草訓練大綱，提常會討論施行。五時三刻散會。是日下午居仁堂會議，最後決定案爲每月節省軍費五十六萬元，計東北軍每師每月減二萬餘元，每月共減四十四萬元，宋哲元部二十九軍每月減三萬元，商震部三十二軍每月減二萬元，龐炳勛部四十軍，每月減二萬元，孫殿英部四十一軍每月減四萬元，獨立師高桂滋部每月減九百餘元，沈克部每月減一萬元。關於縮編辦法，決定東北軍每團裁機關槍連一連，每營裁步兵一連，每連大約裁三十人，其他各軍以規定軍費爲標準，酌量縮編。

十三日居仁堂之會

軍分會於十三日上午九時在居仁堂舉行例會，討論通過十一日決定之節餉裁兵方案。出席代表委員長何應欽，委員商震・蔣伯誠・萬福麟・錢大鈞・秦德純・龐炳勛・鮑文樾・榮臻・魏益三・鄒作華・門致中・胡毓坤・高維嶽・孫殿英之代表胡捷三・王守信，于學忠之代表趙巽等，主席何應欽。首由何氏報告十一日召集各軍師長會議決定裁兵方案經過，經略加修訂，即行通過，其修訂者，㈠孫殿英部每月原定減餉四萬元，由孫氏代表要求改定減至兩萬餘元，㈡沈克部原定減一萬元，改定減至八千餘元，其他俱維持原案。統計每月減餉後，爲四百七八十萬元，決再將戰時未取消之臨時機關一律取消，務使適合每月戰前四百五十萬之數。關于實行日期，決定各軍軍餉按舊規章發至即日（十三日）爲止，給養至九月底爲止，自九月十四日及十月一日起，餉額及給養俱照新章發給，每月仍按三十六天計算。裁兵則由各部隊依照規定，斟酌實施。上述各案通過後開始討論今後各軍整頓辦法，決定在不久期內行各部隊大檢察一次，由軍分會派員分赴各部駐紮地點檢察，並通飭各軍及獨立師實行：㈠整理軍械，㈡整理營房㈢一律實行中央所訂之軍中典範令，㈣必須設立軍官團，從事教育。關於十一日臨時會推定委員十一人起草教育大綱事，日內將由榮臻召集開會，着手起草。

各軍每月減餉數額

華北各軍每月減餉數目如下，(一)八十四師減九百八十八元，(二)一百零五師減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三元，(三)一百零六師減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一元，(四)一百零七師減一萬九千七百四十元，(五)一百零八師減一萬一千一百零六元，(六)一百零九師減二萬一千零五十三元，(七)一百十師減二萬四千七百四十二元，(八) 一百十一師減二萬四千五百二十元(九)一百十二師減二萬五千二百三十元，(十)一百十三師減二萬四千九百二十九元，(十一)一百十四師減一萬九千七百九十四元(十二)一百十[illegible]減二萬二千六百七十九元，(十三)一百十六師減二萬三千二百零六元，(十四)一百十七師減二萬一千零三十三元，(十五)一百十八師減二萬二千五百九十二元，(十六)一百十九師減一萬八千三百十六元，(十七)一百二十師減二萬零四百三十七元，(十八)一百二十九師減二萬二千九百零一元，(十九)一百三十師減三萬八千五百四十九元，(二十)二十九軍減三萬一千七百八十二元，(二十一)三十二軍減二萬四千九百五十一元，(二十二)四十軍減一萬八千七百三十二元，(二十三)四十一軍減四萬零七十六元，

(二十四)騎兵第一師不減，第二師減六千四百二十四元，(二十五)第三師減六千七百二十五元，(二十六)第四師減七千一百七十一元，(二十七)第五師減二千八百二十五元，(二十八)第六師減二千五百四十九元，計共縮編五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二元。

閩赤敗退川正猖獗

延平解圍粵軍緩行

福州八日電，窺延平之赤匪彭德懷部，被劉和鼎師蔣炎旅迎擊大敗，匪傷亡甚衆。福州十三電，赤匪猛撲延平城不下，死千餘人傷二三千人，十一日夜向順昌・邵武・泰寧退竄後，十二日延平已開城。蔣炎旅向洋口追擊，其餘各軍亦正兜剿。現延平城外匪屍纍纍，正在掩埋中。又香港十三日電，黃强十二日電告，延平匪數千，向順昌退走，延平之圍已解，將樂順昌南岸之匪，悉向北岸退去。又參謀處十一日電，共匪於十日以全力東犯延平，毛張兩師分途圍剿，匪向北潰竄，斃匪三千餘，獲械千枝，刻延平附近已無匪踪，省垣安。粵當局以閩中局勢已固，派兵入閩從緩。

川省剿赤徒聞其聲

中央社重慶八日電，成都剿匪會議已閉幕，劉湘對於剿匪事，已內定田頌堯任剿匪中路指揮，直攻巴中，鄧錫侯任左路指揮，並撥李其相羅澤洲各一部歸鄧指揮，以厚左路力量，由昭化廣元直逼南江，楊森任右路指揮；以劉存厚全部及劉湘之一部歸楊森指揮，由渠縣萬源直逼通江。三路齊進，以期一鼓剿滅。至各路餉彈，由劉湘負全責，並以飛機十架助剿，調集大隊備援，限期三個月肅清。重慶十日電，劉文輝回駐雅安無問題，並將入省與各方會商統一川局及剿赤方案，北道赤匪向閬中・蒼溪・進犯，富紳逃走一空。重慶十四日電，匪師長何畏，進犯南部，蒼閬在包圍中，嘉陵江北岸已完全淪於匪手，楊森軍防線自渠縣江口起至蓮安平頭堤止，長凡四百餘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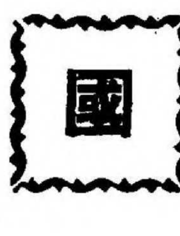
陝南赤匪組偽政府

八月二十一日寧羌通信，本縣毗連四川廣元，南江兩縣，自共匪佔據通江，南江，巴中後，復進據李家壩，兩河口，號召地痞流氓，編成偽游擊隊，擄掠焚殺，無惡不作，人民處於殘暴勢力之下，既無自衛之力，又無呼籲之門，只有終日呼天而已。日前該偽游擊隊忽至本邑南區，將土著王三奎，劉永誠綁去，勒令每人出洋二千元贖票，否則，即處極刑，刻王劉家屬正向親友出重利借貸，以備取贖。聞匪黨拷票，用刑之毒，較之尋常綁匪尤爲殘酷。至二十三日，該匪又將本縣屬之關口鎮佔據，在該處成立偽蘇維埃政府。縣城人民聞訊，益形恐慌，城內駐軍，現聯合各區民團，預備前往攻擊云。

黔戰果將停止歟？

南京九日電，王家烈電京，猶國才代表廖隱仙到省與當局商妥，由省府委猶清鄉司令兼第二師長。現正商洽軍費及駐地編制各問題，此後當團結內部，從事清剿。上海十二日電，黔戰因龍雲警告而停止，王家烈已將攻銅仁之部隊撤回，猶國才未接受清鄉司令，問題未解決。上海十四日電，猶國才以王家烈電稱其代表廖隱仙到省，迭商安置猶部辦法，大體就緒云云，電滬聲言前派廖進省，實因王家烈但懋辛電催吳劍平往商和平，以吳爲師長，不便輕往，故派廖去與之周旋，所謂和議條件，係但懋辛所擬，滇龍所更正，才爲尊重調人，往返商榷，藉資和緩則有之，至王謂以彼爲清鄉司令兼第二師長，則純爲臆造，龍且不知，省方因東路挫折，故作烟幕彈，淆亂聽聞，一面可請中央及粵桂調才出外，王家烈可謂八面玲瓏，果王有覺悟，才解甲歸田，亦所甚願，何待安置。又謂王就地徵發一切給養，以不兌現紙幣榨取現金，又預徵丁糧烟稅，凡所剝削，悉供聲色賭

械，前由粵運回步槍三千，不久又派□赴港訂購步槍五千，子彈三百萬，機槍三十挺，黔已竭澤，無可取求，現向中央託詞請欵，無論用何名義，實皆購械云云。





國外

日本外務大臣更迭

東京十四日新聯電，內田外相因病不勝任，決意辭職，業已提出辭呈。齋藤首相今早八時十分召請前駐俄大使廣田至首相官邸，接洽就任外相之事，經廣田允諾，齋藤遂於午前十一時由官邸乘汽車赴葉山行宮謁見日皇，呈上內田之辭表，並奏禀廣田繼任之事，經日皇裁可，遂於午後二時舉行親任式如下：『特命全權大使正二位勳一等廣田弘毅任外務大臣，外務大臣伯爵內田康哉依願免本官。』又電，廣田就任外相，今後日本外交基調之動向如何，日本當退出國聯之際，業已決定恢復以遠東為主之自主的外交國策，故對華對『滿』之政策，雖大體踏襲既定之方針，然對歐美政策，因廣田外相亦有抱負，故期待將有大轉換。㊀對於「滿洲國」基于「日滿議定書」之趣旨，已有儼然之國策決定，為「滿洲國」之發展而盡全力之事，毫無改變。㊁對於中國，外務省與軍部聯絡協議之下，已決定以自主的强硬方針邁進，對於從來之表面的抽象的妥協政策，則予以斷然之排斥，故對華政策亦毫無變化。㊂對俄政策，鑒於廣田曾為日俄不侵條約締結論者，故對之或將採取相當積極之態度，雖不至達到締結不侵條約，但將謀打開相當之局面，則甚顯明。㊃至關於一般對美對英之政策，因一九三五年之華府會議行將開會，殊為招惹重大危機之時期，廣田對此緊張的日本對歐美關係之空氣，將予以刷新，並努力增進與列國友好協調之事，乃為必然的。



廣田弘毅

廣田略歷

又電，新任外務大臣廣田弘毅，福岡縣出身，本年五十六歲，明治三十八年帝大政治科畢業，應外交官考試及格，派往中國服務，繼任情報部次長，駐荷蘭公使及駐俄大使等職。廣田常關心東洋問題，故對於東洋問題，該氏實為外務省有數之權威者，該氏具備遇事果斷及思慮當深之優點，以之任非常時期之外相，乃最為適宜，故曾為一般所矚目。又該氏以讀書及談話最感興趣。

日本外務大臣更迭，顯然具有一種轉換外交局面之意義，十五日天津大公報社評，論此事頗有見地，茲錄如次：

日外相更迭之意義

日本外務大臣內田康哉，因病辭職，昨日已准予免官，以前任駐俄大使廣田弘毅繼之，此事頗值注意。按內田本為日本外交耆宿，自前年由滿鐵總裁，調長外交，繼芳澤謙吉之後，以阿附軍部，遇事强硬，得一般國民之歌頌，少數識者，則心竊非之。內田嘗有不辭舉國化為焦土，以貫澈對滿國策之說，與荒木貞夫所謂縱哺粥亦須硬幹到底之壯言，同為日本社會所傳誦，譏之者稱曰：『日本焦土，滿蒙樂土，』或謚為『焦土外交』，蓋極譏嘲之能事矣。半年以來，日本外交財政，胥陷僵局，而軍閥勳業已成，暴戾之氣，亦漸減退，國中詰責軍部之言論文字，始得稍稍發表；內田亦漸欲回到外交常軌，打破國際僵局，因有起用重光葵為次官之舉，外部要員，並多遷調。惟因國際孤立，孽由自作，轉移大勢，斷非易易；於是無為無能之非難，又囂然四起，內田卒不得不藉病引退，蓋有其必然之勢也。憶八月二十六日內田請假赴箱根休息時，會語報界，謂就任以來，事端積出，迄無休養之暇。神經作痛，手足有時且不能運轉如意；聽官亦惡。居東京每夜嘗不能成眠，因作山中之游。又謂本人之任外相，原不過承乏一時，久盼於適當機會，得一富於活動力之人物為代。以上為內田決心退休之表示，益徵今日之退，決非偶然。廣田為日本外交官中後起之秀，思想頗新，去年十月十四日在駐俄大使任內，稱病請假回至東京，會語日本記者，盛道蘇俄少壯當國之優點。主張日本應取法俄國，多用青年擔當國事。氏又主張日俄宜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謂雖最厭共產黨之意土兩國，且已與俄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訂約後，並未發生問題。意大利對於從事亦

此宣傳者，必予槍斃，防禁極嚴。氏於「滿洲國」，所見殊爲正確，蓋氏曾謂：「蘇俄與滿洲國締約，則不成意義，對象要爲日本」。質言之，國際上將「滿洲國」與日本，固看作一事者，廣田此言，直是一語破的。彼於日本周圍之國際情勢，知之甚明，故歸國之後，迄不回任，中間曾有來游中國之報，不知如何，竟未實現，要其人之頭腦，決非內田比，其政策，更未必能追隨軍部，然而，吾人當知：日本軍部，人才殊盛，行止進退，早有定算。夫大陸進取，乃日本傳統國策，無論文武，莫不奉行，時無今昔，始終貫澈，特有時用和平手腕，有時以猙獰面目，要皆暴雨和風，友仇相間，但有實利可求，決不拘於一格。方今日本，言貿易則八方封鎖，言軍事則英美丢敵，而一方面則蘇俄居舉足重輕之地，中國在無可奈何之時，正不妨暫抑凶鋒，稍換笑臉，外緩敵愾之情，內修大戰之備，如是則軍刀入鞘，坫壇周旋之日至矣。由是觀察，內田之不能不退，廣田之竟邀特簡，此其故可深長思也。且也，廣田爲通達俄情之長才，重光爲了解中國之傑士，二人合作，日本今後之外交傾向可知；刻駐英大使松平行將回國，駐法大使長岡擬退職，今後日本外交陣容，必當一變，廣田所謂多用青年，擔當國事，今後或將發揮理想，是則疾風暴雨之後，怒濤駭浪之先，日本少壯外交家，或將在世界舞台上有所展布，亦未可知，此又望我國當局密切注意者也；至於廣田就任之後，中日外交，有何變化，此際尚難預料，蓋屬之於彼者，國策既不能根本變更，則僞國問題，終無對我妥協之道；屬之於我者，在國力既尚未充分養成，則除虛與委蛇，隨機應變外，更有何道，是以內田去而廣田來，單就中日關係言，殊不必爲過大之期待，所應重視者，日俄或將接近，則中蘇間似近實遠之現狀，殆不能令人無憂也。

備戰聲高豈屑裁軍

現當軍備競爭日形劇烈之際，行將開會之裁軍會議，自難樂觀。日本軍界目下正倡言備戰，自更談不到裁軍矣。

日本反對維持現狀

東京十日新聯電，據日本駐比大使佐藤報告，稱日內瓦之一般裁軍會議已定下月六日開幹部會，將報告暑假中大會主席韓德森與美・法・德等國代表以麥克唐納案爲中心舉行豫備交涉之經過，關於陸軍之制限，爲戰車，毒瓦斯及科學兵器等之使用限制，至關於海軍之制限，則以確認維持現狀迄至改訂華府及倫敦兩條約爲目標，關於此項將作成一種方案，而於十月十七日起開會之一般委員會審議該方案。日本政府曾命駐比大使佐藤尚武，駐德大使武者小路公共及海軍中將長谷川進爲代表而活動。然由韓德森於暑假中與佐藤折衝之經緯觀之，參加主要國代表，除兵力問題外，大體對於韓德森之提議皆予諒解。但日本以倫敦條約僅有暫時的效力爲理由，已由佐藤對於維持現狀，提出反對。並關於海軍之制限，提議廢棄航空母艦及禁止空中重爆擊機等事。因此裁軍會議繼開時，對於上述諸問題，將不能適用數字的制限，而僅能採用抽象的方式。雖然，日本代表關於推行既定的方針，難免將有一場苦鬥惡戰云。

海軍公約存廢問題

南京十一日電，外電傳，日本向美國提議召集太平洋會議，修改華府倫敦兩公約，日美間已得諒解，現正徵求英方同意。頃據外交界消息，此項傳說僅見外電，此外未接任何報告，絕難證實。但太平洋我國爲主要國家之一，對此事正予以深切注意。倫敦十一日路透電，「每日捷報」今日載稱，日美兩國決議請英國參加新三强會議，修正華盛頓與倫敦海軍公約。該報謂，日本近抗議羅斯福總統決以四千七百萬鎊實行造艦程序後，美日政府乃交換牒文，而定此議云。倫敦十一日電，英官場宣稱，「每日捷報」所載日美海軍交涉事件消息，毫無根據。

東京十日新聯電，日本海軍對於一九三五年之華府會議，將出於如何之方針，日來經首腦部交換重要意見結果，目下之方針大體已決如下：㈠對於華府條約之存續與否，海軍部內殆已決定廢棄，故於一九三四年內，將向美國政府通告廢棄之事。㈡對於一九三五年之華府軍縮會議，關於保有兵力量之提案，大體已於去年十二月之日內瓦裁軍會議提出，以具體案爲第一案。㈢爲順應變化無窮之國際情勢，特準備第二・第三案，視情形如何，日本且有提議廢止含有攻擊的意義之主力艦之意圖。目下在軍縮問題委員會關於其具體案正審議中。

日本主張海軍平等

東京十一日路透電，現悉日本不至通告廢棄華盛頓海軍條約，惟「朝日新聞」稱，海軍界主張日本應宣佈不能再參加仍照現行比率之任何海軍新約者，已甚有力。而「報知新聞」則進一步推測，日本將向華盛頓及倫敦條約簽字國提議，於一九三五年第二次華盛頓會議前，先於明年初舉行一次預備會議，並謂海軍界現堅強要求海軍軍備平等。「國民新聞」則稱，日本將提議一切戰鬥艦，均應廢除。

日人表示準備戰爭

東京十二日路透電，日本報紙近來屢傳外國締結密約，謀不利於日本，及外人間諜在日活動，蘇俄軍隊集中滿洲邊疆，外國海上軍備現又競爭，及外國仇日種種事件等消息。一般民衆頗信其言。說者謂，此乃日本當局極力準備戰爭，以期使國人注意，由對內而轉移於對外。但此說不爲負責方面所承認。彼等確信，日本之負有國防責任者，極願稍獲和平，從事休養，俾從容鞏固其在過去兩年中在亞陸所獲之新地位，非至此種工作完成之後，日本不宜對外作大規模之戰爭。猶之蘇俄在五年建設大計劃未完成時，不欲對外有所舉動也。外人之觀察時局者，覺俄日地位相同，斯皆忍受艱苦，抑壓外慾，庶休養其人民，鼓勵建設工作之完成，無論外間如何揣測，其影響於兩國人者如何嚴重，俄日當局皆有暫時寧願和平，不欲遽即興兵之理由，雙方至少將保持此種意想，至建設工作完成時而後已。

大角岑生危言聳聽

東京十三日新聯電，日本海相大角岑生昨日午後三時半往訪高橋，說明海軍方面觀察世界之情勢，稱美國投下四億元，着手建造軍艦三十七艘，同時並在台灣對岸之中國沿岸締結航空條約，猶如出於威嚇我國之態度。至英國亦充實建艦之計劃，其各殖民地排斥日本商品甚爲激烈，加之倫敦之經濟會議決裂，各國改取國家主義，均在孜孜培養實力。至於日本在通告退出國聯之時，已具覺悟，故海軍無論如何不能不完成第二次之補充計劃云云。力言其必要。對此藏相亦諒解其用意所在，並稱本人昔日因海軍之八八艦隊計劃，及陸軍之兵備改善費之龐大的豫算，曾與前陸相田中義一及前海相加藤友三郎數次强硬的談判，結果由陸相讓步，而先樹立海軍之八八艦隊計劃云云。提出舊事，暗示陸海軍之協調與讓步。嗣復將種種之財政狀態，加以說明。最後大角岑生稱，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乃我國之危險綫，今日對之，若怠於準備，難免成爲重大之事等語。强硬的重述海軍之主張，力言有樹立國防國策之必要。

古巴新閣組織完成

美艦壓境共黨餤高

紐約八日電，古巴軍隊，今日開抵首都哈瓦那，處置共黨，彼輩宣言「打倒政府」，「蘇維埃萬歲」，「工農及海陸軍應羣起反對美帝國主義」。美艦三十艘，向哈瓦那進發。代表各黨派之聯合委員會，（無學生參加）現正研究國家問題，擬成立新政府及革命行政院，美海軍方面正建築無線電台，俾駐古美大使魏爾斯可與美戰艦通消息。古巴首都七日路透電，古巴新政府宣稱，爲國民願新政府辭職，則擬從民意云。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聞已商定，如美兵登陸，即向開火，以示世界，古巴非美國殖民地。美驅逐艦兩艘，已由紐模特開往古巴，又驅逐艦「沃佛頓號」已奉命開往松島，因該島美僑，恐模範監獄中之囚徒二千名暴動之故。哈瓦那之軍隊，已在各地點駕機關槍，並奉命稍有騷亂，即開槍射擊，街中示威運動，均經禁阻。國務院謂有重衛，美軍艦之已開至古巴及在途中者，共有二十五艘。外間盛傳美政府擬請古巴革命政府，以政權交與塞斯貝特博士，而組織混合政府。聞陸軍將士對於此次實施暴力政變，是否得計，意見大相歧異，有數支軍隊，決擬召回被免職之軍官，並請恢復塞斯貝特政府云。

美宣言認古巴自主

華盛頓八日哈瓦斯社電，此間認以下之二重要事變，爲美國對古巴之態度，一，此次古巴之革命，大部爲反對美國，因古巴之革命黨，認塞斯貝特之出任總統，由於美國總統之力，塞氏乃爲美國掌中之傀儡，在與美總統商酌之前，凡事不能自主，所以經濟財政各事，無根本改組之可

能。據稱，古巴人極願自由，不受美銀行家之束縛，而塞氏政府不能完成此種工作。另一問題，美國感覺不安，深恐古革命黨有野心態度，反對美國，引起其他美洲拉丁國家之反感。故召集一會議，有阿根廷，巴西，智利及墨西哥等國參加。羅斯福總統昨日爲古巴問題之宣言，曾謂彼看待古巴，爲自主之國家，不援用普拉特修正案，並續稱，將減輕古巴之鐵路及工業之欠債。由此可斷古巴目前之革命，如能自行成立適當之政府，及維持該島之秩序，美國將不干涉古巴內政。東京九日新聯社電，據可靠方面致外務省之情報，美國國務卿郝爾已聲明不干涉古巴之革命，其要旨如下：「古巴之革命，完全係突發之事件，因爲應急之處置，故而派遣軍艦，美政府實毫無干涉之意思。此項意思，依據六日羅斯福總統對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之拉丁亞米利加諸國代表之聲明，相信可以明瞭。該聲明爲㈠美國無干涉古巴之意，且努力予以避開；㈡美國政府之希望，係依據古巴人自身樹立政府，以維持秩序，故若新政府迅速的恢復秩序，則美國軍艦將不惜立時撤退」云。

桑馬丁就任新總統

哈瓦那十日路透電，頃間公布，桑馬丁教授已就古巴總統職，羣衆麕集總統府前，歡呼若狂。按桑教授當麥加多總統執政時，曾被放逐，上月麥氏被驅去職，塞斯貝特繼之，在位不及三星期云。哈瓦那十日路透電，古巴新總統桑馬丁博士今日在總統府演說，謂渠將尊重政府全部債務，連公債在內。渠宣誓願履行革命程序，對於已在古巴成立之各種利益，予以最大之尊重，渠尤欲得美國之友誼云。古巴現秩序如常，惟陸軍中已呈離奇局勢。桑馬丁政府提議以上校爲最高軍職，軍曹得自選其軍官，但被選者不願服務，仍擁護退職總統塞斯貝特博士。

南美諸邦進行調解

阿根廷首都九日合衆社電，羅斯福頃接阿總統猶斯多電訊，謂阿政府對美政府處理古巴政潮之旁觀態度，完全諒解。阿總統電之聲調，殊爲樂觀，其結論深信古巴必能自行整理內政，使美國滿意，並能維持美洲一般之和平與秩序。華盛頓十日哈瓦斯社電，智利政府接墨西哥建議，向古巴友好提議，成立穩固及有秩序政府。此間政界相信，阿根廷與巴西，亦將加入墨西哥之調解云。紐約十日路透電，阿眞廷政府致牒駐阿美大使，感謝，此次羅斯福總統不欲干涉古巴事變之誠意。並謂青年國任其自籌方法，必能自臻安泰之境。「紐約導報」華盛頓訪員謂，阿政府之牒文，乃堅決勸告美政府，無論處何情勢，勿予干涉，並對美軍艦密佈古巴海面，抱有疑慮。

古巴新閣組織完成

哈瓦那十二日合衆社電，古巴革命政府今晚完成組閣，但各强有力之黨派首領，仍不滿足。前總統曼羅考所領導之有力派，未加入政府，仍進行反對桑馬丁政府之醞釀。新閣名單如次：史特林——國務部長，彼爲塞斯貝特之友人，塞任臨時總統時，曾派其爲駐美古巴大使。巴起斯——財政部長；愛納摩——海軍部長；加多納斯——內政部長；散勃——勞工部長；阿桑西——司法部長；費茵萊——建設部長；希巴斯——衛生部長。陸部仍在巴迪斯他統治中。

一部軍官尚在負嵎

哈瓦那十二日路透電，寄寓國民旅館之古巴軍官四百人，現拒絕新政府限其即日就範之舉動，新政府發出哀的美敦書，限令此四百軍官，於三十六小時內，改變態度，否則定于未便。但此威嚇，不爲軍官所重視，彼等已設立障碍物，並作他種準備，以抵抗政府方面之强暴行爲。彼等主張前總統塞斯貝特博士，必須復職，而不奉新總統桑馬丁教授之命令。查國民旅館中現寓有革命發生時移此避難之美僑眷屬頗多，因此旅館在美軍艦砲火保護之下云。

美國仍有干涉之意

華盛頓十二日合衆社電，美政府對古巴之態度，較爲强硬，國務部當局今日鄭重申述，古巴之任何政府如不能維持秩序時美政府保留其武力干涉權利，美國決不允廢止勃拉特修正案。當局稱，自軍事及商業點觀之，古巴之安定及富庶，對美極爲重要。今日美驅逐艦續有九艘向古巴海面進駛，華盛頓當局，認桑馬丁所組成之革命政府，似有重行改組之必要，高級官吏謂任何行動，應迅予解決。但羅斯福堅持須待桑馬丁政府能以

維持秩序保護在古巴之生命財產，完全證實後，美政府是否將來認桑馬丁政府，仍屬疑問。美國之干涉預備，厥無鬆懈之表示，每古巴重要口岸均有美戰艦，巡洋艦，驅逐艦，或海防軍之快艇，陸戰隊如命令一下，立時即可登陸。凡有發生亂事之可能地點，均在美海軍當局監視中。義大使魏爾斯氏今日報告國務卿鄴爾氏，謂桑馬丁組閣已成，彼並向鄴爾氏表示，謂緊張情狀，仍繼續存在，內部仍有陰謀及反陰謀，叛變之情勢，隨時均有發現之可能。

日本軍部強來解嘲

東京九日新聯社電，古巴之反美運動激化，美政府現正謀用武力，予以鎮壓之方策。日軍部當局於此，回想美政府對於日本在滿洲事件之自衛行動所取之態度，乃以深切之注意，靜觀其事態之推移。據日海軍當局之非正式的見解，稱「美國對古巴之軍事的經濟的利害關係，乃類似日本之對滿洲關係，蓋因欲確實的保證巴拿馬運河之航行權，則確保美國在古巴之條約上諸權利之事，乃絕對之必要。又美國對古巴投資之巨，與日本在滿洲事變前對滿投資相匹敵，實有種種經濟的權益，如此次排美運動之激化，為擁護權益及保護居留民，而出於現在行將採取之非常手段之事，殊與滿洲事變日本所取之行動相同，可視為緊急不得已之自衛的處置。故此美國政府現在當實感當時日本之立場，而於以諒解」云。

西班牙一幕閣潮

亞柴那內閣之辭職

馬德里八日電，亞柴那內閣業於今日下午總辭，至於西總統柴穆拉氏對此閣潮，將持何種態度，現在各方，多有懷疑之論，公共一致深信，總統將必委任一過渡內閣，以便舉行大選，而確定國家將來之政局命運。按亞柴那內閣之下野，其主要原因，為現處於左右極端派之間，地位極感困難，關於法國憲兵佔領安道拉，政府在外交政治上之地位，尤為兩難。在安道拉小共和國向處於法國並西班牙阿格勒神父最上監督之下，但此番法政府派憲兵開入安境，事前未與西方接洽，此殊不合常例。同時西班牙共和國政府又與教堂為敵，是以各事亂雜難理云。

妻洛組閣命運難知

馬德里十一日電，西班牙新政府已經產出，新總理妻洛，為一急進黨份子，彼已向總統柴穆拉氏提出閣員名單，總統今日曾召前總理亞柴那氏入府，徵求彼個人對於新政府組織之意見。新內閣之命運如何，大半須視前總理在議會團體之態度為定，亞氏徒黨至今持一種沈靜之態度。馬德里十三日電，西班牙新閣名單，已得總統柴穆拉氏之批准，新閣施政方針，今日可望發表，新閣名單如下：總理妻洛，為前駐荷大使，陸長羅察為馬德里大學校長，外長亞爾波諾，內長巴里歐斯，財長拉樂，海長伊倫左，教長巴恩斯，勞工部長桑勃爾，建設部長古拉德勒歐，農長費賽德，交長桑泰羅，商實業部長巴拉察。新閣員六名，總理在內，為急進黨，三人為急進社會黨，其餘四名則均屬較小團體。各界對於新閣之態度不一，昨夜共產黨與社會兩黨集衆於各街市中，舉行示威運動，高呼「打倒妻洛」等反對新閣之口號。新閣之命運，完全視社會黨之態度，社會黨對新閣無大友誼，故預料國會解散與舉行新選，必不久實現。且上星期律師公會之選舉高等法院官員，結果係右派各黨，大獲勝利。各黨之候選員票數，佔全額百分之七十，被選人中有前李維拉政府之財長蘇締妻氏，氏於革命成功之後，僑居外國云。

希土簽訂互衛協約

斯丹波爾十二日路透電，土耳其與希臘所訂互衛協約，今晨已簽字。此約甚關重要，規定兩國密切共衛彼此之利益，並規定對各國際問題，當一兩國政策之機關，在國際會議中，土耳其得代表希臘，希臘亦得代表土耳其。安哆拉十三日哈瓦斯社電，希臘總理沙爾達瑞斯及外長麥克斯謨昨日進謁土耳其總統基瑪爾，會談二小時餘，據會後土耳其總理伊斯邁向報界談，「土希二國友好邦交，能保障二國之安全，希臘要人前來此間，乃發展已有邦交之步驟，且可保障國際和平。昨晚伊氏設宴招待二氏，雙方均作政治演講，表示二國維持友好邦交，以互諒求合作。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九月八日起
至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止

（記者）

九月八日 星期五

▲廬山會畢，汪兆銘等離贛，宋子文由潯乘艦過京未停即赴滬。

▲國聯衛生組主任拉西門博士，自威尼斯登輪，啓程來華。

九月九日 星期六

▲汪兆銘等到京。

▲愛國飛機滬商，滬工，滬校，滬童軍，及寧波號五機，在滬虹橋機場行命名禮。

▲瑞典親王加爾，自平過津赴青島游覽。

九月十日 星期日

▲瑞典親王加爾抵青島。

▲瀋陽故宮博物館失火，古物多有損失。

九月十一日 星期一

▲北平軍分會會議華北各軍節餉裁兵問題。

▲黃河水災救濟會在滬宋子文宅開會。

▲孫桐崗自滬飛杭，陳文麟自滬飛京，分作全國飛行。

▲延平解圍。

九月十二日 星期二

▲府令，派顏顧郭三使出席第十四屆國聯大會，任劉崇傑駐德奧公使。

九月十三日 星期三

▲中政會決議擴大全國經濟委會組織。

▲北平軍分會通過節餉裁兵案。

▲趙登禹師再克沽源。

九月十四日 星期四

▲日使有吉與俄使鮑格莫洛夫到京謁汪。

▲日本外務大臣內田康哉辭職，廣田弘毅繼任。

△正誤▽

采風錄第三十四期纕蘅果詣散原賦呈長句一首末句三冬以爲期保歲寒同呻嗶之誤



國風社選

農隱園圖公武屬題 纕蘅

匡廬盛吟儔邂逅得許侯山氣滿軒窗都付肝膈收孝園示君詩語語皆清遒信知入山作更較平日優（述孝園語）識君由疚齋心敬逾幾秋新篇晚更讀照眼眞琳璆結廬傍理安未老專一邱蠣牆南畔路中有林塘幽野叟相往還猿公時唱酬賢哉母與子偕隱到白頭世兒羨凌煙亦或矜八騶孰似荷鋤人愛日能長留九溪十八澗溫夢思前游佳處留茅庵君其許我不

癸酉夏集萬松林得理字 醇士

峻檻枕層岡開軒納巖紫涼飈引松吹笙竽堂上起積著盛文讌茗飲飣盤餌論詩多俊流述學尊夙齒亦有方回才相携會稽史信知懷澹定頗復耽名理結想在槃阿樂詠依林阯低徊罄日娛孰能叢憂委手招狎豢龍愛此髻鬣美肯爲作甘霖蒼生方賴爾

萬松林雅集予未與其盛纕蘅代拈一韻得是字勉作奉寄 拔可

有才例爲世所使未老入山計非是等閒猿鶴暗相驚螮蝀在東誰敢指萬松深處强題名竊恐山靈吾冷齒又何好事爭一墩絲竹未終人再起江西主客圖中多著意拘牽寧足比但憑寄語散原翁不與同心有如水

北邙 鶴亭

萬戰千燒剩此邱黃林北走洛東流田田麥秀何王冢歲歲花開古寺秋金谷繁華都是夢銅街興廢得無愁可憐蠻觸爭持急不送銘旌不肯休

東散原老人 昫谷

一唉塵穅負姑射獨搜幽異到涪翁天遂南斗山無恙水盡西江道未窮避俗故宜人境外卜居今在畫圖中夢邀五老訪遺蹟曾見陶公見遠公

薄暮醫生窪遠眺 訒盦

薄暮涼生暑未收强登高處豁吟眸蟬聲遠樹爭喧晚

蟲語。空。山。已。報。秋。落日。渲。霞。成。野。燒。孤雲。將。雨。傍。高。樓。
歸來。已。是。燈。初。上。錯落。巖。坳。萬。點。稠。

癸酉夏集匡山萬松林予未及赴纕蘅丈代分詩字　壺天

又補。匡。廬。一。段。奇。共收。松。吹。入。新。詩。老。猶。硬。語。知。翁。健。（謂散原翁）來。失。隹。辰。恨。我。遲。靈。瀑。飛。涼。蘇。暑。病。濃。陰。搖。蓋。瀉。秋。曦。紫。陽。絕。學。中。興。否。（時有規復白鹿書院之議）願。藉。絃。歌。卜。盛。時。

諷龕至廬山過我松門別墅手携塡詞圖屬題爲破戒綴句以紀因緣　散原

快傳。社。詠。海。之。濱。接。語。匡。山。面。目。眞。跂石。門。前。定。何。味。萬松。浮。月。寫。詞。人。

和知貢學師陳庸菴先生重宴鹿鳴　什公

人家。漸。少。讀。書。聲。新事。誰。語。賦。鹿。鳴。棘院。看。星。成。一。笑。朱衣。倘。復。憶。平。生。
同年。幾。輩。踏。槐。黃。周甲。匆。匆。夢。一。場。未話。開。天。先。墮。淚。河山。一。角。已。滄。桑。

雜詩　疑龕

世間。最。可。痛。爲我。與。我。別。綿綿。萬。種。意。一訣。永。摧。滅。無端。建。此。我。無端。尸。此。名。無端。摧。滅。之。誰。哀。諸。有。情。無情。無。衆。生。無情。無。世。界。紛紛。復。擾。擾。知被。誰。何。賣。

法曲獻仙音　為許際唐題厲樊榭宋詩紀事手稾　澤丞

金薤。行。邊。玉。華。篇。裏。兩。宋。風。流。如。覩。寫。葉。湖。窗。散。花。禪。室。詞。傴。老。來。情。素。是一。代。珊。瑚。網。編。摩。見。端。緒。
墨塵。古。換。滄。桑。百。年。灰。劫。殘。稾。在。珍重。羽。陵。未。蠹。載。入。米。家。船。伴。吟。懷。烟。月。能。賦。咫尺。西。溪。訪。庵。蘆。應。有。題。句。好。携。歸。篋。衍。更。築。水。東。書。庫。

三姝媚　春中薄游金陵寄宿中正街交通旅館知本散原精舍海棠一樹照影方塘微夜狂風零落俱盡感和夢窗　榆生

榮枯。經。見。慣。惜餘。春。風。飄。雨。淋。何。限。徧綠。江。南。泛。軟。波。蘭。棹。酒痕。都。浣。旅。逸。塵。遙。尋夢。影。池綠。修。藂。暗省。幽。吟。愁問。重。來。畫。梁。棲。燕。
花信。東。闌。驚。斷。又。過。却。淸。明。箭虬。須。短。倦。客。情。懷。向枕。函。休。聽。醉歌。酣。宴。響絕。光。沈。啼怨。宇。嫣。紅。俱。變。悄倚。危。樓。雪涕。秦。淮。漲。滿。

凌霄一士 隨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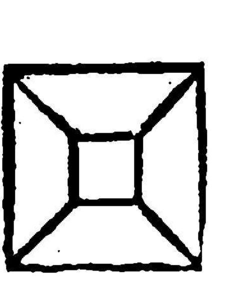
吳沃堯小說「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第二十七回，「管神機營王爺撤差」，有云：「……子明道：「你眞是少見多怪！外面的營裏都是缺額的，差不多照例只有六成勇額。到了京城的神機營，却一定溢額的，並且溢的不少，總是溢個加倍！」我詫道：「那麼這粮餉怎樣呢？」子明笑道：「粮餉却沒有領溢的；但是神機營每出起隊子來，是五百人一營的，他却足足有一千人！比方這五百名是槍隊，也是一千桿槍！」我道：「怎麼軍器也有得多呢？」子明道：「凡是神機營當兵的，都是黃帶子紅帶子的宗室，他們闊得很呢！每人都用一個家人，出起隊來，各人都帶着家人走，這不是五百成了一千了麼？」我道：「軍器怎麼也加倍呢？」子明道：「每一個家人都代他老爺帶着一桿鴉片烟槍，合了那五百枝火槍，不成了一千了麼！並且火槍也是家人代拿着，他自己的手裏，不是拿了鵪鶉囊，便是臂了鷹。他們出來，無非是到操場上去操。到了操場時，他們各人先把手裏的鷹安置好了。用一根鐵條兒，或揷在樹上，或揷在牆上，把鷹站在上頭，然後肯歸隊伍。操起來的時候，他的眼睛還是望着自己的鷹。偶然那鐵條兒揷不穩，掉了下來，那怕操到要緊的時候，他也先把火槍擊下，先去把他那鷹弄好了，還代他理好了毛，再歸到隊裏去！你道這種操法奇麼！」我道：「那帶兵的難道就不管？」子明道：「那裏肯管他！帶兵的還不是同他們一個道兒上的人麼？那管理神機營的都是王爺。前年有一位那王，奉旨管理神機營。他便對人家說：「我今天

得了這個差使，一定要把神機營整頓起來！當日祖宗入關的時候，神機營兵士臨陣能站在馬鞍上放箭的。此刻鬧得不成樣子了！倘再不整頓，將來更不知怎樣了！」旁邊有人勸他說：「不必多事罷，這個是不能整頓的了！」他不信。到差那一天，就點名閱操。揀那十分不像樣的，照例辦了兩個。這一辦可不得了！不到三天，那王爺便又奉旨撤去管理神機營的差使了！你道他們的神通大不大！」……』描寫神機營之腐敗，謔虐備至。雖意存「譴責」，形容不免逾量，而神機營之不理人口，自是可見。所稱撤差之王爺，蓋影射蒙古親王伯彥訥謨詁事。李慈銘光緒庚辰十月二十九日日記，錄「伯彥訥謨詁毋庸管理神機營事務」之諭，注云：『此以南苑大操事也。自八月初都統穆勝阿等赴南苑秋操，至是月二十一日回京。聞二十六日伯彥訥謨詁奏請誅一已革驍騎校。或云：伯王主操政過嚴，士多怨。此人以犯令革，復求見。搜其衣中有小刀，疑欲行刺，（文廷式批云：『盛伯希祭酒告余云：此人實欲行刺，非疑之也。』）杖而後誅之。或云：此人故刁悍，橫於軍中，而爲朱邸所眷，（廷式批云：『伯希云：其母爲邸中浣衣婦，其言得入耳。』）恃此婁忤犯，故被誅。誅之次日，其母及妻子皆服毒，死於伯王邸。（廷式批云：『此言恐不盡確。』）醇邸以聞，始有此諭。』伯彥訥謨詁之撤差，醇王奕譞成之也。

文廷式「聞塵偶記」云：『伯彥訥謨詁，僧忠親王之子也，管神機營，持法嚴。有兵丁犯法者，革之。其人懷刃欲行刺，事洩，將戮之，而其人之母乃爲醇府乳媼，因是求訴，遂得不死。俄而醇邸復涖神機營。人咸樂醇邸之寬而憚伯彥訥謨詁之嚴，醇邸亦由是惡之。及西邊事亟，言官屢請聯絡蒙古，以衛邊陲。醇邸曰：「此不過爲伯彥訥謨詁開路耳。」卒置不用。』又云：『今神機營之制已三十三年，（按此句疑有脫字。）而甲午出兵，疲羸殘弱，無異往昔。剛毅以廣東

巡撫初入樞廷，又請每旂擇壯丁加以操練。上曰：「汝習聞舊論，不知八旂之兵今日已無可練習！」聖明燭照，固深知積弊之未易除也！』又云：「甲午之秋，神機營出兵。有遇於蘆溝橋者，見其前二名皆已留鬚，第三名則十一二齡之童子也！餘多衣裩不周體，蹲踞道傍，不願前進。遇之者口占一詩，有「相逢多下海，（京師呼髯為下海，海字疑頷字轉音。）此去莫登山」之句，蓋兵出防山海關，故借點山海二字云。」費行簡「慈禧傳信錄」云：『當捻竄近郊后欲遣京營兵禦寇。一日值神機營會操，遣內侍覘之。還報：罷操後，諸兵各手一鳥籠，已徜徉茶肆間矣。不信，更詢之內務府總管春佑。佑對：「京諺有：『糙米要掉，見賊要跑，僱替要早，進營要少！』蓋指旂營兵士言，謂領糧必刁難監放者，臨陣則奔逃若恐不及，值操則預僱替身，平日復鮮有到營任差者也」。后震怒，遂命奕譞檢閱在京旂綠各營操。譞承命大校，則士弱馬疲，步伐錯亂。有馬甲上騎輒墜，致折其股。詰之，對曰：「我打磨廠貨臭豆腐者，安能騎？」譞笑且怒，歸以告樞臣，將重劾之。文祥謂：「吾聞宿衛且然，此曹何足責？」蓋譞方為領侍衛內大臣，前鋒護軍則其屬也。譞知諷己，然諸軍實亦疲敝，不得已，匿前事不以上聞，而微言操練宜勤，且陳巡捕五營尤疲弱，宜改挑旂兵練習。得旨如所請行，而責步軍統領存誠等泄沓溺職，嗣遂並禁衛旂綠兵操皆任之譞。后亦時遣內奄易裝往察之。時崇綸方任左翼總兵，固富於貲，懼干上譴，乃鬻金易旂幟，備槍械，神機營兵亦排日肄習，六閱月而軍容火茶矣。諸奄以狀告后，后賜璽書奬譞，然廢弛已七十餘年，積習卒不可湔。嘗校查城兵，有步軍校後至，譞叱令鞭之。衣解而雕珮玉玩數十事墜地。問所由來，泣啓曰：「家十口，月糈五金，食莫能供，則領貨於骨董肆，自盛小攤於廟市售之。今晨會隆福寺，故赴操獨遲，無他也。」譞嘆，揮令退。又火器營有弁，鎚礮使碎，而以廢鐵貨之市肆。事發自

盡，母妻亦縊以殉。譏知餉薄紀弛，整飭匪易，屢以各營習操成效漸著請分別各歸統率上聞，冀卸已責，后卒不允，然諸寇亦未嘗逼京師，故春佑戲稱諸都統爲福將。獨文祥持議，謂：兵非不可用，特京師繁華靡麗之場，不宜講武耳。同官皆不之信。後祥銜命治盜遼瀋，揀神機營兵千人從。踰年歸，疲瘵者皆壯悍，且耐勞苦。訢譏大稱異。祥曰：「非有他術，特地無戲園酒肆博場，不耗資，不耗時，一月而放心收，三月而操演勤，然後示之以捕盜之賞，予之以獎功之牌，期年有成，幸如前論，王何詫爲？」衆皆服其論。」均可參觀。



獨幕劇本

無名小卒

△奉獻給九一八以後為國犧牲的無名英雄▽

戲子

人物：

侵略國團長

侵略國兵甲

侵略國兵乙

中國偵探

佈景：侵略國軍隊在中國領土的左翼防線。這是戰壕裏侵略國團長的辦公處。左右有過道通地洞。角部有一梯階升地面。陳設簡單：壕裏一行軍床，中部一輕巧的四方矮桌，上面燃着幾枝不齊的紅燭，擺着幾瓶啤酒，三數玻璃盃和罐頭。桌旁有兩個輕矮的小凳。墻角裝置一具軍用電話。

開幕時，侵略國團長，——他年約四十歲，長得短小的身材，粗橫的眉眼，鼻下蓄着一點短黑的鬍髭，（但導演人為適合時代之演進或環境之變遷，得將此人改為另外一種特殊之性格。）——正在檢閱攤在桌上的地圖，不斷的喝酒，抽烟，狂笑。有時自言自語的說道：『一日千里呀！一日千里呀！不到幾天的工夫，居然佔領了中國這末大的一遍疆土！好神速的軍隊！好威風的祖國！』說畢又狂笑，痛飲。最後抽着烟捲在室內蹀來蹀去，緊身之指揮刀錚錚鏘鏘，口中噴出烟雲，趾高氣揚，目無天地。片刻，侵略國兵乙從梯階入。他也是長得短小的身材，粗橫的眼眉。

兵乙：報告團長！又逮到一個中國偵探！

團長：哦？又逮到一個中國偵探？

兵乙：便衣的！

團長：好極了。我們正需要一個中國偵探。把他帶進來！

兵乙：著！

▲兵乙下，片刻復與兵甲督押着中國偵探上。他是一個二十三四歲的青年，農人裝扮，身材高大而健壯。

團長：搜查！

兵甲乙：著！

▲兵甲乙將中國偵探施與嚴格的搜索，結果搜出雪亮的尖刀一柄。

團長：再搜！

▲兵甲乙正要實行第二次搜索的時候，中國偵探極力抵抗，兵乙跌倒。偵探衝往桌前，急將袖中的軍事地圖付於燭火，待團長等赶來撲滅，已經燒去十分之九了。

團長：燒的是甚麼？

兵甲：大概是中國軍隊作戰的地圖。

▲兵甲將未燒完的地圖餘片拾起來給團長。

團長：怪可惜了兒的！我們正想得到一張詳細的中國軍事地圖！唉，怪可惜兒了！

兵乙：也許從剩下的這些小塊上，還可以看出中國作戰的計劃？

團長：不行，圖整個兒燒完了，剩下的只是些……（說到此處，重新把那些小紙塊放在桌上細細的拼合）對了，這裏有幾個字：『敢』……『死』……『隊』……噯呀？他是『敢死隊』麼？奇怪，怎麼中國軍隊現在也有敢死隊了

呢？中國人不是向來怕死的嗎？聽說他們自已打自己的時候倒非常勇敢，可是同我們外國人打仗他們就不行了！——只要跟我們一接觸，他們就退，有時還沒接觸他們就先跑了！現在居然有敢死隊了！這眞是難爲中國人了！

▲團長說畢，狂笑不止。中國偵探表示種種憤慨。

偵探：哼哼！（此二字乃發自內心，但從鼻中透出）

團長：要是中國軍隊果眞組織了敢死隊，咱們也許要小心一點兒。

兵甲：對了，那可眞了不得！他們有四萬萬人民！（這八個字說得特別響亮帶勁）

兵乙：不要緊。他們中國人向來是一盤散沙的。

團長：對了，他們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組織，上自政府，下至人民！

偵探：哼！你瞧着吧！

團長：而且中國人根本上就組織不起來。他們中國人都是自私自利，毫無國家觀念的。

▲此時中國偵探義憤塡胸，又要衝往前去與團長決鬥，但爲兩兵所阻。

團長：嚇？瞧你這小子的勁兒？

兵乙：我說團長！咱們把他斃了吧？

偵探：那倒痛快！

團長：不，我要審問他的口供。（轉向偵探）嘿，小孩，你是中國人嗎？

偵探：你再侮辱？

兵甲：報告團長，他的確是中國人！

團長：看你的神氣，你很不像中國人。

偵探：你再說？——我揍你！

團長：那麼你是中國人？嘻，你眞不應該做中國人。你怎麼做了弱小民族的國民呢？

偵探：你這鬼東西！你不用廢話！你既然捉到了我，你可以殺我！

團長：不，像你這樣一個不像中國人的中國人，我們不敢殺你。

偵探：那末你要幹什麼？

團長：我不要幹什麼。我想和你做朋友。來，我先敬你一盃啤酒。

▲團長用玻璃盃倒了酒遞給偵探。偵探拒絕，將盃礰落於地。

偵探：我們中國人向來不喝仇人的酒！

兵乙：團長！我說還是把他槍斃了得了！

偵探：對了，那比喝仇人的酒要痛快的多了！

團長：那麼你不怕死？

偵探：怕死不做中國人！

團長：好，把他推出去斃了！

兵乙：著！

▲兵甲乙推着偵探走上梯階，團長發令止住。團長：慢點！把他帶回來！

▲兵甲乙把他推下梯階來。

團長：我還是想同你做朋友。

偵探：你不用說些欺己騙人的廢話！你們既想同我們做朋友，那麼你們爲什麼無緣無故的屠殺我們的人民，侵佔我們的土地？

團長：朋友，這是你的誤會。你說的那些行爲都是我們政府的主動。

偵探：照你這樣說來，你們政府的橫蠻舉動你們就可以不負責任了？騙誰？眞是笑話！

團長：朋友，事情的確是這樣的。我們政府幹的事情我們的確不能過問，也不敢過問。譬如這一次鬧了許多的軍隊，帶着飛機大砲到中國來侵佔你們的土地，轟炸你們的人民，——這都是我們政府的政策，我們人民是不負責任的。

兵乙：團長，跟對他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團長：你們少開口！

兵乙：著！

團長：所以我們既然是朋友，我就希望你把國家的事情撇開不提，幫忙我一件私事。

偵探：私事？

團長：我請求你把剛才燒掉的那張地圖的內容告訴我。聽說你們中國軍隊在附近有埋伏，眞的嗎？

偵探：這是私事嗎？你好大的野心！

團長：不，朋友，我決不叫你白幹。我一定報答你。第一我可以叫你不死，我想你一定相信我有權柄把你弄死？

偵探：當然。可是我情願你把我弄死。

團長：朋友我給你說老實話吧：希望你把中國作戰的計劃盡量的告訴我，倘若我因此打了一個勝仗，我一定可以升官；我升了官，一定重重的謝你，——一方面給你很多的金錢，另外還給你一個重要的官職。你願意嗎？

偵探：我看你不是在做夢，就是瞎了眼！你要知道我是中國人，中國人向來是不賣國不降敵的！

團長：我現在是用朋友的態度跟你商量，萬一你不受抬舉，那麼我只好……

偵探：只好殺了我，對嗎？請吧！我是準備好了才來的！

團長：好！不受抬舉的東西！把他推出去斃了！不，讓我自己來槍斃他！（掏出手槍向偵探對準）中國軍隊的埋伏在什麼地方？說！

偵探：不說！

團長：那麼我要開槍了？

偵探：你開吧！

團長：再給你十秒鐘的機會！

偵探：萬萬秒鐘也是白費！

團長：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像你這樣不怕死的中國人。

偵探：這是因爲你們不認識中國人！

▲團長無法，只好把手槍放入袋中。

兵乙：還是讓我來槍斃他！團長！

團長：不，我還給他一個最後的機會。朋友，你叫什麼名字？

偵探：你沒有權利問我的名字！

團長：朋友，你不應該這樣衝勁兒。來，我現在來和你談談家常。你結婚了嗎？沒有，是不是？哈哈，看你的樣兒就知道你沒有結婚。我這裏有一張像片讓你瞧瞧。（他由日記本內取出一張像片示偵探。）你看她好看不？倘若你願意，我可以叫她嫁給你。你這總該願意了罷？

▲偵探把像片接在手中撕碎，團長大怒。

團長：你究竟是什麼賤骨頭！

偵探：我是中國人的硬骨頭！

團長：來呀！

兵甲乙：著！

團長：揍他！

▲兵甲乙急將偵探所有的上衣剝下，發現他的胸膛寫着『中華萬歲』四個大字，轉過身來，背上寫着『誓死救國』，四個大字，團長大驚。

團長：他的胸口寫着『中華萬歲』？他的背上寫着『誓死救國』？這樣看起來，他們中國人這次確是有了決心，有了組織了？

兵甲：好勇敢的中國人！中華萬歲！中華萬歲！誓死救國！誓死救國！中華萬歲！中……

華……萬……歲！

▲兵甲瘋狂似的呼誦以上諸字，音調悲壯、，氣震天地，呼畢塵嘶，倒地。

團長：他…他怎…他怎麼啦？

兵乙：大概又是發了神經病吧？

團長：快把他背到裏面去躺下！

▲兵乙將兵甲背入右邊地洞。兵乙復上。電話鈴響，團長接電話。

團長：喂！一百零三團團部！那兒？司令部呀？什麼？什麼呀？正面吃緊？發現中國敢死隊呀？右翼……呀？……右翼怎麼樣？啊……啊……好吧……我就來了！

▲此時團長慌忙失措的，擕了軍器，戴了軍帽往外走。

兵乙：團長！

團長：是的。正面和右翼都發現中國敢死隊，非常吃緊。我得去了。

兵乙：那麼這個中國小子怎麼辦？

團長：把他關到地洞裏去。

兵乙：團長！我看還是趁早把他殺了吧？

團長：現在更不能殺他了。

兵乙：我看還是——

團長：你聽命令不？叫你把他關起來！

兵乙：著！

▲兵乙押着中國偵探入右邊的地洞。團長燃了一枝烟捲，往梯階上出去。兵乙復上，見團長已去，於是將桌上的啤酒大喝特喝，正在喝得起勁的時候，沒有料到團長忽從梯階上走進來。

團長：你在這兒幹什麼？

兵乙：替團長拾搭酒瓶。

團長：對了，拾搭酒瓶，大概瓶子裏的酒都給你拾搭到肚子裏去了吧？把行軍床底下那個皮包拿出來！

兵乙：您要什麼？

團長：箱子裏面有一件中國大褂和一件馬褂，拿給我。還有一頂瓜皮小帽。

▲兵乙把箱子打開檢出藍布長衫，黑布馬褂，小帽，交給團長，他即把中國衣服套在他的軍服上面。

兵乙：咦？團長！您幹嗎穿中國衣服？

團長：少廢話！現在前線非常吃緊，你決不可離開這裏一步！

兵乙：著！可是團長，那個中國偵探怎麼辦？我不懂您為什麼不殺他？

團長：哈，你們當小兵的那能懂這裏面的微妙。可是我們馬上用得着他了。你現在應該強迫他與你交換衣服，把你的軍服脫給他穿，你再穿上他的中國便服。前線已經危險極了，都是中國敢死隊！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兵乙：哦？原來團長的意思是……？

團長：可是你不能離開這裏一步！聽着電話！

兵乙：著，可是團長還回來不？

團長：我一會兒就回來。

▲團長下。兵乙又拿起酒瓶來大喝了一陣，有一點醉意了，就伏在桌上打盹。此時中國偵探由地洞裏偷偷的走了出來，看見兵乙正在打盹，於是急往梯階上走去。而兵乙忽然覺醒，忙掏出手槍對準偵探。

兵乙：站住！

偵探：啊，對不住，驚醒了你。

兵乙：你這小子想往那里去？

偵探：我想到地面上去吸點新鮮空氣，並且看看天亮了沒有。

兵乙：天亮了，還早着啦！你想逃走？沒有這麼容易的事！下來！

▲偵探從梯階下來。

偵探：你要怎麼著？

兵乙：我要你身上穿的衣服！

偵探：你要我的衣服？

兵乙：對啦。

偵探：要它幹什麼？

兵乙：這你就不用管！是我們團長的命令！

偵探：是你們團長的命令？

兵乙：對了，快脫下來！

偵探：這個辦不到。

兵乙：你脫不脫？

偵探：不脫！

兵乙：你不脫，我就要你的命！

偵探：你可以要我的命，但你決不能從我的手裏把衣服拿去！

兵乙：那末我先用手槍打死你！

偵探：然後你可以得到我的衣服。

兵乙：我並不是白要你的衣服，用我的軍服和你交換。

偵探：穿敵人的衣服是一種莫大的羞恥！

▲此時電話鈴緊響，兵乙急往接電話，同時用手槍對準偵探。

兵乙：『喂！左翼一百零三團部……是呀……是團長嗎？什麼？咱們大敗嗎？都被中國軍隊包圍了嗎？什麼？全軍覆沒？噯呀！對，我一定換上中國便服！喂？喂？喂？喂——』糟了！電話也被截斷了！電話也被截斷了！

▲此時遠遠的聽到激烈的槍砲聲。兵乙逼近偵探。

兵乙：現在真要你的命了！

▲兵乙朝着中國偵探放了一槍，未中。第二槍尚未發出，中國偵探即衝了過去決鬥，正在危急的時候，兵甲從裏面跑了出來朝着兵乙胸口放了一槍，兵乙應聲倒地。

偵探：你……你……打錯了吧？

兵甲：我沒有打錯！

偵探：那末你爲什麼打死你的同胞？

兵甲：他不是我的同胞！

偵探：你這話太奇怪了？

兵甲：照理說你倒是我的同胞！

偵探：什麼？這更奇怪了？

兵甲：我是朝鮮人！

偵探：你是朝鮮人？啊？難怪你剛才——？難怪你剛才——？

兵甲：我的祖國的祖國是中華！

偵探：沒有想到今天會碰到分離了多年的弟兄，中華萬歲！

兵甲：祖國萬歲！

▲二人握手

偵探：請你脫去身上的軍服，拋去手中的手槍，我們同登大地！

兵甲：我們重見天日！

▲兵甲脫去了軍服，拋去了手槍，二人携手向梯階上走去。此時黑暗中燭光全滅，洞口上現出一道陽光射在二人身上，外面的，火已停息。二人站在梯階上仰望着天空微笑，歡呼。

兵甲：祖國光明！

偵探：中華偉大！

▲二人同歌：

偉大的中華，
偉大的中華，
四萬萬人民，

五千年文化，燦爛光明——光明偉大！

可愛的中華！可愛的中華！

▲唱畢重復一次閉幕，閉幕後再唱一次，完畢。

一九三三，三一八於定縣。

補白　回憶去年九一八的慶祝

（宗九皋）

C城是遼寧極西邊最小的一個城，距榆關不過三十五華里，偽奉山路東下車的第二站，北由梨樹溝門可以直達熱河的凌源赤城，西由榆關可到中國的內部，南有產魚極富的海岸，東可直抵滿洲西邊咽喉的錦洲。城中有一千以上的居民和商人，小學初中師範都有。在中國人眼中看，不過是一個偏僻小邑，荒野之地，而在日本人眼中看，則如同得了至寶，是滿洲西陲的重鎮。自前年九一八五百倭兵佔了滿洲以後，我當局抱不抵抗主義，節節退讓，遂致滿洲完全變色。由前年九一八事變直到去年週年，在這一年中，雖各處義軍蠭起，不但沒損倭奴的毫髮，倒殺害了我們的許多老百姓，而人家仍然熱烈的慶祝九一八的勝利，這是多麼痛心的一件事。

在未到九一八週年的前些日子，就由日警察隊透出慶祝的消息，所有日人員個個面上現出傲態的微笑，一車一車的洋酒和其他犒賞的禮物就早都來了。在九一八的前一日，紅綠的標語黏貼了滿牆，不曰「日滿親善」則曰「日滿提攜」及「慶祝滿洲獨立」等等，當地的公安隊通知各商民，學校當然在內。在九一八的慶祝日，要懸掛日滿國旗，以表慶祝，並每家出一人在那日上午九時齊集初中操場出發，作擴大遊行示威，以代表民意，而慶祝友邦援助的熱忱。以上兩項，各家必得奉行，否則以叛逆論。到了九一八的那天，說也奇怪，滿城幟旗飄揚，千家一律，並有知趣的微風蕩漾着，似是說，這是民意！這是民意！並有很長一大隊慶祝隊，個個手拿著日滿國旗，看他們面上，除日人帶著猙獰的微笑，和韓人與幾個漢奸的諂笑外，都是面帶著苦笑，如赴刑場的一般。雖然如此，他們口裏仍然喊著，「大日本萬歲！」「滿洲國萬歲！」的口號，這是多可憐多痛心的一件事，至今回憶，還彷徨悽惻，不知所措呢！這小小的C城是如此，我想同時在滿洲其他各地的同胞，更不知如何呢？

以上是去年九一八週年的實紀，白雲蒼狗，曾幾何時，而被壓迫弱小的我，逃到關裏來，想作中華大國的國民度那昇平的日子，糟糕極了，若不是塘沽協定成功，險些又作九一八二週年的慶祝。雖然今年許不能作那慶祝了，但我一想去年九一八的景況，不覺的C城一切的一切，又湧上我的心頭來了，寫出來供獻給關心國難的讀者。

一九三三，九，八。於碣陽。

兩年

徐盈

一

窗外面，半山新採來的松柏枝兒比里比里地在火焰裏叫着，李大叔醒了，打了一個深長的哈欠。

李大叔躺在有些暖洋洋地炕上，揉了揉那佈滿眼絲的紅眼皮，從那紙窗戶中間的一塊小玻璃裏望到外邊去。外邊是白茫茫地，不知是烟還是霧，總也看不清晰。

「今年節氣又早呢——這早節氣——」

沸騰的人聲，不時地隨着一陣陣地凉氣撲進來。男人的，女人的，還間雜着一兩聲乳臭氣的小兒哭聲。李大叔兩年來心緒不寧，看見別人的兒女成羣就生氣。望望人家，望望自己，人家人口越來越多，自己家是死得只剩了自己一個人。

「我×他萬輩祖宗的小日本，——老伴兒就死在逃難裏，獨生的兒子也就被義勇軍擄去。……」

他發出一口深長的嘆息，這嘆息是紆徐地在這陋室中不迴聲的寂寞下去，好像是表示只給他一個人聽似的，他於是哼着把自己的一把瘦骨頭撐起來，剛把羊皮袍子披上身，那咳嗽便有節奏地從他嘴裏開始。

「眞是——老了呢……」

想起老，人便不知不覺的撫摸着自己的老臉。手指瘦得像雞爪，按着那皺皮密佈的面皮，想想這一把骨頭和一張瘦臉，便是這四十年來苦幹的成績。一人高的野草在地上除了根，新的高粱怒長起來，可是，人的心血和精力便灑在這黑土上。

李大叔扣好了他那大襟上面的銅紐扣，信手在炕邊上把旱烟袋拿起來，裝滿烟，用火石打着火。活到如今，爲習慣，爲節儉，李大叔從沒用過洋火。

冷風不時地偷偷進屋來徘徊，帶進來的除了人聲之外，又增加了殺豬的剁剁之聲。

耐不住這寂寞的心情，李大叔於是推開了風門，整了整領子，緩步踱出屋門。

屋門外，白茫茫地一片，有烟又有霧，但分不清那是烟，那是霧，火花爆裂中，人影兒幢幢地走來又走去，大人小孩子都是在忙着。

人聲中，有人這樣喊着——

「五口豬都宰了不多？……」

「吃個飽吧——反正賣不出……」

李大叔於是喟然嘆息想道年頭兒的確壞了，什麼都變得越法沒王法，種田的人除了兩口飯之外，什麼辦法都找不出現錢來，糧食沒人買，牲口沒人要，亂七八糟的年頭，東西是一年比一年貴起來了。

有人發現了李大叔，便喊：

「李大叔——給你拜節呵！」

「說了就算！就算吧！」

李大叔是和來到這裏開墾的人住在一起，幾所茅屋靠在一起的便是一家人家，這家和那家其間並不被院墻隔離着，過着半合作的生活。在這羣年齡不一致的農民中間。論理說像李大叔這樣已經踏着脚根的人，本應另立門戶，蓋起院墻來

，但他因了自己的孤獨，爲慰藉這暮年的冷清，所以才攫到這嘈雜的人羣裏。

松柏枝的香氣伴着高梁杆的炭灰，在空氣中飛舞着，地竈的大鐵鍋裏的水鬪得滾滾地，血腥氣也在大竈旁徘徊，明晃晃地刀光閃閃地在發響

「李大叔——知道嗎？吳家四嫂子今天嫁給白眼狼作填房？」

「吳家四嫂子會嫁白眼狼？………」

李大叔瞪起眼睛來，大聲的問。

「昨天才定規」，那人說，「四嫂子守寡整兩年了——自從鬧事情，高麗人把吳三活埋吳四是偷跑了，一直就沒信……」，

「唉……唉……」李大叔心裏想說：「這娘們，才守兩年就耐不着了，水性楊花……兩年了，兩年，多麼快的兩年啊」！

想到了「兩年」，這老人的心是分外痛苦起來，老婆是死了兩年了，兒子是掉了兩年了，自己是孤苦了兩年了，田地是荒蕪了兩年了……兩年啊，這艱苦的兩年。

「啊……啊……我外面看看去……天冷啊………」他說。

那氣仍然很重，白茫茫中李大叔的頭安在一閃一閃地發着亮光，這亮光是徐緩地走到霧的深處去。

二

距離冬天還遠着啦，風賽刀子似的刮在臉上，已經很是個味兒。

李大叔一個人裹緊了皮袍子，歪歪斜斜地走着。

路是走熟了的，不怕迷了路，地都凍結實，走着脚有點兒冷。鼻子邊，有清鼻水在徘徊。

太陽有時露一露臉，在霧氣中剛要麼透一下黃，立刻就沒有了，仍是白茫茫地。白茫茫中看不見蒼翠的遠山，看不見帶着白帽子的山顛。

路上，散漫着無數未收割的高粱，那挺高的稈莖已凍得筆直，有的在臥倒，也是凍得直僵僵地凝脚，上面都白得耀眼，多次的霜，已經加了幾次外衣了。

遙遠處，那大莊院裏，不時透出來馬嘶聲。

李大叔是去看自己的女人的墳墓，那是葬在李大叔着手開墾時第一鋤頭的地方，按習俗說，風水便是種在那個地方，使後輩發跡。

「我還信那些嗎？」當時他想，「我已經是絕石……」

可是他終于把女人葬在那裏。

他走着，他的心是無名的痛苦着。隔不久，他總是會來上一次墳的，在墳前，他永是沒有眼淚地呆呆地望着墳，好像女人活着似的說年頭如何？收成如何？買賣如何？日本鬼走了，高麗人來了。…………

之後，老人便又放心似的走回去。

可是今天他態度變了，他在墳前什麼不說的徘徊起來，吸吸烟長嘆，繼之以咳嗽，咳嗽到一段落便再吸烟。

老人像很有決心似的頓足，他又長嘆。

「我要陪你——」他又說話了，「你在地下稍等一等我，——我不能再活了，我不能再活……」

淚水封着他的咽喉，他不再說下去。

他緩緩地把腰間的腰帶解下來，又很留意的揀視一回，手顫顫地在結一個環。

把腰帶懸在小樹上，環形空着，在等待人上鈎，老人先不上鈎，又徘徊起來。

看看天，天地白茫茫地，看看墳頭，已經變了一個潔淨的包皮，看看自己，一堆骨頭一張皮。

「六十歲了，——人生六十古來稀…還活什

[illegible]呢？」

他便由遲疑而堅決地把頭伸向那套兒裏……

馬蹄響。……

近了。……

更近了……，

兩匹馬載着兩個人像失迷道路似的來到這墓邊。

「嘿——有上吊的？」

「下來看看——」

兩個年青人箭似的從馬上下來撲上去。

老人還未斷氣，緩了一緩才吐了口氣，便成了一團的咳嗽起來，咳嗽得氣都透不來時，但老人還說：

「不……不……我要死……」

「爲什麽尋死——老先生？」「不是本地口音。

「家破人亡——孩子叫……叫…… 義勇軍搶跑了……」

兩個靑年人互相擠擠眼。

「現在村裏還有義勇軍嗎？…」

「槍都沒有一桿了，那裏還有人幹……」

「槍呢？」

「叫小鬼吞了——按戶搜……」

「老百姓甘心讓搜……」

「斃了十個……」

「老百姓盼不盼還當中國人？」

「那還用說，那家的祖宗不是在關裏呢？…」

「那爲什麼不幹？……」

「幹，怎麼幹？… 義勇軍不是後來都成了土匪？…誰給吃的？誰給穿的？誰給子彈？…誰能叫中國人都齊了心？不這麼弄好，…就…就…得像我，先看着送了孩子的命！…」

兩個靑年人低着頭不說話，老人便咳嗽。

「關裏還打仗嗎？」

「我們就是義勇軍，實告你說，」其中的一個說，「我們退到關內，關內把我們繳了械，我們是千辛萬苦，死裏逃生的跑出關，現在我們又千辛萬苦，死裏逃生的進了關，進關還不是死嗎？可是關外也不是活路，仗着我們年青，我們有胆，你等着吧，再待兩年……」

「兩年？——再待兩年……」

「也許兩年後和你兒子見面！」一個笑着說

「回去吧，不准再死—— 回去說，有人的出人，有錢的出錢，準備着，中國人還要爭這臉面。靠八是不行的，老百姓得自己幹！」

和一場夢似的，李大叔又看那兩人騎上馬，在霧中消失了。

三

他又慢步踱回來，太陽是出來了，霧漸漸消，可還是有點乾冷。

「李大叔——哪去這半天？都等你。」

李大叔苦笑一下，心想如果不是作一場夢，也許永遠等不到——等到的只是一具僵屍。

踪中，是洋溢着透熟的豬肉香，濃郁郁地刺鼻。

有的地方已在吃着，粗大的碗裏是葱和醬。拌合着粗而且長，尚未爛透的肉，很高興的吃着，嘴裏喊——

「來啊——李大叔！」

李大叔答應着，回到自己屋，緊跟着一碗肉是熱氣騰騰的送過來，醬的濃香也是很觸鼻。

「費心啊——費心。可是你等着——」

他說着從墻角上提出一個小罈子來。

「拿出喝——去喝——」

他先拿着碗取了半碗，酒蛆在上面浮着。

這酒的氣味很濃，和肉味，醬味一般的刺鼻。

老人是喜酒的，嘗了一口，點點頭，說：

「還不錯——拿去喝。——」

來人歡笑着捧出去。老人的心又寂寞了。

「那人說——是有兩年——兩年……」

他疑惑，他的頭腦只允許他這樣。他明白，老年人和年青人的距離愈來愈遠，但他不知道是爲了什麼。譬如方才見的那兩個吧，他不滿意他們忙來忙去幹些什麼，但他認爲祖宗墳墓一定是要等重得。”

他吃一口肉，很膩，適合沒牙的人，他又吃口酒。

「我——」他想「我就帶着我這把老骨頭再等兩年吧！」

補白

輓汪公使

（芸）

前駐日公使汪袞甫先生（榮寶）定於九月十八日舉殯，恰是國難二周，輓以一聯云：

使東十載，巨變莫挽，痛先生空懷曲突徙薪志；

國難二周，時艱益深，悲後死盡是焦頭爛額人。

蓋仍本「憶汪袞甫先生」一文之意。惟前文謂先生自民國十三年使日，誤，實自十一年，至二十年歸國，恰爲十載。附誌於此，以正前文。

「九一八」二週年雜寫

小卒

一 事變之夜

在深夜裏—
發現了轟轟的砲聲，
響也只隔二三分鐘；
震得人們的心和窗扇，
顫巍得像是起了共鳴！

是××兵營打靶了吧？聽！
砲彈飛行，還夾雜着機關槍聲；
不是反了吧？突！突！響個不停，
唉！還睡嗎？坐也坐到天明！

二 小販老胡

照每天一樣起早販貨的老胡，
出去轉了不到半個鐘頭；
變了他常常掛在臉上的微笑，
跨進大門，站在院裏，像是氣都擠滿了咽喉！

他吩咐他的妻，趕快掩上大門，
喘息了一刹那，纔慢啓他蒼白的雙唇；
他說：
「街坊們，小鼻子反了，
城門出不去，小鼻子隨便殺人；
城外遍野都是死屍，
已經堆的像是肉邱墳！」

三 督軍署

督軍署街的東轅，西轅，
堆滿了蔴包和沙袋；
門崗呢，換了矮矮的黃色軍人，
門首也換了「半個中國字」的木牌。

一些灰色的軍人，
倒剪着兩臂，像是犯了彌天大罪；
推着搡着這些垂頭喪氣的人，
走遲了，也許挨上嘴吧，也許吃那穿黃皮靴的腿

四 四門

城門裏外都有戴鋼盔的黃色軍人，
兩手端着槍，槍上還有晃眼的刺刀；
誰還敢冒然的從城門洞裏走呢，
他看你不順眼，你立刻腦袋搬家，腔子臥倒。

他們更會和中國人取笑，
他說：「走吧，死的沒有」；
一些信以爲實的人，眞就走走，
一刀一個，嗚呼哀哉，命赴陰曹！

五 八關

城關街巷沒有一個警察，
走來一羣黃色軍人，搜這家，抄那家；
金銀財寶當然是隨意攫取，
就是當票也拼命的搶，拼命的拿。

他們是天生的凶惡，毒狠，
處女，少婦，老太婆是一樣的姦淫；

拚命拒絕的自然是不免一死，
強迫餘過的還得吃他的子彈一根！

六　不抵抗

換了便服拋開軍裝的灰色軍人，
　氣憤得搶地呼天擦拳磨掌；
眼看隨意殺傷流離失散的黎民，
　他們一灰的軍人說：
　「死也拚得出，奈何，命令是『不抵抗』」！

七　一般的悔恨

眼看着黃色軍人包圍了兵工廠，
槍砲，子彈，飛機和炸藥全由敵人執掌；
即使勝不了敵人，如果我們抵抗，
子彈也不見得粒粒都炸碎了無辜民衆的腦漿！

八　僞政權

官兒們仍舊可以做官，
過年時候還是可以過年；
這忍辱偷生的日子可怎麼過呢？
成立了，××一手包辦的僞「政權」！

一手假名」，「片假名」的公事草稿，要勉强
譯成不通文理的生硬文章；
就這來毫不顧忌發號施令了，
演起來！傀儡戲的前場—×僞合奏的雙簧！

九　易幟

他們高唱着六族共和，
漢，滿，蒙，回，白俄和朝鮮；
製出來一面變餘的五色旗，
唉！從此看不見了白日青天！

一〇　大人先生

住慣租界的大人先生們，
僞裝改扮的別了翠閣，朱門；
逃進巍巍峨峨的萬里長城裏，
另築香巢，從此作了流浪的人！

　商埠地遺下來的洋樓，
　只有幾個留守的蒼頭；
　拍賣「僞政府」來查封，沒收，
　請來臨時的新主人——金髮碧眸！
門首挂上和新主人國籍相符的旗子，
洋樓安然無恙，蒼頭也無憂無愁；
這新主人不納租金臨時佔有了房產，
坐汽車，兜圈子，還向房主强索汽油！

一一　小民活不得

這彷彿是另一個世界了：
　商人停止了川換，免除了借貸，
　工人沒有工作，閒得抱着兩隻膝蓋；
　農民的莊稼，不熟的時候，已經「奉命」割倒
　擧家無衣無食，急得大家抱頭哀號！

　小販們，要吃飯，可是沒有生意作，
　老的要吃，小的也要吃，這日子沒法兒過；
　小民活不得了，狠狠心，
　作那傷天害理的唯一勾當——
　　販賣鴉片，作一個白面客！

一二　文明風度的殘暴

涉及「國民黨」的書籍，一律查禁，焚燒，
穿西服褲子的青年，被逮捕，被殺害；
「焚書」，「坑儒」這類把戲玩得眞妙，

原來他們眞不愧爲「秦始皇」的後代！

如果他們有意要陷害你，
說你是「便衣隊」或「青年黨」就把你捉去：
從鼻腔往裏灌「辣椒水」兒，
讓你活去死來，至死還不知道你自己的罪是
犯在那裏！

他們有花樣翻新的非刑：
割鼻，挖眼，穿乳，破陰，塗臭漆，灌煤油，
凍冰人，點天燈，穿竹籤和餓犬分屍，
慘吧！一個活人分給一羣餓得紅了眼睛的狗！

世界是不能再進化了，
光明已經驅逐不散這吃人的鬼魅；
假如世界小國再文明些兒，
地球上將永無弱小人類！

一三　義勇軍

一些軍裝不整，糧秣不足的草莽英雄，
憑着至大至剛的義憤，
死生是毫不計較了，
糾合着同志，拚命的向敵人進攻！

敵人的飛機在空中橫行，
這英雄門白天潛匿着身形；
到夜裏就是不要命的死拚，
怕什麼呢！生而爲英，死而爲靈！

敵人個個喪膽了似的怕死貪生，
「義勇軍」的攻擊，已使他們膽戰心驚；
他們更怕的是死在異鄉，
回不得他們父母妻子都團聚的×京！

我們肉搏是勝利的，
他們也只仗着飛機和大砲；
彈盡援絕戰死在疆場上的同胞，
招魂時還隱隱聽到他們的吶喊和號咷！

慚愧死了爲國爭榮的無名英雄，
疆場上布滿的白骨，灑遍了殷紅；
各個擊碎了，我們忠誠義勇的同胞，
憑弔着故鄉，唉！淪亡到底了，遼東！

一四　幾個比喻

一隻龐大的象拚，
長成一身柔韌的厚皮；
傷了它的腹背，腹背有了痛的模樣，
它的長鼻，還毫無苦痛似的彎屈！

曠野草原上的四隻黃牛，
爲食料，它們各不相下的角逐追求；
出乎意外的竄來一隻獅子，牛！
不能合力同拚，草原上只賸下牛皮和骨頭。

蟪蟻能保種，
臨陣個個勇；
戰死不後退，
死亦何所恐？

一五　聰明的國人

誰也比我聰明，
我偏愛痴人說夢；
只要我們拿得定，看得開，
誰敢不把失地還來！

誰也比我聰明，

治國安邦更有預定的準繩；
把國家大計澈底的思之慎，慮之熟，
到不妨暫時忍受胯下之辱！

一六　回首東北

人人都說恢復不了東北，
別了兩年混沌的松江和瀋水；
三千萬同胞在痛哭流涕的翹企，
國軍出關，義軍起義；
學校早已添授了××語，
後生青年將不知道了國籍；
要亡，是亡國不是亡省呵，
河北不也成了第一道防線的陣地！

一七　最後的願望

我們不願意再看大象和黃牛，
忘了自己的體膚和皮頭；
象的鼻尾是禦敵的利器，
牛角也可以撞壞了狂獅的頭！
螞蟻正合弱小民族的身分，
盼望人人都有它那不撓的精神；
勞駕，先生，留神您的尊足，
不要傷害吧，它們都具有民族的魄力和靈魂！

—二二，九，六—

補白

國難二周感賦

（綴芬）

成功本是敗機先。一代興亡事忽焉。乳虎食牛生七日。精禽填海恨千年。清談自古遭沉陸。赤手何人障逝川。紫蓋黃旗終有恨。腐儒心事欲呼天。

中原桴鼓正收功。霸業爭推亞子雄。夜半一軍翻虜騎。朝來萬里失提封。神州地圻關山外。海市雲來島嶼東。最是九秋涼雨夢。草衰應念舊時同。